

中国网络诗歌年鉴

（2014 卷）

诗歌报网站编印

一行出版社

策 划：诗歌报网站

出 品：诗意中国文化机构（POETIC CHINA）

主 编：小鱼儿（于怀玉）

特邀主编：石 生（执行）

陈忠村、许云龙

副 主 编：无 哲、低处的迷雾、见 闻 、风雨如磐

潇湘妃子、清风冀、昊飞泓、凤凰影子、天放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无 哲、小鱼儿、石 生

代序：做最好的自己，共创辉煌

——诗歌报网站 站庆致辞

2001年的5月，由网络诗人小鱼儿创办的一个集网站、论坛、网刊、纸刊为一体的大型华语原创诗歌门户网站--《诗歌报》正式成立了。

五月四日，青年节，也从此有了另一番新的寓意。

筚路蓝缕，岁月流金，风雨十余载，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谨代表诗歌报站长小鱼儿及全体管理人员向这么多年来努力耕耘写诗论诗，辛勤灌水，拼死潜水的全体会员致以最深的感谢，向心系诗歌报，以及支持诗歌报发展的各位同仁致以挚诚之感谢！

从最初一个不起眼的网站开始到十三年后的今天，诗歌报网站“引领网络诗歌交流大潮、见证网络诗歌发展历程、改写中国诗歌交流方式、建设网络诗人互动家园”。已经成长为中国诗坛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中国网络诗歌的主要交流平台。诗歌报拥有数万会员，在这以诗歌为媒，网络为桥梁的天地里，我们相识、相知、相伴，虽然有过的辛酸、有过泪水，一起体味过酸甜苦辣、激动伤心，但我也相信我们和论坛一样，共同成长了！虽然我们不在同一个城市，我们不曾谋面，但是我们真心付出过，真心给予过，对诗歌，对论坛，我们都是真真切切的互相牵挂着，存在着！真情友谊是永恒，让我们为相识在诗歌报论坛而喝彩！

十余年的脚踏实地，十余年最最真实的自己，始终坚持诗歌公益活动，这里面离不开我们的管理团队、历任版主、编辑人员、诗歌义工的心血和坚持，也离不开老诗歌报编辑们对我们的支持肯定和鞭策，更是有赖全体注册会员和读者的参与和互动。在网络时代，我们全体参与了这场诗意的快乐之旅，一同守护着诗意的精灵，伴随在生活的周围。这是何等的喜悦，这是何等的欣慰！再次感谢那些因为各种原因退下来的老斑竹们，也深深感谢默默支持论坛发展的一批忠诚的老网友，你们把多彩、丰富的人生，执着、勤勉和忠诚地融入了论坛的灵魂，虽然你们并不常登陆，我知道你们一直在关注着论坛，你们是论坛的骄傲和中流砥柱；感谢走近我们的新会员，活力、智慧、向上、旺盛的生命动力已成为论坛的底色和新的财富，你们是论坛的希望，传接着走向阳光的接力！论坛的发展离不开我们亲爱的广大会员，我们需要你们更多真诚热心和我们相伴前行！

回望过去，我们几多欣慰、几多留恋、几多感慨；展望未来，我们充满憧憬、充满期待、充满信心。让我们抖擞精神，拥抱未来的日子，我们的管理团队会以崭新的面貌和大家共创更新的辉煌！

（诗歌报网站副站长 潇湘妃子）

目 录

代序：做最好的自己，共创辉煌（潇湘妃子）

第一部分：推荐诗人

A：年度推荐诗人：

· 诗歌报年度诗人奖：紫穗穗（P11）

B：年度推荐诗歌群体：安徽诗人 20 家

· 陈先发（P29） · 余 怒（P34） · 祝凤鸣（P37）
· 蓝 角（P40） · 沈天鸿（P46） · 叶匡政（P51）
· 老 巢（P54） · 吴少东（P58） · 罗 亮（P65）
· 陈忠村（P69） · 汪 抒（P72） · 许 敏（75）
· 孤 城（P78） · 红 土（P81） · 雪 女（P83）
· 李商雨（P87） · 张建春（P90） · 许多余（P93）
· 叶 丹（P96） · 丁小鹿（P100）

第二部分：年度网络优秀诗选

A

· 安琪（P107） · 阿毛（P109）

B

· 白 鸦（P112） · 半遮面（P116） · 病人甲（P119）

C

- 陈仓 (P121) • 陈群红 (P124) • 重庆子衣 (P125)
- 尘凡无忧 (P127) • 陈虞 (P129)

D

- 朵拉 (P131) • 董书明 (P133) • 何百玲[低处的迷雾] (P136)

F

- 风雨如磐 (P141) • 风筝没有风 (P145) • 凤凰影子 (P148)

G

- 顾北 (P152) • 顾鸿继 (P155) • 耿永红 (P157)
- 高山流水 (P158)

H

- 花语 (P160) • 猴头 L (P164) • 昊飞泓 (P168)
- 槐蓝言白 (P170) • 寒山依依 (P173) • 和佩 (P175)
- 胡新开 (P177)

J

- 见闻 (P178) • 荆无涯 (P180) • 剑客无剑 (P182)
- 寂寞的眼睛 (P188) • 静 雪 (P191)

L

- 绿衣 (P193) • 落幕 (P194) • 李轻松 (P196)
- 李元胜 (P200) • 李京涛 (P202) • 李若冲 (P204)
- 刘根社 (P206) • 梁潇霏 (P208) • 郎 毛 (P210)

M

- 墨指含香 (P212)
- 玫瑰之冢 (P215)
- 木芙蓉 (P217)

N

- 南杨玲子 (P220)

O

- 欧阳玉 (P222)

P

- 翩然落梅 (P223)
- 盆栽菩提 (P225)
- 帕萨 (P227)

Q

- 千 朔 (P230)
- 穷 人 (P234)
- 千山雪 (P236)
- 秦 菲 (P237)
- 乔桂堂 (P239)
- 青蓝格格 (P240)
- 清风翼 (P244)

S

- 石 生 (P246)
- 沈 鱼 (P255)
- 苏 浅 (P257)
- 苏紫烟 (P258)
- 桑 地 (P261)
- 霜 儿 (P263)
- 施施然 (P265)
- 时东兵 (P267)
- 守望炊烟 (P271)
- 孙联邦 (P273)
- 孙友民 (P274)
- 诗 花 (P275)
- 石 心 (P275)

T

- 汤养宗 (P277)
- 天 放 (P279)
- 淘 溪 (P284)
- 陶秉礼 (P283)

W

- 无 哲 (P284)
- 魏 克 (P288)
- 巫小茶 (P292)
- 温经天 (P293)
- 吴春山 (P296)
- 无 言 (P297)

• 王琪博 (P300) • 王 妃 (P304) • 温 青 (P307)

X

• 小鱼儿 (P309) • 潇湘妃子 (P312) • 许云龙 (P317)
• 薛省堂 (P319) • 晓 音 (P320) • 肖 水 (P323)

Y

• 严 力 (P325) • 伊 沙 (P329) • 哑 榴 (P331)
• 渔 郎 (P332) • 云垂天 (P334) • 月光经典 (P336)
• 殷晓媛 (P339) • 晔优安 (P342) • 忧郁的青蛙 (P346)
• 一头熊在歌唱 (P348) • 遇 见 (P349) • 宇轩 (P352)

Z

• 这里有阳光 (P353) • 赵丽华 (P355) • 赵建伟 (P356)
• 竹丫头 (P357) • 张广智 (P359) • 张瑞箫 (340)
• 张敏华 (P365) • 张 露 (P366) • 张俊梅 (P367)

第三部分：网络诗论

- 口语诗：谱系、症候、可能性 (程继龙 张德明) (P372)
- 盛敏：话语与表达
——话语在(诗、小说、对话)_表达中的多层次结构探索 (P387)
- 诗歌之于纸媒、网络及新媒体 (杨丽萍 VS 吴元成) (P397)
- “看家人”看什么? (陶发美) (P400)

第四部分：附录

- 郭翼飞：上海诗人都去了哪里? (P407)
- 小鱼儿：2014 中国网络诗歌十个事件和十个关键词 (P428)
- 中国主要诗歌网站、论坛推荐 (诗歌报网站) (P434)

出版后记 (P436)

第一部分：推荐诗人

A：年度推荐诗人：紫穗穗

诗人简介：紫穗穗，本名梁文静，网名：穗穗、紫穗穗。安徽芜湖人。过程诗学倡导者。曾从事记者、编辑、主编、演员、金融经纪人等职。著有诗集《女人书》、《我一直在奔跑》诗话集《穗言穗语》系列等。获得诗歌报网站 2014 年年度诗人称号。

• 春风引

我在人世蜗居，深藏莲子心
不轻易开花，也从不招蜂引蝶
我有最小的娇媚、最炫的紫
在你宠溺的唇角与原野开放
而你是天边人，拥有风筝骨
与草木言欢的人，不仅有豆腐心
也拒绝刀子嘴
你在孩子的瞳孔里
扮演春日迟到的王子。而我
怀揣小骨头，守着麦田
守着人世最后一块净土
不顾一切的向上生长啊

• 给我

给我雷电的深爱，尤如瞬间的猝死
在一片自恋的绿叶，刚刚启悟的漫漫旅途
如果不能跨过悲伤，卸下果壳的束缚
我就无法领悟客居的身体，它的完整与残缺
她的叹息和美，他的叛逆与力量之鞭
请给我海啸的深爱，尤如永昼的蒸腾

万物寄情于我，而我——深爱着你
深爱着死神那阴晴不定、随性出击的完整旨意……

• 南方的春天

我对春天的感觉，很迟钝
早晨起床，开始检讨自身
突然发现，初夏的裙子
穿在身上刚刚好，不冷不热
原来，我一直都在春天里
原来春天不仅仅是眼中的景
还有体内，一再被晨跑的风
唤醒的少女合唱团

• 回到一首诗里

路过我的天真，不如路过我的昙花或曼陀罗香；
路过我的性感，不如路过我的孔雀或凌波微步。
夜色浓，狮子壮。
我像一只潜伏的小兽，认同一段危险时光
又埋首痴迷于这种危险……危险的
想象游戏。
捕风的人，
你一定要慢下来，慢慢的
慢慢的，慢慢的路过我一生的天真与性感。
好让我们一起，一起
回到春天，回到一首诗还未塑形的原胚里。

• 想你的时候

想你的时候
空气都会沸腾

每一样物件
都会灼手
我
热爱着诗歌里的你
热爱着想象中的你
热爱着渴望但始终
渴望不到的——你
热爱着每一次回眸
都忍不住要毁灭掉
的——我
这样，我就可以九死一生
可以在渴望不到的汪洋里
变回鱼类（自由穿行）
不说人言，不听人语
不做人，不想人欲
也不管人间的人心
——海底针

• 无题

想你！
想到不想！
想到不想的“想”
唉，一次，又一次……
我们，我们将各自
在哪里终老？！
或这，也是美丽的忧伤
在想你旅途中，路过、走过
不带走一片沉重的云彩

• 祷告词

我的忧伤，你无法安慰。
它像空气；像云像风；像额前的吻；

永不归航的飞船，给予我生命的轻。
我的快乐，你尽可索取。
每一粒草籽，都在向阳的山坡飞扬。
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茁壮的笑……
头脑，比天空辽阔。你知道，
我在想你，我在想念你，和宇宙一般无垠。
这个世间没有你不知道的事物啊，我的上帝！

• 实话，有时大于谎言

如果，我说我爱你，那是虚妄之事。
如果，我说我不爱你，那是荒诞的事。
现在，我在爱和不爱之间来回摆渡，
仿佛虚妄之舟与荒诞之浆，
不得不途径的炼狱和重生，
以便成全人世的苦海与乐土。
我如此的冷静，像上帝；
我如此的沸腾，像顽疾的岩浆。
请递给我一方完好无损的晴空，
让我像雨一般陨落：
“怀抱死，赞美生。”

• 超越一切的思念

此刻，我的思念
正在丧失流动的部分天性
石化中
它
既不是玫瑰，历经开放凋谢
也不是猛兽，从蛰伏到跃驰
更不是时间沙漏里落下的“满”
与倒置的“空”，固执己见的

一纬前行，永不回头
它背弃我的深思与熟虑
它控诉我的瞻前和顾后
它骄傲，无比骄傲
以一个好色女人的名义
把我，逼入喘息的死巷
是直面现实的境遇？
还是
继续这幻象中的逃亡

• 知道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哪怕我，可以知道。聪明和善良，我都有。
我选择善良，只是因为，那是与生俱来的天性。
由此牺牲了聪明。你知道，我究竟想说什么。
当一枚硬币，不停地旋转。
游戏中的我们，要么选择正，要么站向反。
我已经，没有力气哭泣，猜测一种结果。
这来自哲学的安慰，并不能减轻我的悲伤。

• 深渊之爱

当我在想念你
并在想念中凝视
我看不到我自己
我只看见镜中人
他（她）伸出颤抖的双手
将我紧紧地、紧紧地拥吻
我爱的太深、太深、太深了
以至于失去一切荣耀与尊严
当我在深渊里想念（世界）
深渊也在想念中凝视（我）

……，……，……，……

省略，省略，省略，再省略

而我怎么可以，可以如此自私自利呢

整整一个星球，只爱其六十亿分之一呢

• 写信

我想给你写一封信

我想的时候，已经写完了一封

我想的时候，它已经寄出

但忘记署名和地址

我每一回想的时候，都会写完一封信

没完没了的想，当然也没完没了的寄

但很糟糕，每一次都忘记署名和地址

在古代，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在现代，这样的事也不会发生

你一定猜到了、猜到了。在梦里

或者在阴间，这样的事不足为奇

现在，烦请你继续猜一猜吧

我是在阴间给你写信，还是在沙画的梦中呢？

一封忘记署名和地址的信啊

永远在抵达的途中，好像一个湿漉漉、沉甸甸的笑话

• 甜蜜的消亡

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

如果我，一直这样叫下去，会觉得

整个世界都是松软、甜香的面包国

而自己甜甜的、糯糯的身心

更像一块夜色宠幸的巧克力蛋糕

一层一层的甜下去！我忘了

灵魂的回音壁里，还有一处

隐秘的悲伤省，将“亲爱的”

召唤，一一发还原籍。

原来

所有亲爱的事物，就是这样
甜蜜地消亡、消亡、消亡的

• 茶话

喜欢你，没道理
创造我，则想入非非
我一边喝茶，一边将
抽象的你，置身于茶水
醇香的气息内
好让我
在咂舌或回甘的
某一瞬间
扑捉——即将到来
或——必将逝去的
你

• 十字架上的女子

精准的痛苦，会把你
直接钉在十字架上。透过时间
一个临近黄昏的女子，让出了
年轻、美貌、健康的朝阳席位
其实，她不懂痛苦，所以
一次次在靶心上复原
温习不同的痛苦，它们的
穿透力与偏差值。请给她孩子
给她受孕的十月，漫长又幸福的
痛苦……她没有足够的悲伤
养育永恒。拔出手心
和脚心的长钉

• 可怜的梦想

此刻，我真想变成一阵清凉的秋风
那么我们之间，所有的阻隔将不是阻隔……
如果想念是一团火，
秋风就是助燃之手。
整个秋天都被点燃，亦如丰收；
整个世界都是火海，媲美天堂。
整个我都是火种。你一定要握紧我，
不要怕被烧着。成灰的，将是我们。
不再是单数的你我，不再是你的白天
我的黑夜，可怜的变幻无定的想象啊

• 企图或歧途

总是结伴而来。譬如尘后土，相关的咳与嗽
蜚语的赤潮，流言的飞刀，离心离德的悬浮状态
豆蔻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一环又一环
每一年都在截短的灯芯里，企图扳倒并迎来另一年
从深圳到，到哪里呢？出发地明确，目的地仍未知
想，多么轻飘。来回徘徊的兽，放弃了人类的角色
每一段话，都会开枝散叶。并在生产中，产生歧途
它们看不见彼此的脸，但能摸到各自的声响与骨头
总是结伴而来。分岔的小路和我，正在愈合中
整个世界都是歧途，你要我如何爱才没有企图

• 野兽

此刻，我冥思苦想。
没有出路，就向天空学习，创造出路。
“每一个真正的诗人都是野兽”，

我感到泥土深处的力量，正在体内生长。
我搬起石头，重重地压住……
越是压抑，它就越是冲动。
作用力多么可怕，它就存在于它和她
互为目睹或梦见的虚构里。
世界在上方召唤，我不知道
哭泣的野兽，是否还算人间的野兽……

• 空房子

这么多空房子，等候打扫。
听，起风了。灰尘和乌云成群结队
贴近傢俬、电器和一个女人空荡的肉体
我想哀悼
那些不认识的情感，替它们悲痛
入土为安，完成其后永恒的长眠……
我这个陌生的女人，星期五的女人
内心藏满鬼的女鬼啊！吓一吓，喊一嗓
就会爱上你
带你走进兰若寺，那美艳的聊斋和
等候打扫的空房子

• 想念

想念是什么物件，
是会呼吸的痛吗？
一步一步，走向灰烬。
不让泪水，拥抱梅子的双眼，淹没其后
跟随的词。小心翼翼地微笑，将微醺的
脸，朝向低矮的天。
太阳不在，那坦荡而纠结的心
正无畏升起，将一个清晨带给
飓风和乌云。

你不忍阅读，看后想哭。
哦想念，它有尾后针吗？
将每一次的呼吸，都钉在灵魂的十字架。

• 铁

请拿住我的“想”，
鲜红、鲜红炙热的铁。
以此对应你的黑、你的白，
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冷漠与隔离。
铁匠与铁的关系，铁匠与时代的关系，
有了脱节的一吼和一怒。
这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天地的风箱啊！请拿住我
全部的“想”
——鲜红、鲜红淬变前欢颜的铁。

• 我的荷塘

梦境仍在持续，痴心渐成古莲
我的确有说话的权利。当石头
开始风化，荷叶渐次枯败。体内的矛和盾
又开始针锋相对时
平衡一旦打破，就需要一场洪来淹没
一冬雪来覆盖。我就不再是——
一个简单而婉约的女人。自由，和欢喜
一般眩目，能说出口的都是
花团锦簇、道貌岸然的人间祝福
从浪漫到残酷，十根手指竟折……手中沙
记录漫长的夭亡过程。爱，终是奢侈之物
我庆幸自己，仍有倾诉的欲望。哪怕失去双手
失去一座幻觉构建的空中廊桥。仍能怀抱天空

放飞内心的鸽群……

甜酒、苦酒，自焚的人，何惧水淹土埋

她死了，也能自己从痛苦中爬出，再次复活

烧毁的芦苇荡，来年更加繁茂。我的荷塘

仍会娉婷依旧

• 七种清白

一定要和雪，在一起

收集万物高贵的白。你看

我正在眼睛里想你，想你

白茫茫的铺满我的身体

五颜六色的音符进进出出

弹奏一只匕首，插入云霄

痛切的展翼。有一瞬间

是完全的空白。比雪更白

比茉莉芬芳，分享月光宝盒

返照促织的终极幽光……

一定要和雪，在一起

读懂他留在人间的——

七种清白：赤橙黄绿青蓝紫

比雪的白，还多一种的清白

• 发呆的人

夜深深。

发呆的人，比一张白纸更轻薄更无辜。

心情是什么物件，刚刚整理好，

又被雨水打湿。啊雨水，你从何而来？

居然可以无中生有。

发呆的人，坐在沙发上，整个身体陷入往事。

她不想哭，她想开门迎接埋葬，看一看永恒。

酒杯里微漾的心情，像一个鲜红的谎言……

且倒满月光，饮下深深的夜。这身体的空杯

明朝，就可继续斟满……

• 沉思的假面

陷入陈述，陷入沉思的假面。

在一枚港币的硬币上，看来往匆忙的人群。

老房子着火，火光烧掉了半壁江山。

而救火的设备匮乏，远水解不了近火。

不管我愿不愿意，房屋都在阳光下着火了。

火焰的手，抓住屋顶，抓住抵死挣扎、四处逃窜的影……

烟雾在我的体内升起，一切化为乌有，包括这

昙花一现沉思的假面与陈述的美梦或噩耗……

• 心照不宣

喝下这杯雄黄酒

我这就归去归去

想入非非的人

（心中有鬼）

不如一张白纸

（干干净净）

它，救不了人间

我也救不了爱情

谁都有秘密，谁都有眼睛

谁都有厌倦，谁都有耳朵

请带走那些透明的眼泪

与浑浊的传说。还心自由

• 山中

一不小心，将“山中”打成“善终”

仿佛只有在山中生活，才能善终

她屏息、咧嘴，站在一朵想象的云朵

跟另一朵真实的云朵说话，比赛轻功

树叶落光，花朵开败。整整一个春天

过去了，一个夏天、秋天、冬天也过去了
她还在山天相接的地方
吐纳、参禅，云雾缭绕
竹林的缝隙间，夕阳余晖下，鸟儿欢快飞
将屋檐上的四季炊烟与黑暗，衔进又衔出
她虚构的山中生活，越来越像洁白的云朵
飘出柴门，飘过寺钟，飘进路人乙的眼帘

• 我的梦想

我的梦想
就是在潮湿温暖、绿色的洞穴里
不知疲倦地写作。以便治愈体内
热爱啃噬的蚂蚁一族
我体谅它们分工的辛劳
能把我，作为今世宿主
不离不弃地跟随半生，无怨漂泊
它们举起过超重的人生
它们拥有前赴后继的精神
它们想到的总是集体的力量
它们死后就将尸身变回食物
原来我的梦想不过如此。

• 相对论

恢复气力好慢，像蜗牛
摧毁好容易啊，一根羽毛足够
你看平衡的概念里，总是不多不少
刚刚好。你能不能简单一点，像上帝
我也不知，到底想说什么
好像总是有刺，在喉又在心
可以拔出一时，无法拔出一世
好吧，好吧，如果乌鸦有嘴
喜鹊也有嘴。就像我来自黑暗

却能给你灯光下剪影的安宁

• 这夜色

这夜色，总是打开的状态
万物在其中被融化
哪怕是灯光，偷饮的一盅呛肺之烈酒
哪怕是思考的兽，绵羊与狮子的较量

这夜色，要多垃圾有多垃圾
借着黑灯普照，瞎话连篇
我们将是谁？如此害怕这融化的死亡
在无法消减的黑暗里一次次深入对方

这夜色，充满吊诡狡黠的眼睛
创造了沉默，又将沉默在声音里搅碎
醒来的人，厌倦了兜兜转转的修辞
这一次，她只想实实在在的撕裂一次

这夜色，依靠想象远远不够
若没有想象，则不复存在
“我的腿在天堂，我的头却在地狱”
怎么会有这样的女人，填补空出的夜或色

这夜色，没有男人不行
这夜色，没有女人更不行
它必须抽象，必须改变，必须提供快乐
像最高虚构笔记。读完后日损的字词意

这夜色，赤裸裸的，叫人想家
选择一个，放弃一个，本能的索取
除了逗号，还是逗号，勾引，连着勾引
坏到了极致，无论多么美好，多么芳香

这夜色，越来越不像话
疲惫不堪。向上不行，向下也不行
这夜色，越来越像人类
信誓旦旦。依赖黑暗，生养下一代

这夜色，越黑越暴力，越黑越漫长
万物都在其中被融化
包括这首喋喋不休、不断分叉的诗歌舌头
它被关了太久太久，说着说着就邪恶起来

• 不去想

不去想
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
所以你选择留在原地，不将不迎
将蓄积的悲伤剪成笑脸贴在床头
不去想曾经
和曾经埋下的一座空坟

你害怕身体
害怕它自作主张的奔涌
忘了节制，忘了白昼之后磅礴的黑
它卷走一个又一个至亲的名
至今尚未归还

你抗拒灵魂
抗拒它毋庸置疑的自由
忘了存在，忘了夤夜之前嘈杂的白
它带来一个又一个无名的伤
至今无法命名

你害怕什么，什么就会降临
你抗拒什么，什么就会来到

不去想

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
所以你选择一声不吭，独自忍耐
鼓胀的身体一点一点地化为气泡
不去想曾经
和曾经留下的一根稻草

• 眺望

昨夜，水管里的水声一直向下
仿佛一些爱从高音部流向低音部
直至无声的地心

今晨，阳台上的目光雾气弥漫
似乎地心的爱开始回流。从一条密道
返回一个人辽阔的胸襟，分流在目光
心跳、汗毛、微血管的河流、湖泊、溪涧
与私家喷泉

有人，在等一个盛大的时刻
当第一缕阳光落在光洁的额前
镶入目光。成为眺望的一部分
那曾经被黑暗涂改的思与诗
流动中镀上了金边

是的，万物都在等待，万物都在承接
一个自然人如何能逃离光芒，和它
反面的脸谱。从昨夜到今晨，黑和白
都曾伸出双手，递来安宁与喜悦

有人，像一个孩子，在阳台上躲猫猫
藏起自己，又将自己找到。用阳光水声
写下这首开阔的归去来兮辞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B：年度诗群：安徽诗人二十家

[安徽诗群简介]：

在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上，安徽是一个辉煌的地标。当代汉语诗歌的光荣与梦想，与徽风皖韵息息相关。

三十多年来，安徽诗坛一直活跃在当代诗歌的潮头。新时期之初，以公刘为首的一批老诗人加入“归来者”的大合唱；梁小斌以其单纯、优美的抒情跻身朦胧诗代表诗人之列；一代诗歌王子——海子，成为当代诗坛的神话；韩瀚、严阵、刘祖慈、那沙、张万舒、梁如云、蒋维扬、时红军、乔延凤、沈天鸿等一批老诗人，在新时期文学中留下了精彩篇章。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初，年轻的一批安徽诗人崭露头角，如陈先发、杨键、余怒、祝凤鸣、叶匡政、蓝角、罗巴、老巢、张岩松、王明韵、吴少东、罗亮、孙启放等，迅速成长为当代诗坛的中坚力量。新世纪以来，汪抒、许敏、李三林、阿翔、张尔、于怀玉、陈忠村、魏克、白鸦、李商雨、孤城、沙马、樊子、子艾、张建春、方文竹、盛敏、木叶、一度、许多余、叶丹、宇轩、张建新、江耶、八零、冯譔、陈巨飞。

新世纪安徽诗坛的另一盛况是女性诗人群体的崛起。她们有章凯、雪女、李成恩、寒阳、夏春花、刘晓萍、缎轻轻、吕小青、穗穗、黄玲君、红土、杜绿绿、项丽敏、墨娘、孙苜蓿、郗云、李玲、碧宇等。安徽女诗人虽然不乏深刻的女性意识，但大多没有脂粉气，避免了因过度执着性别可能会带来的偏狭，从而拥获更具普遍性的“气场”。

三十多年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让安徽成为诗歌大省、诗歌强省。

本次年鉴，年度诗群重点推出安徽，这个中国诗歌的重要省份，
展示 20 位诗人力作。

■陈先发 ■余 怒 ■祝凤鸣 ■蓝 角 ■沈天鸿
■叶匡政 ■老 巢 ■吴少东 ■罗 亮 ■陈忠村
■汪 抒 ■许 敏 ■孤 城 ■红 土 ■雪 女
■李商雨 ■张建春 ■许多余 ■叶 丹 ■丁小鹿

■ 陈先发

● 芹菜之光

好吧，芹菜之味我可以转述而
芹菜的意义
我闭口不谈。
如果仅限于饕餮。又碰巧在星期天早晨，
芹菜的自由意志令人窒息。
它如此翠绿而我只喜欢
小贩子们在暗处
闪耀的脸。
满含了对立的脸，
过多久你还能记得？

譬如：一个从不吃芹菜的男人
执意买光所有芹菜。整个世界为之沸腾。
听起来这算是个
干巴巴的解脱？
谁也不知明天早餐将缺些什么——又
譬如：芹菜与玄思。

好吧。让芹菜从街头涌出来。
让芹菜从拖鞋中涌出来。
让芹菜从屋顶盘旋的铁管子中涌出来。
让芹菜从老人的白内障中涌出来。
让芹菜从布满蜘蛛的小学生脸上涌出来，
我们一起为尚未形成的土壤而长默。

● 伐桦

砍掉第一根树枝。映在
临终前他突然瞪大的
眼球上。那些树枝。
那些树叶的万千图案。
我深知其未知，
因为我是一个丧父的人。
我的油灯因恪守誓言而长明

连同稀粥中的鬼脸。
餐桌上。倒向一边的蜡烛。
老掉牙的收音机里，
依然塞着一块砖。
我是一个在
细节上丧父的人。
我深知在万物之中，
什么是我。
我砍掉了第二根树枝和
树下的一个省。

昨天在哪里？
我有些焦躁。
我的死又在哪里？
为什么我
厌恶屋顶的避雷针。
我厌恶斧头如同
深知惟有斧头可以清算

我在人世的愚行。一切
合乎诗意的愚行。

● 膝盖

整个七月，我从闷热的河滩捡回遗骨。
满坡青岗木之上，
落日薄如冰轮。
群鸦叼来的雨水，
颗颗击碎我的头顶。
我散步，直至余光把我切割成
一座不可能的八面体。

我用一大堆塑料管，把父亲的头固定在一个能看到窗外的位置上。
整个七月，
他奄奄一息又像仍在生长。
铁窗之外。窸窣索索的树叶，
他知道，
是大片的，再也无法预知的河滩。
洪水盖过了我的头顶。
我在洪水之下，
继续捡回遗骨。
渐渐地，我需要为轮回作出新的注解。
我告诉父亲，有些遗骨
是马的。它们翻山越岭又失掉这些。
有些是鸬鹚的。像鼻翼中夜色正浓。
有些是祖先的。在我的汗水中无端端发烫。

七月。沙子正无边无际凉下来，
而我深知传统不会袭击个人，
----当父亲已不足一个。
我再不能在他的病榻前把自己描述为异端。
他更微弱的训诫，
如此可怕又持久。
像沙下的遗骨来到新一轮阴翳中。那凉下来的，
沙子中的沙子，塞满了我的膝盖。

● 绳子的两端

夏夜，
乐于睡在自家小庭院里。
死去的亲人化作微风
摇着我的椅子。
松驰下来的绳索上
吊着当天的脏衣服。
我睡着了
又反复醒来
像绳子的两端仍有呼吸

我反对阐释两端。
也反对述说中间的部分。
一如身旁树丛
我知道那里有一道长廊远未建成----
在它的尽头
有红砖的如来。钢筋搅拌水泥的上帝。或者说，
有卡夫卡在
他的地窖中

博尔赫斯在曲折的图书馆里。我看见，
他们在恐惧中微笑。他们在随时随地说错话。他们在拒绝。
我不是他们。
我反对他们。
我唯有脏衣服孤单迷人
我在人间鼾声大作
过度的困惑已像月轮渐隐

我的方法全是古老的方法。
我从梦中醒过来。
我从爬满墙头的
金银花模糊的语调中醒过来。
我从一件
脏衣服上醒过来。
我在醒着的时候再次醒过来。
但我，假托自己永远活在两端之间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余 怒

● 孤独本身

孤独本身

并不奇妙。不过是抹了润滑油的土豆，
大杯子套小杯子，一些古怪的形而上。

每次看到

竖着的东西，你都想噌噌往上爬。
在灯柱上，借灯光，将自己投射出去。

年轻人喜爱

转瞬即逝之物，一夜生出满脸胡须。
还是缓慢为好。祝福你的孤独。

● 十年前

十年前我爱用

植物打比喻

用“1-1”

说出悲伤。

有人将一面钟

放在我的书房里。

钟声和悲伤

混合在一起。

那时我常常问
在植物里，该怎么活着。
好像我在扮演中
得到了满足。

● 诗学（55）

我一说话，你就摇头。我是来自
婆罗海蝎星的怪物吗？现在请你
拿起我的诗集，随便读，
顺着读，倒着读，一句两句，
只要你开心，这些全是诗。
反之全不是。
我常常自诩为空气，在这里，
在那里。仅仅为了弥漫。
我这么说不表示我真的就是
生态学意义上的上帝，或无所
不在的软件里的木马病毒。
我只是某一个余怒的影子，正以
500 光年/秒的速度返回这个星球。
读我的诗，哪天你发现
手上某个指头被冻掉了，
而你并不怎么感到疼痛。

● 周遭

说到本能，一般都
有所保留。好读书者
喜爱乘坐雨中的缆车。年轻女人

刚刚年轻，便领悟到
露齿脱衣之妙。再说，诗也要意象，
采取非常手段，不为过。
你拍打我，不如出手重些，
给你节奏感和暴力语言的常识。
任何时候，我都
不喊疼，照样拿疾病当石头，往外抛。
是为伪君子，也是博览群书的
靠幻想度日的危险分子。

一个省，不过巴掌大；
一个世纪，两腿之间的距离。
患小疾，权当周游全身，读历史打盹。
旧制度，慢吞吞，缺乏
控制，如油脂中的章鱼。
你说我缺乏灵魂，也对。
重复活着很痛苦，第二次疏远第一次。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祝凤鸣

● 古老的春天

一轮明月升起，村里的人围坐山坡
观看露天电影
银幕上，一个身披镣铐的受苦人
正缓步走向刑场
他的坚毅，他的悲伤
印在每一张发呆的脸上。

天上，正在发生月蚀
满地松影
渐渐变淡、消失，
我第一次感到了光阴流逝的秘密。

● 持烛者

正午的持烛者 站在宁静的日光里
和善地 孤独地 没有护送的人
站在树荫和凉水里
白生生的蜡烛
风里的烛光展开黄绸

田野响起霹雳
光辉的露水升腾
家乡萦绕在心上
心爱的人坐在古塔里

持烛者

看见天边婆娑的天幕

看见微微晃动的蓝镜里

自己的嘴唇

火红而新鲜的嘴唇

倾诉着人的悲哀……

● 枫香驿

朝北的路通往京城

汗淋淋的马在这里更换

少年时我从未见过马

通过我们家乡的驿道

秋天来了红色的叶子落满路面

枫香驿，在以往的幸福年代

稻田里捆扎干草的

农家姑娘

在一阵旋风过后

总是想象皇帝的模样

我的乡亲们都是穷人

孩子是穷人家的孩子

驿道一程又一程

没有一个人能走到底啊

夜色里飞驰而去的信息

都是官家的消息

随后是冬天，飘雪了

枫香驿便渐渐沉寂下去

在一片寒冷的白色里
很少听得见马蹄嗒嗒的声音

● 流星纪事

有一次，丘岗夜色正浓，二月还未苏醒，
我踏着回家的羊肠小径，在山坡
白花花的梨树下，碰见
邻村疲惫的赤脚医生，面孔平和。
“刚从李湾回来，那个孩子怕是不行了。”
他说，药箱在右肩闪着枣红的微光。

路边的灌丛越来越黑，细沙嗖嗖——
我们站在风中，谈起宅基，柳树，轮转的风水。
阴阳和天体在交割，无尽的秘密，使人声变冷，
“……生死由命。”这时，蓝光一闪，
话语声中，一群流星静静地布满天空；

还有一次，我和父亲走在冬月下，
旷野的一切仿佛在锡箔中颤抖。
脚下是隐形的尘土和古鳞的灰烬。
父亲拿着铁棒，问我：“你怕不怕？”
哦，我抬起头来，猎户星座在中天闪耀，
空中传来千秋的微响——
那无声垂落的，是流星，还是一道道蓝色的鞭影？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蓝 角

● 白纸(一)

他习惯了一张纸
习惯纸安静的出生 死去
他习惯了纸
突如其来的速度
在深夜 在无人进出的地方
他----也会变得干净
也会是一张呼喊而沉默的纸片

白纸.就是正在消逝的午夜
他应合纸的步伐 节奏
和不动声色的死亡
与它一样凌乱 有力
与它一样积攒着分裂

而一张纸如此简单
没有负担 只剩平静
纸边的音乐一如既往
他习惯着一张纸
他习惯着正在行走的八月
光阴的丧失
就是一张纸突然的到来

● 白纸(二)

在一张纸上

认识

一块铁

让这块铁

发育

生病

长出婴儿的哭声

让它慢慢长大

让它结石

让它成为

疼痛的白金

或者 只是

一块铁

在一张纸上

不露痕迹

● 光阴

击他一掌

没有了踪迹

一滴水

让今晚漆黑

奔跑的梧桐

弯下身子

狗吠声

喊着那个孤儿

茉莉开着

简单的暴力

● 浮庄

一

马在夜里呈现的颜色不止一种

黑色的马 缓慢的马

和我一起回到浮庄

星光倒进了河中

我留意微弱的光线打扫着书房

地上那枚闪亮的钥匙

像黑马沉静的身子

我需要这匹沉重的马

我这样想它。我就骑在了马上

二

走到走廊尽头 我的经历

在重复 我经历的柴火在燃烧

草莓一点点变凉

都是事情的气息

马又闪现

我不止一次被它惊醒

三十年 胸中积满泥沙和月光
我的头颅碰到了天堂
我经受狂暴的北风 手变得平静
我要珍藏精心的树雕和树叶

运沙的船队 带走淡淡的凉意
我不能说出温和的言语
我清楚它们不可拒绝的背影
仿佛迎面扑来剧烈的马蹄

面色模糊 回到旧地
我的浮庄是昨天的浮庄

三
像此刻的宁静
我倾听露水滴落的声音
我察看它躯体里的饥饿和时光

多少梦的歌手 和我一样
骑在马上回不到浮庄
和我一样
一腔忧郁一滴一滴流光

寂寥的晚星
还有水边的绿蛙 竹篙
我轻拍水面 听着刀剑的回响

四
整整一夜 我不挪动一步

爱情已经睡熟
我默想它上方寂寞的花味

星光隐去 花要醒来
它穿过门槛和混沌的黎明
它经过睡屋 放低了足声
它唤起我胸中成群的银鸟

银鸟 银鸟
浮庄的银鸟 衔着我的布鞋
放到去年的窗台

我不去回想一场场悲欢
爱情只会沉寂 楚楚的银鸟
轻轻跃过又一年梦乡

五
音乐从浮庄的树枝滴下来

还有比它更要紧的真理
比如守夜上的叹息
鹰临终平淡的注视

六
六月尽了 空中的云朵
不再逐赶

我收拾好朴素的行装
还有昨晚锻打好的句子
望着这一片庄子

像第一次在火中打量自己

我想着静静的神
站立我与浮庄之间
悄无声息 像刚刚经历死亡

我熟悉枝间的水声
花蕾 正在丧失的柔情
清晨我是它们合唱的噪音
而一腔悲愤只剩浮庄知道
独自说给浮庄
浮庄浮庄 你听到吗

七
马的到来就像你的到来

我在浮庄 被梦想活着
我被狂乱的草活着
我被自己活着

骑上马 庄子一闪而过
一颗心为一万颗心而动
一根琴弦
被一万种声音遮住
在浮庄 我陷进飞翔的栅栏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沈天鸿

● 某个夜晚

夜色倾盆而下
而我看见
周围的光

那么安静，仿佛这才是
应该的生活，湖面上不是水
只有微微的波浪

树林中都是重重阴影
有人走了进去
也有人从那儿出来

想过些什么已经都忘记了
我只记得那些夜色
那些光

还有那仿佛被光照射
又不被照射的湖面
波浪又还原的水，它们曾从天而降

● 存 在

夏和秋，白昼与夜晚
都轻易地交换世界
要求人们重新理解

可见与不可见的一切

现在我身边都是秋天的夜色
灯亮着，被它不理解的包围
而我，被灯光显影
写也许无人理解的诗

诗不能交换世界，只能创造
不被这个世界理解的世界
因此一首真正创造了世界的诗
必然被比夜更黑的黑暗
比一盏灯更深的孤独
重重包围

一首完美的诗
是日常世界的一次事故
它必须在事故中活着
在我去睡觉时第一次看见
灯灭了，黑暗中空无一物

● 禹 墟

十几寸下就是遗址：稀疏的陶片
随着深度越来越多
它们已无法还原为
任何失去的整体
它们在泥土中也和现在
在空气中一样，保持着
从破碎获得的锋刃

与断裂面幽暗混浊的光

几乎不能相信
几千年泛滥的时光，仅仅沉淀为
这样薄的泥土
最薄的泥土也是深渊
掩埋一切，但其表面被称为平原
称为田野，庄稼，人间
就在这深渊之上
生死歌哭

埋得最深的是禹墟。禹墟出现
大禹曾在这里会见诸侯
这个被神化的人
曾在这里走动
几百米外，就是他劈开的
荆涂二山，被他驯服
流淌至今的淮河——
褐黄色土地中一条竭力为
离开自身而挣扎的巨蟒

禹会诸侯的礼器葬满了
一条大沟。它们是被扔下去的
——全都破碎了
四千多年前一种不经意的挥霍
用过它们和埋葬它们的人
则被时间挥霍，比这些陶器碎片
更彻底地消失于
某处泥土的深渊，而不可知

唯有这夯砸过的禹墟
这些陶制礼器的遗骸，这些
无生命之物仍然能诉说着
四千年前的生命与一个国家
形成时的历史，并仍保持着神秘
幻化出那时的祖先
像我现在一样，看到
时光洗劫过的土地上
长出的新叶在逐渐互相靠拢

● 写在没有足够雪的时刻

黯淡的天光加重了
每到冬天就出现的
广漠的荒芜——
这荒芜在原野上，也在
城镇和人脸上：模糊的轮廓
欲望都蛰伏在
黑暗的内部，但它们的气息
加重了空气的混浊

短暂的小雪，立即就变成了
雨天一样的泥泞。可怜的小雪
力量小了立即就被异化
失去自身。天穹低垂
铅灰色的，窒息着原有的辽阔
落尽叶子的树、桥、房屋
都异化成抽象的几何线条
这样的线条也存在于

被笨拙肉身包围的人的内部

一场大雪何时降临？

它是否能够形成，并且到来？

已枯萎殆尽的稻茬不关心这个

它们已接近于泥

即将是混沌的一部分

再大的雪，也不能进入

它们曾经空洞的内部

一场大雪，仅仅是活着之物需要的：

让黯淡、窒息与混浊，重归于无形

这世界，有什么是可以期待的？

在下一个轮转之前

可能不会再有雪

所有活着之物，需要

自行挣扎到春天——

从荒凉与黯淡中涌出，就像

那些看上去奄奄一息的树

并非种子却又包含着种子的一些东西

在挣扎中突然涌出，开放成花朵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叶匡政

● 伤口

你不能示弱
只有站到街头
对寒冷的晨风歌唱
虽然没有嘴巴

虽然没有嘴巴
你知道恨是如何来的
仇恨没有父亲
却有这片古老的土地

你不能示弱
只有站到街头
从囚犯那儿学习痛哭和大笑
读出埋葬自己的诗句

虽然没有嘴巴
却有一道深深的伤口
只要你写下文字
这伤口就一直裂着

● 灰烬之歌

变成灰烬的痛楚
灼烧我的五脏六腑，就像体内有一场火灾
那儿有更炽烈的火焰

与灰烬抗争，我正变成灰烬
灰烬，或许
粉饰了一个地狱的骗局

他们才不在意
灰烬中埋葬了什么。有人为你入狱
有人为你点燃自己

我再也不怕燃烧自己
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即使被烧成灰烬
也没有一粒浮尘属于我们

我曾执拗地用笔拨弄着中国
这团灰烬。我的燃烧
至少能让你在其中，找到一点火星

当我变成灰烬，我只希望
你告诉他们
这堆灰烬也曾是生命

● 白色

只有在北京苟全了性命的人
才能理解我
才能捧起桌上这碗米饭

我被它怯生生的白色惊住了
就像广场
一下捧出那么多怯生生的遗体

只有在北京苟全了性命的人
才能认出我
才能认出这碗米饭究竟是什么

● 纠正

1

我心中的笔尖包含着这条喧哗的长街。
风越过一间间店铺呼喊。

既然无人注意街边的绿色，
冬青树就陷入漫长的昏睡。

啊，爱！我们愤懑地活着，
——因此它带着一切发亮的东西。

2

黄昏的光线，
松驰了楼房与大街锋利的直角。

上面：落日的气味每天不同，
仿佛久久不变的生活的伪证。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老 巢

● 更多的春天在地下

风不再刺骨
还渐次吹开花朵
心又发痒
水，恢复流淌的节奏
越下流越舒服

风里有菩萨心肠
也有杀人手段

雪夜拥抱取暖的人
开始疏远
酒桌上的火药味
让梦燃烧
让红杏出墙列车
出轨。一闪而过的
树和村庄
都是亲戚的样子

与泥土同时苏醒的
还有害虫若干
春字底下两只虫
认证春天
是个错上加错的笨蛋

把喜事办成丧事

一首歌谁唱
谁就禽兽不如
建议拆除城市里所有
动物园的兄弟
你欠我一本诗集

燕子回来了
苍蝇也回来了
我起过杀人的念头
还不止一次
而刀枪不入的死人们
不会使祖国更崇高

更多的春天在地下

● 我想你的飞行模式

想你，白天或黑夜
就回家，王府井北河沿
开灯，拉上窗帘
把手机调到飞行模式
这样，在床上或者
沙发上，我都与地面
与人间断了联系

我就在城市上空
肉眼看不见的高处
吃喝拉撒睡
我的想，雨淋不着
太阳晒不着也没有雾霾

我可以随一把小提琴
去海边与你戏浪
也可以沿一首诗的
字里行间，返回上辈子
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救出你，我的女儿

飞行模式里做爱
我们从前世做到眼前
做到死。不惊天
不动地，不知羞耻

● 我不能删掉你手机上我的号码

你给我发短信
春天你发来让我过敏的花粉
夏天，你发来成群结队的僵尸粉
秋天，你把冬天提前发来
所以这些年
我的冬天总是特别长

夜里你发来碎梦
梦里，你又发来一些淫秽录像

你知道我是老巢
我在哪里，你叫我亲爱的
土匪，葫芦娃和父亲
你说，国王来迎娶你的王后吧
这让我对迎面走来的

每一个笑容诡异的女子
想入非非

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折磨
我至今不知道你是谁
又不能删掉你手机上我的号码

【老巢，原名杨义巢，生于安徽巢湖。诗人导演，现居北京。】

（选稿编辑：小鱼儿）

■ 吴少东

● 立 夏 书

我必须说清楚
今夏最美的一刻
是它犹豫的瞬间。
这一天，
我们宜食蔬果和粗粮
调养渐长的阳气。
这一天的清晨，风穿过青石
心中的惊雷没有响起。
这一天的午后
小麦扬花灌浆，油菜从青变黄

我们喝下第一口消暑之水
薅除满月草，打开经年的藏冰
坚硬而凛冽。南风鼓噪
坂坡渐去，你无需命名
这一白亮的现象。就像一条直线
就像平躺的春光，你无法测度它
从左到右的深度。你无需测度

这一天的夜晚充满
多重的隐喻
从欲望到担当，从水草缠绕的湖底
到裂石而生的桦树。这一日的前行
几乎颠覆我
对农历的看法

● 苹果

儿子自小拒绝吃带皮的苹果
我百思不解。一个天然的果实排斥另一个
果实，一条在春天就开始分叉的河流。
我们只好将红色的绿色的黄色的皮
削去，这卷曲的彩色正是他
一度所热爱的。他三岁时用过这几种油彩
绘就一幅斑斓的地球。而现在，我们削去它
从极地，沿着纬度一圈一圈削去

在他的意识里，劳作、直立或旁逸的植物与
果实是分立的。苹果是孤悬于
空中的一轮朝阳或满月。“看不见它
是因为云朵，”“风吹开树叶能看见许多苹果。”
未来的理工男侃侃而谈，圆规画出的圆
处处都是起点，开普勒的星球绕行说却
没有起点，分子、原子、质子也是如此。
唯物主义于科学的贡献仅限于存在
存在是最大的苹果。
在对立、对冲、兑换的春日，充当
一个被岁月剥蚀的说教者，是乏力的。
常觉着自己站在大地的尽头，看波浪一圈圈
弹开，像正在削去的果皮，或像
滚出去的一团毛线，被抽离，被缩小。
对称、对峙、对错的核心
瞬间化为乌有

用一个苹果作喻体，说出

我的主旨是困难的。比如整体与独立，比如平衡、方法和耐心，比如……

“足球和篮球就是两个大苹果”，他轻松将苹果与詹姆斯、梅西，科比、c罗联系起来。划着弧线飞行的皮球，多像正削皮的苹果啊。这两件物什，正是我和中国的缺失。

欧美人能将充满空气的苹果，轻而易举地置于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篮网里，我却不能将一个洗了褪色的苹果，放在盘中

让他完整啃噬。这让我非常懊恼。我们甚至将苹果切成片状、盛在碟中、插上钢叉送置他凌乱的书桌。

他用现象打败了源头。现时的我们恰恰没有一个很好的现象。苹果

没有从预设的枝头落下，我的本领

正在恐慌。每每此时，总想起

在酒店，他用刀叉自如分离

七分熟的牛肉，剔骨无声，游刃有余。

我像一双弃用的筷子

平常、绷紧的苹果，期待的只是一把刀子。我却在说服一只苹果

长出香蕉的模式

● 以 外

人进中年，喜穿软底鞋走路，将席梦思

翻过来，睡硬板床，一夜无梦。

闲来常想石头、湖水和井

至坚、至柔和深埋的缺陷。
不是山峰和海洋。那些高大的事物
已耗费我的半生。
不去想宇宙是闭合，还是无限伸展
这个问题曾让我发狂。
专注菜叶上的虫眼，甚于
星空中的虫洞。现实以外的东西
比现实更让我失望

这并不表明我没有想法。
我将一些词翻出来，搬到另外的地方，
给青春的骨头找一座坟墓，让墓志铭
警示我的午后。或者
划定直线或曲线，在易于识别自身的空域
飞翔，没有以外，也没有意外。
将一扇门打开，又关上
往复、启合间，每有妙意。
就像这些年来，怀抱石头爬山，
一个趑趄，石头跌下山去，然后
重新抱起、攀爬。而那些滚落的声响
我忘记了

甚至忘记了山上的塔，沉于
湖底。像井。像我抑制的性欲。
在峻峭处建庙，在灰烬里插上香骨
远离轻飘的言语、呻吟和祷告
像井壁，固守着浪，又消解着浪，
青苔模样，示人以春天。
心设慈悲道场，宽恕宿敌
无动于衷的水域，也宽恕

庸常的诗句。不指认爱与虚妄，
将一座桥横陈水面之下，抵制两岸
以保持湖的完整与骄傲

有那么一两次，想否定愿力
否定湖面的犹豫、庙宇的徘徊
将自己像钉子一样钉入大地，国土疼痛
病树上开出花来

● 雨 声

我被有时的雨声惊醒。
我被噩梦惊醒过，挣扎着
脱离危局与困境。汗如雨点。
年轻时我被梦中的激动惊醒过
人到中年后，我也被几次鼾声
惊醒过，我会睁开眼
将最后一次呼声扬得很高。像鱼儿
随着气泡浮出水面，以此
证明世界的存在与形态

在没被惊醒的雨中的，我看见
一辆人满为患的公交车，在路上
缓慢行驶。无处避雨的人
一路奔跑，依然跑不出雨中。
外婆和母亲穿着雨衣
在疏通菜园的水沟，父亲
将一个西瓜放在草帽里笑着跑进家门。
我和弟弟妹妹站在门旁，看雨
将椿树的叶子击落在泥水里。

雨声中，我看到了湿透的自己

看到坟头上的一滴雨四分五裂

看到教堂的塔尖阳光四溢

也看到了湖面的完整。

雨在唤醒万物，也让万物

现出原形。

我高高低低的鼾声，多像

一串串气泡破碎之声啊

坚信雨中的一切

确实发生过，或赶在雨中

发生了。雨声于梦里垂挂

忽现的背景

● 孤 篇

秋后的夜雨多了起来。

我在书房里翻检书籍

雨声让我心思缜密。

柜中，桌上，床头，凌乱的记忆

一一归位，思想如

撕裂窗帘的闪电

蓬松的《古文观止》里掉下一封信

那是父亲一辈子给我的唯一信件。

这封信我几乎遗忘，但我确定没有遗失。

就像清明时跪在他墓碑前，想起偷偷带着弟弟

到河里游泳被他罚跪在青石上。信中的每行字

都突破条格的局限，像他的坚硬，像抽打
我们的鞭痕。这种深刻如青石的条纹，如血脉。
我在被儿子激怒时，常低声喝令他跪在地板上。
那一刻我想起父亲

想起雨的鞭声。想起自己断断续续的错误，想起
时时刻刻的幸福。想起暗去的一页信纸，
若雨夜的路灯般昏黄，带有他体温的皮肤。
“吾儿，见字如面：……父字”
哦父亲，我要你的片言只语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罗 亮

● 一日记

我常在一座现代化的建筑前悲伤得像一只茄子
秋天的，紫色的，弯腰的
士大夫家族的整饬和肃静，小商小贩的思想
滚滚马车车轮下的红尘
儿时的顽劣，到老来仍驱不走的一丝淫荡之心
苍蝇，玫瑰，花粉.....
一齐扑面而来，一齐袭人

一些研究天人的先走了，赶紧开好明天的会
一些明了主客体关系的人病了，赶紧抱紧今日的柳树
镜中的像，醇酒里的恍惚
道路的分岔让胆汁分泌

数学，逻辑，分析
九宫数独
浑天仪
我孩子眼里和画笔下红彤彤的天空，
向上弯过去的向日葵
这些露着口的布袋子
浓密阴凉的植物下表面平坦安谧的湿地

我不敢久留，不敢深入
我从门前走过
在头顶，梁上，屋檐，墙根，茅草旁 我都小心

后来我像不敢试着伸出一只脚就匆忙跑开的轻佻蝴蝶
我愿意扛乔木下山，粗重的乔木
粗暴地让我喘出粗气——它是粗而俗气的
可以治疗我周身的隐痛和十公里内肩部的炎症

● 8.31

他们喊我阁下，那时我正在收拾桌面
把一堆资料摞起来，放进附近的橱柜
他们依然喊我阁下
这令我恍惚，我实际已习以为常

正如，说到
中药，我就想到封建社会

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但我总闻到麝香和草的味道
我精致如瓷
脆弱如瓦罐

我一日三餐，一日一线二点
有时站在云端
脱我的靴子
说我的古话
古话简洁，难懂
——这足够了

可以赶跑蚊蚋，异己 和现实中的我字
我站在这儿可以喝酒吗
我站在这儿可以给你递扇子吗

我在催自己回家

在云端

在浩淼的事务里和资料室

在思想之地，我让战国休闲下来

诸子回家

找爱人，孩子 扎辫子的人

和一池清水

“但是，阁下，您的字应签在乙方”

● 多年来,我常思索.....

多年来,我常思索"不战而屈人之兵"

但这可能吗?

当我立于此,此台阶,此处境

我的语言都是斗争的结果

当我举棒击打它

棒子自己炸开了

我熟读兵法,计谋三十六,韬略 6+3

御远敌以深沟高垒

予善水者以火攻

知手起刀落

但我又是个文臣,夜 1 点以后,变成一个喝了酒的人

一个爱与悲的人

马上的事和烟波上的事

我都能模模糊糊地看见

我杀的人和哭的人都来自体内

不足百里 尸首都堆在我的内心上

● 境

昨天,我抚摸镜子,湖水起皱了

天去蓝而阴沉

我不敢,我敬畏稀饭

有时我想飞

飞中有风光

风雨

打自己的耳光,有时我想

灯笼点亮吧!我想叩问壁纸

活着做什么?

皇帝要问仆人

场坊里移魂 造梦 酿酒 也可以自杀

有时颓丧,如泥土坐地上

有时邈远,似林中藏丹房

我妈妈的手工艺术,荷花做得最好

我包裹自己,时而是赤子,可睡女人床

时而是鹤

老虎饿,人写作。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陈忠村

● 在街头，在路边

雨和这时的天气没有关系
是你给予雪花融化的空间
温暖的好处很多
比如长途归家的人闻到了面香

田间，麦子在泥泞中搀扶着成长
我是那颗还没有发芽的草籽
承担着大地冰封的重量
记忆之外的站立是诗的孤独

棉衣保养着它的热度和张力
雪在下，是天气降温的原因
冬天的特征是封锁一切
这是大地向你索要的一床棉被
他承担着让草籽发芽的责任

● 停止融化的不只是雪

雪在悄悄地消解着夜的黑色
午夜醒来不是因为昨晚入睡的太早
是滴水的声音是一个流动的汉字
走过我的额头赶跑了我的睡眠

躺在夜的边缘也是一种休息
每天都经验着这些不动的时间
有些词和一些人相撞着
穿越前世和今生后寂孤的站着

雪在两小时前某个温度点停止融化
等待着隐藏在夜色中的一种暖
我存在世界上是为了今夜的失眠
一个无法写出的词让路灯隐隐地亮着
没有被深读的时候
真想像雪那样停止融化

● 突然闪过

最快离开的是渐暖地冬末
更急的是突然闪过的那条信息
天涯 相思 手擀面和背的影
我的血液里流淌着一幅风景

故乡在下雪 寂寞了夜色
一个很长的故事沾满雪花
倾听的瞬间，风起了
它穿入身体的滋味谁能体会

允许我无知一些，像一片融化的雪
变成水或雾在你走过的路上漂浮
还有时间，再等你回来
突然闪过的不仅仅是融化

● 天空的遥望是没有词的曲

星星在闪烁的时候我的推断得出
人是神死后变成的鬼
孤独和无助是对人惩罚
对天空的遥望是没有词的曲

黑夜为庆祝白天的死亡
就让星星和树叶舞动
墓前，碑的后面还没有刻上文字
在等我的灵魂学完礼节归来

五枚钢钉把星星钉在黑锅上
给灵魂走向肉体的路让开
等待再等待就是逃避再逃避
一条浅浅的裂缝达到天河的宽度

别理我，我在破碎
焦虑中等待 归来的你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汪 抒

● 疼痛之路

飞机有力地将我的疼痛
移动了一千多公里
那是在云层之上的疼痛，蔚蓝到透明的疼痛
一条疼痛之路横穿好几个省的上空
整个飞行过程，我都侧着脸
盯着舷窗之外
云层稀薄之处，我能看到隐约的大地上紧揪着的景物
我在心中努力辨认，现在正经过的是
某个地点，那么我的疼痛
正以一架飞机的影子
闪耀在这个地点一万米的气流中
疼痛不会随着高速飞行的速度而变化
它有着自身发生和发展的轨迹
无论是飞行还是疼痛，以及我吃下的药片
现在它们共同安排和将我主宰
谁无生病，但在浩瀚天宇上的疼痛
于我还是第一次

● 厌倦

他厌倦了他的生平经历。
总之，他厌倦了。
但还是可以改变的，尽管也是以单调代替单调。
这个人现在用另一个人的经历
换掉了自己的经历。
另一个人，谁？

也是一个不认识的人，独自挺进在社会上。
这也与他一样，闻无所闻
默无声息。
仍然保持自己的面孔和身体。
他把另一个完全臆想中人物的经历
当成自己曾经的生活。
没有亲身遭遇过的生活更令人好奇
更会被确认为
毫无置疑的事实。
他觉得有了迥异于自己的新的人生。
自己完全是自己之外的一个
陌不相干的人物。

● 少年的记忆

少年的记忆，像一种固执的气味
永远沾在手上
绿暗的村子中有老人死去
也不断有孩子出生
也不断有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夭折
（疾病和溺水是两大根源）
某一日我看到有一只不同于往日的
水鸟，仿佛从我的身体中飞出
像一缕轻烟，在河面上
也许在一片墨绿的稻田上空慌张地消失
我觉得我长大了，但低头仍然是一副少年的身体
无意中在黑暗的竹床上，翻了了一下身
半睡半醒中的手臂
似乎触到了少年之外的时间
这一次我知道，一个时代真的就要结束
许多年以后，我已从少年的身体中挣脱而出
但总觉得有一双茫然的眼睛

在阴凉中向我张望
一条鱼紧随我，而不愿老去

● 霜降

像有一把竹筛，筛下
均匀而又稀少的清霜。
不仅落在群山夜晚中仍然淡蓝的脸上，
也落在石头的内心。
轻薄对阵强硬，总是轻薄取胜。
落在群山之外晚稻的身躯上。
许多根密集的稻穗兄弟
共负这清霜虽然稀薄但却浓厚的情意。
清霜画出了公路上最早的车辙。
一班汽车走后，很迟很迟
另一辆汽车到来。
但在前车轮胎最清晰的花纹之前
后车迟疑，谁也不愿损坏
那样寒凉的美图。
那么多的叶子，聚集在公路的上空。
三分之一黄了，三分之二仍然青绿。
沉稳、持重的颜色，
就像我此刻，但又是一贯
所秉持的精神。
如果远方缓缓闪过的
那所房子属于我，
屋后斜靠的那把竹帚，夜间落下的
清霜，在它的身上闪烁着
楚楚动人的痕迹。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许 敏

● 日夜书

秋来，必先至
乡村医生的屋檐下
清风，也在归拢失散的
旧帖，洗心中的顽石

一只鞋子，从困顿的束缚
挣扎开来，那些低眉的事物
因疼痛获得隐忍之力
寒流如约而至，骤雨分开多余的枝蔓

进入冰冷的轨迹，我想在月光下刹车
仓皇的大街，我想缝补慰藉
在尘世获得庙宇，我想捡回初心
在数百公里的雾霾中，放飞愿力
找回舍身的植物和照见月影的药汁

今夜，众生安宁
读书亦是荒芜，蛛网伴千里明月，种下让人
疲惫的生态。一条河：一只厌世之猫
让耳蜗多出寂寞，那是
流水的教育，亦是遥远的回响
虫鸣，月光，既可入杯酒，也可作灯盏

大雾中，诗人出列，截肢，斩首
被制成标本，与稻草人一起

把余生摆放在田埂上
一杯淡酒，正借用你的身子
“来总结一个人被乙醚
致幻后的不可溃散的症结”

月光松开流水，屋脊上
日夜传来伐木声
你站起身，暂时放下
熬了几个世纪的中药
和一本落满霜雪的《与药书》
我看到——
所有的灵魂，都呼啸着向一只瓦罐聚集

● 归途

田畴消失，池塘丰盈起来
陌生，幽静，神秘
每天都朝露沾衣，逼仄的小径
隐伏于掌纹的曲线
你就是那个坐在池塘边的人
听它纺线，听它催眠
鸟是鱼的国度，鱼是鸟的家乡

垂柳不言，自成人间烟火
田畴消失，那些楼房、广告牌、高架桥
林立起来，秋风卷刃，芦花淹没
蟋蟀不急于逃走，都在地下
忙于编织电网，日晷、漏壶、梆声
藏匿于草根，一群
穿粉衣衫的蝶蝶

在落日的眼里
永远，成了
静物

● 晚安，菊

天凉了，找一片向阳的山坡
坐下来，醉酒的白云，少有离别的痛苦
不宜栽种，有着短命的花枝
鸣虫，也是一副宁静致远的样子，
只是，骨骼微僵，所剩的光阴不多

溪流，有几粒小鱼的心脏，它们
跳动了一下，又跳动了一下，而落叶
睡成斑斓的猛虎，把寂静压在身下

长空里，时光缱绻，从者如云
一行大雁，几成沟壑
它们奋力，奋力，再奋力，像你
空翻的手指，抵达幻境
秋风的明镜，现在把戒尺
交给了流水，一条大河，看上去很美
晚霞的经卷，留住体内的白塔
菊花欢喜，不再让人担心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孤 城

● 等待一场雪

等待一场雪
等待鬓角窜出白驹，空口白话之后的
骨白。
等待真相大白

天地雪白，如诉沦丧
雪被人世的底色追杀——
白活一场。雪，漂不白乌鸦的羽毛和眼睛
漂不白
断肠诗里默然删去的任意一粒汉字

● 花朝诗

心懒。多久了？芬芳不在场。小庭院，几案乱
花影下，狼毫身上有一截跌死的
昨夜风
——尘埃里，堪以俯拾的心境里，有旧响动
有不被擦觉的微妙撤换
你能从一个人淡泊的眼神里，看见离身而去的光阴

三月在跪笔弹锋。抵不过。一个人
去看花阵
包括雨帘深处，卑微枝茎上，那些哭着笑的脸

一个人，左脚跟着右脚——
去看田野如何
寂静燃烧
看心底，衔泥归燕也丈量不出的
花残骸

● 旧友

在古镇，天际线也是怀旧的走势
惹人想起旧友
譬如飞檐挑起的空寂
粉墙黛瓦的心情
即便我再从这石拱桥上走回去，你也不会出现
的喟叹

旧友是愿意随你去旷野里苦守寒风的人
只为相聚
旧友在记忆的衣柜里，有纯棉的质地

旧友往往和遗忘叠在一起
叫人幡然时，心生愧疚
允许迷路
允许迷路后去看望一个永远三十一岁的旧友
没有比永逝埋得更深的伤痛

万物在旋转中生长，月季花今年已经开到第三遍
旧友有的晃动新花的外形——
自己凋谢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叫人徒生怅然

有的
还在眼前

● 该是在雨中

去看你。你在某一粒灯花下，眸子里
锁尽春水与落尘
细雨幽巷
古镇
青石板被沅成烂尾爱情

只在风雨里，止水才肯透露些许
表层的哀伤
混同临河酒肆，杯盏深处的后生
廊桥身上布满时光的潦倒。楷体日记
篆着断弦的一阕阙轻响
油纸伞离了恋人的手掌，成了失了根的花朵
被一阵风吹走
因尘缘失了法力的妖精
在锋刃上舞动腰身，一抖水袖，甩进虚空。细细唱：
流年错
这逝水，生生断了奴家的出路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红 土

● 陌生人

我们同时在某一地
又同时用光了某一刻
我们抵抗着空气 也抵抗着自己
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
就要这样地在一起而不能说我爱你

● 节日

有时想抛开它
就像抛开所有人
有时，想把所有的人锁进节日里
我天天喂他们粮食
也给他们鲜花，美人，或情色……孤独，或……
我需要的一切我都会给你
包括死亡

● 某种甜蜜

这个早晨
我有新鲜的草莓喂你
当风碰到嘴唇
你要说甜蜜

你要把甜蜜轻轻地吐出来
让我看见

● 夏日

羡慕一面墙
羡慕阳光
可以照在上面 也可以照在下面
羡慕自己是那面墙
阳光从头到脚地照
从来没有怀疑过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雪 女

● 蜘 蛛

——致雕塑家路易斯·布尔乔亚

尽其所能地靠近一个中心。
它所有的腿，因为回忆
变得细长和弯曲。所有的腿
抬起来无从跨越，又全然落于地上。

你七十岁的脸上有它织过的网，
有它爬行的路径。
相对于你呈现出来的皱纹，
它不用老去，也能表达岁月的漫长。

由于孤独而悬垂的身躯，
用那么多腿支撑着，还是下坠。
一个下坠的中心，动摇了你
一部分控制欲。
它丑陋的头部和羞怯的尾部
为了爱，分别顺应了引力。

你必须虚构它，才能使它
看起来真实而温暖。
你必须放大它，才会发现
它的私生活乱成一团。

没有人怀疑你的想象力

来自童年的痛楚和悲伤，
当你张开口叫它——妈妈。

当它也张开口，发出无声。

● 内心环境

这些树把房子掩盖起来。
推开门，天空迷失，

绿意互相扇动。
我的上半身是驳杂斑影，
下半身在阳光里像张开的剪刀。

栏杆和水洼让我停留一会儿，
灰尘和车辆又让我快速逃离。
拐了几个弯想抄一条近路，
发现一个疯子已事先到达。

他旁若无人，以笑当哭，
身上披着沉重的污垢。
衣不遮体他不要衣裳。
食不果腹它不要食物。
手无分文他不要金钱。

我被疯子挡在路口，
听他解释一次重大事件。
橱窗里的模特有点左斜，
我情不自禁向右歪了歪身体。

善良的愿望总是使我倾斜。
挥挥手想赶走几只苍蝇，
疯子却吓得抱头鼠窜，
剩余的精神继续分裂。

绿意在头顶互相扇动，
灰尘在脚下轻轻飞扬。
我内心也有重大事件，
惯常的行走像剪刀铰碎光亮。

● 湖边拍照

你站在取景框中。
身后湖水安稳，身前垂柳轻扬。
我摈弃了其它事物，也就是说，
三维空间里与你共同存在的
舟楫、鸟群、渔翁，在二维空间消失。
我采用逆光镜头，但时间却没有倒流。
你暗淡的身影犹如一只吸光器，
“一张照片无法完全拍下的某种深渊”。
最后我按下快门，几秒之后“喀嚓”一声，
仿佛你在里面又关上一扇门。

● 四人房间

“很少有爱情配得上
我们对它所怀的纯洁之心。”

说完这句话时，一束光线颤动着
从你的身上漫射到我的身上。
这倒不是你传递给我多少温暖，
是两个影子出现了。他们
叠卧交缠，看起来像产生了情欲。
如果我们健谈，时间会过得轻快一些。
如果我们拥紧，空间会显得宽松一些。
可是，那束光线直接从天庭下来，
移走了我们身上相爱的两个人。
而你我被废弃了，枯坐幽暗。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李商雨

● 东洋妖妇

在梦里，赤裸的太阳，赤裸的树
青羊，白羊，黑羊，狮子寂静……

日本多妖，人们多有奇异的怪癖
青山七惠有一种细腻的木质纹理

灯下慢饮，雨中白头，乔木森森
墨云，百鬼夜行，月亮透出杀气

妩媚的东洋妖妇是最无惧的人
她们当众吃精，她们让外国人吃惊

• 少年的地图

有多少话要说，但说不出
江南的诗情只有两片叶子

而今你终于高兴了不是吗
而今你终于成为一个镜像

远离，但不可悲，每离开
一寸，也就死掉了，一寸

还记得 1991 年的太阳雪吗
还记得枫杨、绮窗吗？还

记得黄昏后潮湿的玉瓶吗
可是你的空白，像只银环

这里没有无边落木萧萧下
这里只有一张少年的地图

注：“江南的诗情只有两片叶子”，见废名诗《寄之琳》。

• 南京

这几天，我老是念起南京
在卫岗，一位老同学

时光老去，他去了小镇
小镇已老，街上的人营营

冷夜喇叭，那人说分腿
那是一个混乱的年代吗

他并非浪漫的人却为何
迷恋风景？乌云、细雪

这几年，我老是念起南京
那 1994 年的人去了合肥

• 蓝色

你是红色、绿色——扇形的风
水晶球的眼神，挽留颓废的光阴

我曾见过芜湖之心，一袭花衫
那是你飘走后留下的空荡形象

在[url=]B[/url]两次雨水之间，月光失却血色
影子抚摸影子，良夜失却了芬芳

红色是恨，绿色是爱，然而蓝色
是神秘的语言，要将它藏在心里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张建春

● 眩晕

我的眩晕，在一杯清茶里
淡化。茶草浮游
这来自春天的沉香，为何要面向初冬
开放。下午我已让自己
蘸满语言的寂寞，朦胧的
走入阳光。眩晕无痛的意志
怎会回答冷藏的提问
我在此处，和一朵风周折
是该被团团的气流包揽
它带着我领略，天旋地转的无邪
.....

独撑额头，今晚我身边的兰花持箭
她的香气就要来了，我也该放慢行走

● 微笑的树

一棵树在微笑，请不要
打扰她。叶片焦虑，枝蔓上的花
正在开着。赶上了的季节
寒冷多于温暖，她微笑
在最正点的时间，中午阳光真好

脚下的紫茉莉，红得喷香

微笑中一片落叶飘过，如同思考
坠在时光的尘埃里，迷雾过后
留下坚硬的石头。哦，称为小雪的日子
穿不住略显厚实的外套，因为一棵树
在微笑，本该凋零的花在开放

我决意静静的等待，在她微笑的波谲云诡里
读书写作，不熄灭暖意的灯光，偶而窥探
也不让目光碰痛她

● 老宅

黄叶悄落，门槛边一棵银杏
正和土地聊天，隔着青石板
声音沉闷。边上的腊梅提前开了
香得有点出格。蝉蜕留下虚幻
中间的空洞，盛满上一个季节
花开花落和阵阵嘶鸣，老房子空着

出门的人还将回来。门缝透风
旧椽子老虫羽化，火燎的痕迹
记下一个人，灯下用功
银杏与腊梅都没看到这些，乡音
口老，说上几句，日子就愁怨起来
此处作兴用来送别，也适合再见

● 完整

爱躲在那，
不期而遇而生根，

不是采朵花的事

爱上你，
我就失去爱另一人的感觉！
我是只蜂，
把甜藏进心里。

将一天化解开来，
最小的成份交出去，
至于之间的空白，
都在路上，

我甩着手捏碎光丝，
就为了等待。
你来了，
空白也就消失了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许多余

● 秩序

摊开手指
让人们踩上去
微笑着
雨滴自由可爱

那些树在奔跑 后退
在公园里郁闷

我躺在草丛里
扳开手指：亲人 朋友 陌生人 神 偶像
井然有序
——又过了一年

● 没有日月的潭

今夜 很冷清
我只听见风声
几个小姐的碎步
在某些
欲望里泛着涟漪
我的脚步
粗暴地
刺激黑夜

围墙上 一块砖

跌了下来
猫趴在地上
找吓丢的魂

今夜 很冷清
也许是九点多的夜
太深了
深得 淹得死人

● 为浪费的灵感忏悔

冷静
十朵鲜花的虚无足以击溃一个女人
三百六十个夜晚夜夜焦灼
你根本无法相信她们
贪婪的海绵
表面干涸而仍充满邪恶欲念的身体
他们的到来往往不择手段

一只香烟很小心地占据着我的睡眠
占据着皇后的华清池
血红的空洞
十根手指也填不满空间
一滴水就能让她充实

你在我的心脏里打滚
我感觉安宁
道路裂开 露出阴沉的笑脸
胡须从你的下巴掠过

我看见那些目光刹那间生锈
一块一块
掉进眼角深处
她的瞳孔在放大
蓄谋已久的事件已逐渐逃离本身
她们来去如风
她们只来一次
寂寞如潮如期而至

我从光和影中听出礁石生长的速度
骨头瞬间老去
灵感来去如风
她们只来一次
孤单 自由 让你一身轻松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叶 丹

● 柳亚子，一九一一

一九一一年，溥仪脸上的洪水正在消退。
几经变法的舌头已经无法品味骚动的辛酸，
从冒雨而至的口谕中，你挤出耻辱的
潜台词：“帝国沦落，如一匹颓然的骆驼。”
你因血统中过浓的墨汁而被云朵开除，
云下的苏州被粮谷、柴火和信纸填满。
一个阴影朝你涌来，快速地没过你的下颚，
它伸出一只手，要你给死亡换一次面具。

人心动荡，像江心那只没有系缆的独木舟
无人掌舵，撑船的竹竿就要浸没江中。
太监扶着养心殿的屏风，保护皇帝的睡姿，
你独坐江堤，穿着旧制度的铁鞋，笨拙
而无误地推算着帝国的终亡之日。
你左手握着闹钟，右手执杯，品酒像阅读
一次死亡。但你嘴唇干燥：“吾身在何处？”
“你身藏江湖，它完整，充满意义。”

尖叫的云像挥之不去的集权，不可能
温柔：“我看见一只身影，隔着一江薄雾。”
你虚捂着耳廓，假装什么也没听见，
只顾面对着江水修眉，梳理长辫，
你额头上长满青苔，内里藏着渡江之桨。
一把无影之刀就要砍断捆绑头颅的绳索，

剪了发辮的旗人谋士们不在琉璃厂
卖止痛药，就在天牢里含泪撰写亡国史。

你毁掉日记，带领社员在纸上构筑城堡，
“口含一截潮湿的树枝，便不会枯萎。”
你左摇右摆，仿佛一只用力不当的钟摆，
夜间翻书，如掀动江水，“江疾如猛虎。”
在浊水毁掉你之前，你以闪电为食，
朝三暮四。江河东逝，像一次指法练习：
“水是语言中最漆黑的一门，唯五指
能译。”你不忍离去，直至江水变得甜蜜。

● 过残秋，为汪机(1463-1539)而作

你接过祖传的药箱，延续笔尖的微焰。
剩墨中难以平息的骚动回传至你的耳廓。
我在帝国的药典中翻拣出你的足迹：
“行医之人必备一双零能耗的弹簧脚。”
传闻你日夜倾身于草木的肌肉之中检测
中医的心率如何之不齐，尽管你也
为黑暗所迫，家鼠咬断了背带的狭隘。
我将混在死者之中，赶至休宁县的扉页上，
在一个免费参观的景点接头，暗号是：
“景色即病，病又等于城门的门闩。”

计划经济的女工退休后集体在湖边看守
落日；封建时代的口音早已被鄙弃。
群山变形，渔民伪善，如山谷间的小水电站

霸占着有身孕的浮云。你奉命调养后宫
发涩的泉眼，关键是怎么滤尽酸雨中的尘土。
她们的病历终将拼成帝国野史的底稿，
面对道德的坟场，树叶筛落，如一阵狂笑。
你妄想识破敌人的底牌却被信仰绊倒：
“药房是戒除理想的最佳场所之一。”
官帽上的布钮扣如清规戒律，落地即不见。

药房寂清，如冬日的树林。你给药典
接生新的条目，以配合木屐的喘息。
药童在火炉旁碾药，专注如铸剑中的干将。
蒙霜的药笺上停着一只缄口的白鹤，
“晨钟飞疾，也无法刺破坚硬之雾。”
你要除尽毒草的野蛮，还有顽固的韵脚。
“子弹般的信要穿过多少层朝代的隔板，
它的措词才能被消磨得如镊子般险峻。”
你若能替我取出帝国脑颅中的弹片，通过
弹洞，你便能窥见故国白骨中的积雪。

● 杭州雪天登山研究

在南方，登山的起点必是无名之墓地；
而终点则刻划在落叶下坠中的背面。
登山就是背着西湖逃亡，就是用脚步表达
你是谁的替身，来参加自然主义的
面试。“逃避是一种反方向的驱逐。”
敬畏是必备的准考证，而阶梯是指引

树叶奔跑的地图，从甲地到乙处，

石径只有一条，如同陷阱般的鸟鸣
藏在积雪之中。“雪是害怕孤独的
动物，常结群而至，吸尽群山之怒，
像蚂蚁分食共产主义的大面包。”

“湖是倒立着的山，这毫无疑问。”

被雪劫持的西湖南面一带群山以自重
弥补着杭州之肺的深陷，这个迷局
自古未解，像是在等待雪片擦亮子弹
之眼。你躺在虚空之石上，像一根
缺钙的火柴棒，望见树枝，天空之疤；
望见群鸟在林间乱栖，又在声音中

保持队形。“你克服得越多，失去的
也越多。”登山就像对折浮世之躯，
你想爬得更高，以免在现世中搁浅。
你只有将手臂融化成为树枝，山脉才能
彻底静伏，如蛰存之蛇。你孤身来到
试卷的尽头，只为同自然互诉尴尬。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丁小鹿

● 和弦

让时间再安静一些
擦去脚印，擦去灯光
擦去我们所撞上的
每一个锐角、钝角以及直角

擦去每一回争吵
每一种疼痛
每一次几乎绝望

世界只剩下时间流逝的滴答声
我从镜子里观察我的衰老
静默而无动于衷

● 不眠

那些穿越黑夜的人
在黎明时
显露出体内的灯火，和
一夜未尽的阑珊

这并不是悲伤
也非简单的疲惫
你若认识

一个在夜晚对月独酌的人

一个在独酌时

灌醉自己的人

你若能了解这类人

就能稍微认识到

在黑暗中，不会发光的自己

那么，你也会穿过

黑夜，任月亮坠堕的轮廓在你体内燃烧

如火如荼

● 莫须有的爱情

午夜十二点，无风

天空黑沉，我无法判断

穿过虚空，我的手指能否捏住

一两颗无处可逃的星星

或者，这夜晚本就因月明

而星稀

路上二三晚归的人

借着月光，一边呕吐心酸，一边

涕泪横流

故事在假想中进行

这假想中，你曾经出现

和我在一起，穿过食人花遍布

的丛林

那时，我们不曾畏惧

● 那年春天的雏菊

我还能找到的花朵
是草地上的一丛小雏菊
它多病的样子
像极了那个春天的瘟疫

那个春天的父亲，一再地
掩饰他的伤口
要等到人潮疏散
他才会给我一抹潮湿的目光

他给我的
也只有这抹潮湿的目光
父亲，其实我们不必因远离
而彼此道歉
如果时间的火车坚持在春天
停滞，病体徒留
我们不要去记忆雏菊花
开放的样子，不要相信孤独
更不能等待死亡

如果黑暗是必然的
我们就在光明中多待一会儿

● 暮晚时下雪

譬如暮晚的风声
譬如一场雪

譬如一条寂静的街道
譬如我
在甲午年的第一场雪里
迷失于一条曾经熟悉的街道

雪并没有覆盖我
也没有治愈
我身上四处蔓延的伤口
如果你问起这个下雪的薄暮
我能告诉你什么呢？

一个在雪天踟蹰行走的人
并没有觉得悲伤
也没有特别想念谁
往事纷乱如昨，而我
总有一天
会碎成上帝手中的一把盐
在你悲伤时，轻轻落在
你的睫上

● 梅雨

岁月停滞于梅雨时节
身体的水平线低于水面，缺乏
氧气，缺乏
安稳的睡眠，缺乏剖开
阴霾的闪电

我们还不能

像鱼一样呼吸，不能用七秒钟
抹灭前半生
你已习惯面对轮回沉默
而我总是
用想象代替现实

我们深陷于彼此的困惑
死亡那么近
生活那么远
插入体内的管子，和
淅淅沥沥的雨一样
落在身体上，历久弥凉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第二部分：年度网络优秀诗选

A

■ 安琪

● 一意孤行

飞机

从我发间起航时我感到一种可怕的命运已开始

飞机不是风筝，不能被我攥在手上

飞机不是太阳，不能在天空永久地照耀

那始自我发间的飞机被我养育多年

爱情这没有章法的家伙支持我这样做。飞机

飞机，为了你能安稳此生

请继续在我身边徜徉。

请看看你日渐萎缩的翅膀

请不要一意孤行当你从我发间起航我预感到一种可怕的命运已诞生。

● 美学诊所

美学没有诊所，患美学病的人怎么办？

我写下这一句，两天想不出第二句

是否有诗歌诊所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我疑心我也病了。

我看到患美学病的人开了诊所，诊所名美学
我是否也该开一个诊所，诊所名诗歌。

我相信当我坐诊诗歌诊所，我的诗将源源不断
就像我相信，每一个医生都不生病，也不死去。

汽车在空荡的京城疾驰，帮我找到了过年的感觉：
八百万人回到他们的故乡，北京回到北京。

我在空荡的北京街头寻找第二句
一个患美学病的人，把诗歌病也患上了。

● 夜关门

有夜，但是门关着
门关着使我看不到夜的忍受，夜的枯竭。夜梦的手
夜夜从梦里伸出
把我拽进它的惊悸，我从未在梦里笑过
但你有！

所幸你有，我才对梦充满期待，在夜的脚步大踏步
踏过白天的每一晚，我拼命拍打着门
我知道梦就在门里
它用一扇门把自己与尘世隔开，每个不同的梦
都有不同的夜，不同的门
与之匹配。

不止一次我从梦里哭醒，摸到梦外的泪
我真的从未做过美梦

却也实实在在遇见了你

夜梦的手，就是这样把我推向生活，生活的狡诈
生活的奇异。生活真窄
你一睁眼，就在生活里。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阿毛

● 风中的花朵

夏季将尽。从梦中醒来
我已找不到故乡，身心疲惫
无力回首也无力凝视远方
生命中最黯淡的时光
所有的一切从此变得冷寂
包括爱情与往事

坐在岩石上。看风中的
花朵舞蹈，热泪盈眶。什么样
亲切的感觉
令我重回归途
父亲，我原是在你的坟前
一如风中的花朵
无语歌唱

● 现 场

昨晚我又在梦里，整夜
寻父

浸着血的石子、沾着灰的豆腐
看我

看我在车前草中寻儿的祖母
和常年问占的母亲

无人告诉我父亲在哪里
血衣被晾成旗子

针在血液里游走
女人多出的那个伤口缝补了我

我已是母亲，过不了
多久，也要做祖母

养下满世界做了父亲的
男人

● 羊年吉祥啊

他们开始晒新年的太阳了
我们还没有收拾好旧年的月光

3月出发的航班
还未归来

母亲还没有找到孩子
妻子还没有等回丈夫

.....

我们还没有翻遍汪洋

读秒等钟声的跨年
竟成为一道生死之门

玻璃碎片、软刀子
和麦芒

……这些刺痛我们的
依旧寒着脸

我们甩不掉它们
也捂不暖它们

只能把它们装入不能封口的档案袋
或夹入散佚结尾的书卷中

这些利器，和花瓣、枯蝶
两副面孔

当心啊——是什么
跟随我们的岁月、头发和脚后跟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B

■ 白鸦

● 乱世书简（第 78 封）

已入秋，屋顶忧郁
多音鸟停飞
漫山遍野的柿子树拔根而起没有一丝声响
它们在日落之后
避开行人
贼一样南迁
Nemo，入秋之后城外行人少得可怜
请顺着我的指头
看天，天边一条小路
小兽归家
月色啊，呛得它喷嚏了
Nemo，入秋之后小兽路过山岗
有滚烫的心
多音鸟一声不吭
挡住赶路的穷小子
而你，一定路过了白墙的院子
请止步
请小声说话
院子里有人，暮年抬头看屋顶
有虫，病中隐身取暖
已经蹦不起来

● 乱世书简（第 77 封）

已入秋，小路羊肠
秋虫厮杀
那夺命的黄昏你为何引我走向矮山岗
并被竹子包围
而竹子
随时叫起来
已入秋，请塞给我苹果
陪我去河边
看天，天上有人下凡
Nemo，你听说的多音鸟刚刚绝迹
摇铃铛的人
闯入秋日，他鼓腹而游
从天上
小心地下凡
我扭头看天，一眼，认出下午的翠鸟
和它的惊慌
Nemo，一只瘦翠鸟
不知何故
站在锃亮的秋日脸色铁青
乘秋日下凡的人
河边探路
穿红衣，不说话，手里铃铛叮咚响
他走在秋天的纸片上
走在旧木窗上
走在我的苹果上
Nemo，你塞给我的苹果之上秋日盛大
果皮上人影惶惶
小路羊肠
细腰女子看天
红衣人河边下凡

他们身后，一眼望不到头的竹子
叫得猫心慌

● 乱世书简（第 76 封）

这时候，多音鸟叫了
我们辞别多日的山中有雾归来
啊少年
年关之夜雪大
穿棉袄的少年用小手
拨弄灯芯，陪伴咳嗽的祖母活到来年
雷雨天真的后半夜
少年骨头发脆
接近成人
雷声中他借狐尾之毛制笔，画多音鸟
多音鸟贴着天边矮墙
飞，飞啊
一阵阵多音鸟，穿过旧年的雷区传下叫声叫声轻狂
Nemo，轻狂的夜色
它的毛竖起来了
轻狂的夜色，它花花花的粉尘跳起来了
龙口西路的小酒馆里
有灯
有苦逼的青年彻夜吹牛
我酒后起身踩水过河，把手伸出水面
把天书翻到一半
忽而雷雨天真，有狐献身
狐尾缓缓像灯芯
方知祖母暮年心太浅
一两根银发落灯前
而少年，城中游走十年虚度，剑术荒疏
笔直的生涯少了情色

啊少年
今夜他沐手伸向时光私处
摸狐
狐呻吟，天降雪
大雪封山的岁月天不见顶
Nemo，狐的岁月多像一块小小的水果糖含在少年嘴里
雷雨天真的后半夜
是狐，在幽闭的龙口西路回头一望
它的毛
竖起来了
方知少年婉约，狐笔轻狂
入夜画活多音鸟
天亮画死鬼
狐，狐啊，雷雨天真的后半夜
你无从知晓它绝色的毛
为何粘在我的唇上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半遮面（杨沐子）

● 由于事物的始基

我一直有些担心
事物的始基，就像挖空心思的猜测
把肮脏的东西强加到某人头上，就像葛老聂
借了前村小三 5000 块钱
“小三为什么要借钱给他”
想起李寡妇嚼舌根，我质疑

今儿正午，一大群舌头被李寡妇牵着，
一大群舌头流着哈喇子，像狐狸吃不到葡萄般
酸溜溜。一种组合而成的始基就像铁在火里燃烧，发热发烫
更像蝙蝠活跃在那些农舍里
阴冷的夜眼令人恐惧，抖动身体
把我做成一个结

我纠结我呐喊
只有当我呐喊才不会恐惧
如事物的始基是如果，事物的始基也可能是假设
从”的确”发现一种绝症，但你不能说
葛老聂和小三不真实

隔着一道墙
我在他们外面
除非你把李寡妇铲除，尽管这不可能
……后来，我想累了
事物的始基也不能从我的内心找到

修养的样子

我既不能把它撕碎也不能把李寡妇颠覆

● 论笑与哭

退到酒吧的边缘

一个少女，她被两条领带夹在中间

她怎么笑得那么欢？

“她应该感到不安啊”杨沐子说

我触摸她，感觉着她

我爬进她的瞳孔，就像她的笑

爬进我的身体。笑像虫子般啃咬我

在酒杯碰撞的时候

“她欲求什么”我不知道

也许之前她已经偷偷地哭过了。我不知道

今天没有人告诉我“她真的很开心”

一个留着长发的、时髦的开心

把一杯酒灌进那个男人的嘴里

听听，那笑声

就像风琴，嗡鸣，如哭。也许

她的哭

比笑好看

在今天的同一个世界里，笑

有一头紫色的头发

有一堆浓密的蓝色的睫毛

有一张血红的嘴

但，牙齿是雪白、雪白的

● 堕（了）论

堕（了）。女人失子之痛
堕（了）。男人阉人之痛
堕（了）。社会形式之痛
堕（了）。宇宙生态之痛
堕（了）向我举目，手和脚
绳索、肉、水罐，东方和西方
一个说，堕了，干净
另一个说，堕了，我们又活了

现在我已经经历，且还要喊
“堕了”，在我写它时
他们说“堕了”，我在哭
无论从那时起还是现在起
我在改变，我在笑

第二轮对话和沉船
联合国和马航航班
失业率和出书率
管交会和保护主义情绪
金价跌破和全民公决
记者、外交官，以及男人和女人

堕了酒店堕了桑拿，堕了
街道上“折竖横撇竖折横横竖横”
这是笔顺读写，在汉语中“堕”是上下结构
每天，我们都在上和下，每天都
在一次次新的邂逅中纯粹的存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病人甲

● 杀人胸器

我要用刀子把爱过你的女人
从你心底挖出来
就像你挖出过我一样
我要挖出她们

我要剖开她们的卵巢
给你看她们的卵子如何放荡
如何风骚的蠕动
如何引诱你
褪下烟草味的避孕套

我还要把她们的胸割下来
做我寂寞的房子
豢养一条流浪的狗
把你许过的谎言拴起来
给路过的女人看

● 寂寞悬疑

深蓝的灯光漫了进来
房间里灌满了风
吹响了枕边书

窗帘后藏着海啸
月亮穿过小树林就不见了

金黄的沙滩上
只剩下
空虚的壳

她听见，有一个人
正在和弗洛伊德对话
那声线
割破秋风

● 无法触及

然后，她们谈到初恋
有人不胜酒力
开始醉了，说起小树林儿
发生的凶案

此时，荒草丛生
斜径幽深
像极了那个男生的
眼神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C

■ 陈仓

● 几根木头

几根木头，平躺着
在一个没有大树的城市奔跑
我感觉奔跑的不是别人
而是我的母亲，只有母亲
才能长这么粗，长这么大
才会继续燃烧
这些木头是死的
母亲也是死的
被剥掉了枝叶截掉了根
它们还将被分解得更碎
就像我们这些后代
只能被分解成一块块
被分别运往异地他乡
有的做了地板
有的做了棺材
还有的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变成了一部分火焰和粉尘

● 影子和我们不是一路的

我有胡子，影子没有
她有乳房，影子没有
我有微笑与记忆，影子没有
她有温柔与羞涩，影子没有
我有皱纹与伤疤，影子没有
她怀有身孕，影子应该跟着怀孕
但是影子全是黑色的
影子如果生下影子就是光
光是影子的父母也是影子的孩子
影子必须找到最近的地方等着
我与她明明已经松开，影子还抱在一起
与旁边的一棵树抱在一起
影子之间总比我们亲密
我们是有根的
影子就是我们的根
我们飞起来或者死亡
影子仍然牢牢站在地上
一旦离开大地谁都没有影子

● 我们来到火葬厂

天黑了，我多么渴望这种黑
把世界抹平，最好返回荒蛮时代
我要带着女人去浪漫
我们先去一条河边
再浑黄还是不断有鱼涌来

我们去一条林荫大道
再狭窄仍旧车水马龙
我们去一条断头路
有许多人走错，在此调头
我们看到一片空旷地带
于是抱在一起
突然响起挖掘机巨大的轰鸣
把我们强行拆散
我们朝北一直找下去
终于安静，没有灯，眼睛不起作用
黑暗大片大片地铺开
我们省略了所有的前奏
宽衣解带直奔欲望的中心
但是仍有几辆汽车陆续开来
猛然抬头，看到一根巨大的烟囱
冒着浓烈的黑烟，在连夜
焚烧着人类的尸体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陈群红

● 家书

如不在月圆之夜写封家书
便辜负了这醒目的信戳。祈祷星星陨落
嵌满于纸张。
祈祷，每个字都发光

不要嫌我啰嗦，一句话要重复千百遍
也别嫌这些字太过潦草
一不留神，还写了几个错别字
越来越高的思念爬上天堂
我的文字总会走火入魔

祝福之类的谎言，还是不写了吧
每年的清明，我会写在纸钱上
千万记住一点
生活有困难时，别忘了梦里给我回信

斯夜有风，有最好的快递员
记着打开门，在门牌号上高高挑起
一盏上世纪的老油灯

（选稿编辑：石生）

■ 重庆子衣

● 生命的悲哀莫过于这样的悲哀

临到死，一只鸟都没有想起
还有哪一只鸟，值得它想念
更没有想起，还有哪一只鸟，将它记挂
将它思念
这一生里，那只鸟看到过的阳光
只是孤单的阳光，看见过的春色
只是寡义薄情的春色
直至死，这只鸟都只在寂寞的池畔
从苦，飞到痛
从冷，飞到黑
时光之箭，残忍地射落下来
直到死，一只鸟都没有
与真正的爱和温暖
完全遇见

● 为疼痛鼓掌

时间在我身上种下的毒，我要含着泪水
去仰望。
那些在黑夜里，辗转反侧的疼痛
像是一行行，被大众遗弃的诗歌
只是清楚地提醒自己
存在是多么重要

白天里，我和老公搬运着一千册诗集

这无用的废品，换不来可以购买一碗米饭的
空白堆积物，它却是我在这个尘世
所有的美好和光亮
而疼痛，是必须承受的
腰酸背痛的几天里，我仍在为它的火焰
而激动，却又为它的落寞
沉默下所有骄傲

为疼痛鼓掌。为生活的伤口
打开更多开满鲜花的门窗
在这世间，辛苦与贫穷，落寞与潦倒
是时间赐予我们的庞大黑夜
而火焰，闪动在那么多的诗集之上
尽管它最后，只是一把冷冷的灰烬
而此时，我头枕一抱诗书入睡
却像是枕着
诗神的温暖太阳

● 这些诗集，就像是开在墙角的野菊花

这些诗集，就像是开在墙角的野菊花
乡村的云朵是它的读者，过往的蚂蚁
懂得它的香气和露水，疼痛和骄傲

繁华的城市离它很远。而一株野菊
也有自己的精神文明之史：
这无法热卖的诗集，这些无人问津的文字
只是一株野菊，开在生命路旁的
一种坚持，一种热望

风吹过，有时也不疼惜它的内部
哪里苦涩，哪里承受着煎熬
庞大的宇宙，人群流传着更加热门的话题
而诗歌，只在寂寞的世界里
演绎着自己的心灵童话

卖是卖不掉多少了。这些精致的封面
这些素雅而宁静的忧伤
权当生命的祭品，活着时，陪着她独自欢笑
离去时，和她的爱与悲欢
一同深深埋葬

而那时，她可以骄傲地说：
“生活，你带给我的玫瑰和匕首
砒霜和毒药，我都一并带走了——”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尘凡无忧

● 爱，多么悲伤

爱，多么悲伤
透过你开满鲜花的眼睛
我看到了死亡

不是恐惧
我只是
忧伤着这无常

● 乡愁之茫

如同酝酿一场悲伤
我背着乡愁茫然往返

日子升起
又落下

那些发黄的记忆在看我
而我看不到它

● 从凝视到窥视

我长久地凝视过你。我的目光在凝视中
变冷。它曾经满含温热，甚至滚烫
你因此披着云的衣裳。
现在它接近窥视，冷静地缩短与隐秘的距离。
从凝视到窥视，仿佛一种觉悟。
它有狡猾的目的
也有不甘的难以言叙。
究竟哪一个是你，同样一双眼睛
冷与热的隔离，我深入其中
试图无限接近真理。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陈虞

● 办公室以外

当电梯门开启
进来的人
如被吸干了灵魂的影子
紧贴在电梯上
从他们的肩膀侧面
看到对面的电梯里
突然升起
一张似新叶的脸
正对着你舒展开来
又随着门的关闭掉落
在八十八楼
一个人打开了全部的笑容
如顶着个向日葵
在办公室门口
弯腰，和你握手

● 夏日晶亮的雨

夏日晶亮的雨
突然而至
像一群
远方归来的朋友
在院子里跳动
闪着白光

整个傍晚
我们在栗桂园喝茶饮酒
我们畅谈
我们的心情就像这
阵雨一样明亮

● 在这个早晨

天气放晴
在这个早晨
有人像一片云
一样，从这个世界消失
蒸腾的水气
哭泣着奔向大地

深秋的树林穿上了盛装
寒风中
叶子跳响最后一曲
它们集体向大地鞠躬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D

■ 朵拉

● 乌鸦

目送暮色离开
身后，影子举起暗哑的空杯
失声的过程，她看见水
结成了冰

枯枝被一只乌鸦占领
夜的黑，像纸屑
飘洒下来，光发出颤抖的回应
她提着悬念。有慌乱的脚步
跟上来

● 旅行者

征服的山峰
成为道具。她在修剪园里的花
接近泥土的气息

整个下午，一滴雨
悬挂在半空
这也是一件道具，她要在嫣红散落之前
完成这场人间的情史

完成——
一件白瓷的静美

● 年迈的乡村没有歌谣

十二月。寒冷
吐出真相，黑蜘蛛
吞食的喧嚣结成了沉默的网

昏暗——
昏沉沉，一颗豆子丧失思考的能力
它要离开一张叫做土地的温床

我藏在一页纸后
怀念白莲花般的云朵
怀念每一次涨潮，才能贴紧
土地的胸膛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董书明

● 听春雨

天空闲不住。蹲在银河岸边，用竹篮打水
提起来的是一段心境，漏下去的
是一场无边的春雨
只有大地的脸盆，才盛得住雨声
只有时光的剪刀，才能
剪断细乱的雨丝
雨水结伴春风走来。一对素有
洁癖的孪生姐妹
清洗着麦田的长发
清洗村庄
江湖，微词或春色。清洗
断桥，老胶片
清洗天籁。像干柴遇到烈火，像爱情遇到你，随机播放

● 终南山

喜爱一座山，和它的名字。从唐诗开始
它的春景，它的幽深
它的隐喻
以及，北纬 34 度、留下的伏笔
小剂量的芬芳，和自以
为是的风光

一个人，在内心慢慢豢养了四十年的
来路或归宿
只为，与一座山见面
拥抱

或，促膝交谈

到了终南山。“真的，不想走了”

山上的雪花

一片一片，幻如

佛前的蒲团，坐满风声和空相

一个人，向流水问禅

在口语里

露面。过亦官亦隐的生活

进也踟蹰，退也沧桑

站在，汉字的风口。一座山，转身

落泪，擦光了

时光的偏旁或纸巾

大地，只剩下

私奔的炊烟

鸟鸣，拖动孤寂的

光芒。今夜，深一行，浅一行，居无定所

● 别人的村庄

村庄闲来无事。把自己的名字改来改去

比如，我寄宿的天堂村

曾用名叫天塘。一字之差，含在嘴里

像吐尽了苦水苦尽甘来。现在，一提起天堂人

口语中，沾尽了嘴皮子的光

村寨背靠金凤山，面对苗岭山脉

中间隔着清彻的重安江

重安江的河床上，到处都是河卵石

大如鸵鸟蛋，时光蹲在窝里

耐心地孵化

石头也能长出翅膀与希望

向东，过了安马河，就到了茅坪、何家寨
这两个村的称呼也变了
身份证上分别填写的是安江和清水江
安江村有个几十号人的庄子叫“小台湾”

我这个外来人，刚来的时候
一直捉摸不透
又不好见人便问
当地农户为何要把地名起得
横生枝节。今天想起，还是政府英明
一条新建的高速公路，动员他们拆迁
铲除一个地址，像上世纪铲除异己一样不动声色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何百玲（笔名：低处的迷雾）

● 在纸钱里跑起来

火葬场抢去我的凉
为阴间采血
密谋充满闪电的小事件
夜色与毒药排演我的白衣和骨头
新鲜的烟霭抛出一只绣花鞋
冷香摇晃

倒塌的史册和灌木
拆洗管我叫迷雾的鬼夫妻
晾晒的咒语不肯舍我杜撰的柴门
拽拽炸狱里冒出来的穷孩子
衰老的仰望
扣押了我芒上的朝圣和接生的墓地
没有钥匙和地图

太烦了 在纸钱里跑起来
遇见阎王我就说爱
遇见混蛋我就和解
委身于虚构中的苹果烂掉我的身世和姓名
一丝不挂的盐是我丢在人间的序
窖藏的海水和灰烬失传于我精光的魂

● 五脏昏迷

我不想万岁 也不想忠贞
阳气流失的阿央白让我的生动下落不明

我的怨恨是找不到坟的小铲子
我的爱恋是退给地狱的烂篝火
厚葬我的血雨腥风冲开紫薇梅花数
浮出来的独木桥上站着我的大树和白马
叛逆的墓画遥远得让我五脏昏迷

那些被人世挤散的痛哭请随我舞蹈
晃亮的浮木加上一截暗喻
都不能缝做我的籍贯和主义
不要给予我智慧和善良
不要爱上我的痴呆和无用的血
旧在月光背面的罪和毒是我废弃的盲子宫
我死的地方扔着 没有主子的南瓜饼

● 道歉

回响着泥浆的身世
被塌陷的旧社会盗取
越来越凄凉的爱卡在阴森的旧病里
泛起的火卦在我心尖画符
不可捉摸的白
被偏僻的血源照见阴间的门廊

用忏悔分开我的虚妄和灰烬
我正在暗恋青烟掀动起来的大
海
我已吞服陌生的光芒 我正在幸福
那些窖藏的伤口吸回我亲爱的珠宝
不是矫情 也不是欢喜
是被烫死之后对遗骸的敬意和道歉

● 鬼月亮

光溜溜的狼嚎掀开阴凉的墓地
鬼月亮爬出来
脱掉的湖水稀薄成煞白的闪烁
我看见垃圾张灯结彩
飞得太高太有看头
添画得周遭全都动摇

被拆除的血园子一直下雨
把我的优美变成陷阱
小耗子鲜艳得丢了魂儿
上窜下跳 假装疯魔
小眼睛睁着贼贼的光
差点把我吓死的大灾
晃荡着泥浆里的坟茔和广场

最后的衣裳撕毁于妄求的花香与马蹄
我还假装文静地念一声哈利路亚
我的枯萎集合硝烟和旧址
稳不住的空气和天象
让我摸到的峡谷滑进破镜框
蹦出来的男妖精
从我的哀哭里阅读舞蹈
并疼爱我彻夜不眠的灰烬和肮脏

● 衰老在一幅画里

我是从凋零的墓穴
翻身到梅花经的迷雾
向生活扩建的广场年久失修
随身携带的祸水
不识我的善良和南瓜庙

用叛逆拆洗孤单和玄机
被舞掀起来时
我里面有菖蒲和海水
还有一截哭泣 打着补丁
绝对的痴呆卡住灯光
出血的侧面
吓死你

我不再否认
因为混乱的死扣
我一生的雨都下在凄凉的旧社会
肤浅的参悟摧毁我的质地清凉
我辜负日常和人间的疾病
衰老在一幅画里

● 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我不是红桃 A 也不是黑桃十三
我是一个平凡的女人
爱钱 爱用刀子画灯火和睡莲
在自己的毒上迫降美好

膝盖卡在鬼艳的石头里
我用疼拔除里面的幽暗和死在里面的海洋
着迷于暴露的碎片
把我解散在神眺望的封面

破草房子开始闹鬼
摇摆起来的矫情
溅起灰突突的破麻绳子
企图 领着倒上树的疯子搞土改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F

■ 风雨如磐

● 我

不翼而飞却又突如其来的
我的口唇和手指

我的残缺的面孔和鼻子
以及破镜重圆的眼睛

当他们合成我时，我想知道
他们知不知道
我的心

在哪里

● 当我是我时，我就是你*

探一条幽径
我是一条被囚禁的蛇
水草丰茂
河流绕过我干涸的泪腺
进入与我无关的血液

我颠覆于不见尽头的歧路
在雨的曲线和风的弧度中
匍匐于未名岁月
弯曲的眼神掷我于荒芜
我从无底海水中
打捞童年遗失的
那枚干果

那该是天空打开的一扇窗户
有云散落
我在夜色降临之前
看到那首卷曲的歌
从我的脉络穿过

所有声音开始战抖
在我嘶哑的喊叫和破碎的血管中
聚合。火燃起之前
从我尚未来临的时光的底部
取走最坚实的核

*保罗·策兰诗歌《远颂》的句子

● 乡关

掠过村舍的麻雀的翅膀像我黄昏
逐渐暗淡的目光，我以这样的目光垒起我垂暮的向往
土色剥脱成远古歌谣，我绘画自己的笔墨
已为时间的落痕收藏

我的乡关在夜与昼的磨折里日渐苍老，爷爷的坟茔
已被雨水和枯草描摹成一抹惨淡的苍黄。一千年
没有散去的炊烟在天空积聚祖先的泪水，泪水洒落在
变形的街巷凝为秋末冬初的白霜

哦，我的乡关，母亲干瘪的乳房
踩着 you 落满疮疤的肢体我对着看不清的远方不甘的唱着
童年的幻望。我是你的儿子但我已失去你的爱抚
在你的脸上我看到我的兄弟姐妹看不到的明天的忧伤

我的乡关，我的祖先为我筑起的梦境！哪里
去寻那道已被风沙掩埋的城墙？我把流浪的脚印
钉满异乡的空气和土地，却依然伏在你瘦弱的脊梁

日暮的乡关画着我的骨头我的血肉
画着母亲失明的眸子和父亲散开的脸庞

●上海之冬（组诗三首）

● 空气

细细密密的
蚕丝，织一条粗重
锁链

将闪烁威胁的光
融入心神，将
弃之如履的身影
纳入其间，之后

向礼拜的教徒
温柔呼唤

世界开始塌陷
死亡成为一副良方
患者忽略所有医嘱
径直走向坟墓

几点磷火
在远方
不停眨闪

● 街区

颜色凝固，退化
剥蚀背景。眼神
不再抵达视野，声音
干结于喉咙

光亮终于成为
零乱笔画，描摹
颠倒方向，本色
潜入夜深

一些琐碎句子
上演自我想象
将心的负累
掘出旧时暗角
布设于时髦新生

浊风骤起
被视为无奈招供

● 黑夜

眼神
是一次流浪的象征

裂变的神经元
埋没于失去水分
的天空，阴霾
是唯一风景

白色葬礼，延续
变形神话。吹起浮尘的
是来自神秘一隅的
未名之风

沦落不醒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风筝没有风

● 汶川

时针转过子夜
看到有人在网上点起蜡烛
“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把这个日期粘贴到百度
看到了汶川的字样
六年了，今夜
就这么将你遗忘
这些年发生了许多事
这些年
我们一次次点蜡烛
点到后来，点到感觉迟顿
点到心情麻木
点到我只能百度一下
才能记起一些时间的伤口

● 阜阳

十六岁以前一直住在乡下
十六岁以前
我就没见过两层以上的房子
无数次的设想中
能在阜阳生根发芽
平庸一生
该是多么幸福的生活
要建飞机场了
要建大电厂了
要建京九铁路最大的编组站了
要建皖西北大都市了
每一个消息都让我兴奋不已
你就是城市的象征
你就是我最远最高的梦想
十七岁那年
我从阜阳坐火车去省城读书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真的火车
却从此就一直路过你
越走越远

● 合肥

从葛大店上四路公交
车票全程一毛，随便哪里下车
那时一周要上六天课
周日我们的乐趣
就是在市区坐公交车
四路葛大店到亳州路
三路曙光新村到七里塘
一路火车站到南七
从乡下直接到省城
合肥的一切都吸引着我
公交线路上某一个陌生的站名
也能让我有下来看看的冲动
最喜欢每一个停电的晚上
不需要上晚自习
我们可以成群结队地步行
去两站路外的城南影院
两个小时后，再摸黑回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凤凰影子

● 火车北站

“火车不通国内通国外”的历史
只跟外国接轨注定是屈辱和可悲
——无论是铁轨 还是高原的季风
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题记

昆明的
火车北站深埋于旧日的辉煌
我来的时候
这儿早已经没有了火车

岁月洗劫过往繁华
剩下巨大的铁路博物馆
和一大片寂寞冰冷的铁轨
在落日的余辉下招魂

如今一条隧道穿越茫茫时光
使南来北往的人和车乖虚而入
欲望乖虚而入

● 滇池畔怀念一个人

我在月光寒凉的夜晚
立在五百里滇池之畔
邂逅你——
斗笠和蓑衣
隐现你的清瘦和沧桑

传说你在滇池之畔种满了梅花
月亮挂在西山龙门
池水倒映时光的荒芜
波澜不惊 海鸥不飞
三百年前的风袭来

四围没有香稻 没有万顷晴沙
没有九夏芙蓉 没有三春杨柳
一切被保留在 180 字的记忆里
你曾经孤独的守望这片高原之海
直到风烛残年
直到梅花落尽

● 变卖家产

变卖家产
典当生命
举家搬迁
说走就走

趁着月黑风高
数着遥远的星星
匆匆上路

挥舞白色的衣袖
向诗歌的女王投降
做她一世的奴隶
效力她的鞍前马后
死不悔改

● 停电的夜晚

某年 某月 某日
的夜晚
没有事先通知和预案
事前也毫无征兆
整个城市漆黑一片

高大的建筑物
在黑暗中象一只只巨大的怪兽
阴森恐怖 张牙舞爪
巨大的阴影投掷在地上
吞噬着城市的呼吸

偶尔点燃的蜡烛与火种
远远看去如鬼火 高低明灭
我在自己的家中
伸手不见五指

● 相框

流动的除了风景
还有人生
光芒之处
往往是呼吸屏住的那一瞬

不管是谁
来过或者没有来过
表演得精彩还是平庸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岁月仓促的划下印痕

烽烟尽头
你的梦挂在我的树梢

● 九龙山啊

生我养我的地方
多少个飘泊在外的日子
流淌着你的光芒

曾经低矮的茅屋
推醒初升的太阳
炊烟袅袅伴我成长

放牛打柴割草掏鸟蛋
渴了喝箐沟里的山泉
饿了食山坡上的野果
冷了燃一堆篝火

在你盛放的岁月里
奔跑、追梦
带着你的泥香 我辞别过大山

如今我云游归来
白发苍苍地站在你的面前
依旧如孩子一般
忘了忧伤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G

■ 顾北

● 请允许我去爱

请允许我去爱
沉默的那些人
因为我深深爱着
矗立的墓碑

请允许我去爱
拥抱这个世界
因为不能自由呼吸
而昼夜都在挣扎
而昼夜
都在
挣扎

● 清晨雪地

空气还弥漫
雪的清香
一粒又一粒火星
装饰着四野裙裾
有时，诺诺如站立一夜的树

虽然谦卑，也自成一格

有时，飒飒如清风
不安。矛盾。宛若调皮撒娇
但绝不造作
清晨雪地，唯一人独行
越走越远，就越走越远了
走成白一样的白
惊叹号那样
耸在地里

● 再生海

之一

晨曦中，吹灭一盏灯，合上书卷，微微闭目
闻见：时间之沙自指间簌簌而下
海的潮汐仿佛阵痛

之二

而自西方圣典中找寻一段未被注释的见解，详见《哈扎尔辞典（阳本）》之 22 页

“正当她读到‘黑影’一词时，佩特库坦发现古罗马露天剧场的黑影已投在他们脚下的路上。
他们到了。”

之三

佛陀呀
自悟得道：一
即永恒

一只盐罐的残片，也能窥见一丝真理的曙光

之四

血可书丹青！

船木承载的一瓢海水，是否还在沸腾？是否，所有的月光都在

双桅船孕育

新的礁石？

之五

一尾鱼，穿梭在闪电后面

它的身边，咆哮的船木

之六

生活的唯一缝隙，是用船木钉上的

之七

告诉你，大神来自西方

离船木愈近，咸腥味愈浓，亲爱的，海在漂泊

之八

悲悯披上了光的外衣

看见了床下血红的舞鞋

之九

种植在耳垂下的银鱼在模仿另一种蓝色

之十

芬芳的枝头有嘉木

之十一

《智典》有言：失败也是出色的成果

我的木窗朝北

一座海盛开在北边的果园

之十二

镍币比人更老

大海比念想年轻

贩卖月光的男人一脸朴素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顾鸿继

● 午夜，怅望星空

之一

三五点星斗，
照亮多大片夜天？
眼前飘过巴掌大的云，
像一抔黄土，
随便就把草芽掩埋。
不起风，
云就无根而坚挺。
风来了，
夜空又璀璨起来，
已不是三三两两的眨闪，
而是星海繁浩，
在夜色苍穹摆排耀眼的图腾，

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遮覆，
就像这茂盛的春草，
覆盖原野。

之二

眼见一颗星时，
或许它已经消失在宇宙。
未见一颗星时，
或许它正在宇宙的母腹中酝酿。
高山仰止，
看见已是万千之缘，
遇到岂非经历亿万次凤凰涅槃？
暮雪朝霜，
清露丹枫一一
而我们总是一再辜负仅有的岁月，
并用昨日的尘垢，
让明天的新生蓬头垢面，
再以垂垂老矣的昏黄，
去回顾一路走来的死水微澜。

之三

星光明媚，
如果夜有足够黑。
我枯竭的想象，
终难以感受天空繁星旋转，
总以为一切可以因循，
星河里用得着刻舟求剑。
明媚星光，
那是最冷峻的光明，
只照见锦绣江山，

只照见崎岖蜿蜒，
那么，
为什么要辜负漫天清辉，
并用如金的光阴，
寻找檐头的蛛网，
墙脚的蚁穴？

（选稿编辑（石生）

■ 耿永红

● 豆荚来信

你来信，说起乡下豆子熟了
烈日下，豆子一颗颗炸荚
像九月的夜空，星星四面迸溅
擦亮你眼里生锈的锋刃
豆荚的低语中
你最终没忍住爆裂的欲望，和豆粒一起
把金黄的岁月炸开
而异地，是豆子挚爱的明天——

读完你的来信，母亲
此刻，我这枚颠沛流离的豆子
多想删除所有皴裂的秋天
重新走回，炸开之前的豆荚里

（选稿编辑：石生）

■ 高山流水

● 爱

14° -22° ，适合说些凉意
探访白花菜，熹微里
工地推开的一片松土没有悲欣
却暂时安置流浪的种子：
车前草、虾钳草和白花菜
花事已盛，一些苦涩开始坐果
原谅我偏好春天
原谅我折断了它们的枝叶
哦，希望这些清凉
融入我的经脉
在中午热浪袭来之前

● 想

喜欢南京的香樟树
喜欢小溪里的水蛭和田螺
喜欢街坊夜半的蛤蚧声
喜欢悬崖边的金银花
喜欢红土地上的三七和薏苡
原谅我因为错过或憧憬
如此肤浅地爱它们

● 清明

有些树先开花再长叶
有些树先长叶再开花
明艳或素洁，需要多少轮回
才看清河的流向
芦花低矮，模糊了季节
诗句是暗夜的堤坝
是卡在咽喉的一根骨鲠
淤积的痛滋养了一片荒芜的绿
春天渐远，谁的丛林失火
留下一块清明跪拜
的伤。我们抱紧土地
有庞大的根系
却不断被拔起、移植
多少人，故乡成了异乡
异乡又成了故乡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H

■ 花语

● 或者，中秋

或者，只能以黑的名义
包裹这俗世的肉身
耸肩，摆胯，扭动腰肢
以适应现实的驱动
无常的变更
在四季的轮回中，将卑污的灵魂
更深隐藏于秋叶脉络的纵横
滴血的透苦
流泪的是难
汗水浸润华年的更迭
于深宵
消瘦于月圆月缺

或者，浅吟低唱
已不能表达清秋
转弯路口一枚落叶的哀愁
而我只想化作飘飞中

金黄的一缕
堕落前，于风中
反复洗手

反复摩梭

我翻动的节奏
是中秋的御旨

● 除了死亡

它来过，以风的姿态
门窗轻叩
它触摸我的额头，叫发烧
安抚我的肺部，叫咳嗽
而此刻，哮喘的排箫
摧毁一个中午的安眠
我吞服命运的头孢克肟片
受令于时尚的急支糖浆
铁轨与枕木
我在野菊的故乡巡行
苦难的酒杯，我端起又
再度端起
一饮而尽的火辣
灼伤了我偏近中年的不安

且放声高歌
颂扬我五月的隐忍
六月的彷徨
宿命的苇白，在七月
高过蝉声

且歌，且放火烧山
荼毒的面具
晃过诗歌的披风

在八月
我不装

这是最后的挽歌
爱过恨过，仇视与偏执的矛
请再度对准世俗
这凡尘的表演
形，大于义
声，重于质
它薄厚适中，拿捏有度
而我，不再奢求
荣誉、权力、爱情、财富
生命的马车，拖着轻

这是最后的赤诚
不要雷不要电不要闪
不要跃跃欲试的暴雨和狂风
除了死亡
还有什么，能将我指控?!

● 慢下来的秋天

槐米无香，楝实截断天空
雁阵南飞
我吞下诺言，出尔反而
着黑袍，穿花衣
诗歌的酒樽
泼洒了一个下午的灼热
漫下杯沿的温度，实属多余
长满杂草的铁轨，从灵魂深处
伸向远方

摩拳擦掌的爱情
曾与我交叉而过

皇城西路
一截绣花的旧苹果树
练猫步的喜鹊
嫁接分娩的九月

是的!爱情
不过是种还能绽放甜蕾的小感觉
它开白花，比栀子初心的纯香
更甚
秋天就在泛黄的树杈
摇头摆尾
掏出落叶的格杀令

那是旧日甜蜜的皇城西路
命运让一只口渴的猫
与滴水的水管对饮
而紫藤的深处
皇城根矮掉的土墙
转身不见谁的踪影
而只有大雁塔的风筝
拽着音乐喷泉的水柱，高上来
矮下去
此去经年
慢下来的秋天
不甜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猴头 L

● 换个词吧

当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我看见天空铺在了地上，看见树木倒生在水中
鱼儿在人群相思地游着
每到中秋，月亮就残缺得不行
阳光在夜晚照亮了你害羞的脸庞

每一天活着，都是生日
有生之日，你在不在我都想得不行
从身影里走到我心亮处。——我是说离别
其实是走得更近。你看黄叶飘飘
都是为了来年，糟蹋绿荫

公布于世的，都是正确的罪恶
隐于黑暗的，都是错误的真诚
多年以后，你才知道自己内心藏鹿
逐鹿中原，一直都是假象
就像我刚说出的话，又飞快地回到口中

如果可以删去一切
我将把道路删去；把视线删去
把太阳一缕缕地删去；把思念删去
把海水删去……把我决绝地删去
让你在垃圾桶里发现珍宝，再还原

并永久保存在，你心火灼灼之地
不变节、不褪色、不示人
——对你施暴的时候是鬼，对你示爱的时候是神
铺着天空，盖着海水，点着星星
不再想着，换个词吧

● 童话

我不想开掘头上的泉源
任其憋不住，往外喷火
让周身的毛发直立，然后焚烧掉
就像格格巫奸笑的那样

贼一样地活着。忙着踩点
忙着把蓝精灵的蘑菇屋装饰一新
有着堂皇又隐蔽的居心
把白雪公主、人鱼姑娘偷来同住

甚至在黑心柿子树的树洞里
曲解圣意，躲过了一百年
并在每个月夜爬上树端，眺望人世
眺望曾经闹哄哄的家园

家园是如此不堪，和荒凉
连我头上的泉源，都要干枯
我不敢出汗，不敢哭泣
不敢把我的孩子，交给别人

我痛恨自己不是真正的王子
不能真正拥有白雪公主和人鱼姑娘
我的孩子没有人情
一只黑蜘蛛，就可以收取他的心神

作为人类，我罪孽太深
我盗取了童话世界里的纯净
现在，我准备流干身上仅剩的水
然后。然后我渴死自己

只有这样，我才能把童话还给孩子
才能把孩子留在森林。才能
让灵魂和我的白雪公主、人鱼姑娘
过上快乐而又幸福的生活

● 九年

九年前，我才九岁。
嗯，其实到现在我也没长大
那时候，我只想走进。
现在也还是在走进。可是一直很远
远到相隔十九首情诗。

有时候想，就九岁吧。
这样还可以懵懂里胡乱幻想
比如，青梅竹马啥的。和你过家家
把你的布娃娃抱在怀里哄。
或者，你就是我的布娃娃多好

相比王宝钏十八年寒窑

九年，才过了一半。还有九年的成长啊
我不知，爱情长到十八的时候
人，是不是已经老了。老到
连一次简单的离开都经不住

九年。比抗战多了一年
比你的唢呐声，晚了千年。
我咬着手指，尽量感知不太疼痛
只是，在你面壁的时候
我等啊，一个不留神，睡了过去。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昊飞泓

● 芦花纷飞

那年十月的山野缀满色彩
成熟的秋天，它告诉我渐走渐远的青春
在身后，它偷偷的笑
让满怀心思的芦花纷飞
到现在我依然清晰的能够回忆

驱车走进那条山沟，秋雨把水泥路面清洗干净
没有飞尘，偶尔有鸟鸣从落叶缤纷的树林里飘过来
时空的寂静，可以听见心跳声
路边泥泞，对面的车把我挤下坎沿
谁在身后惊叫，我诡秘的笑

我喜欢不明白一个人的心思，喜欢
小孩子一样做坏事，对面幽怨的眼神
芦花纷飞，十月秋凉
一段往事的伊始从酒醉后上路
那份美好不夹杂任何不良因素
包括名利、世俗，包括真挚的感情

● 一桌饭菜

生活就是生活
需要一日三餐和茶酒
稍稍恋酒，喝温热老窖。一屋子的气息
近黄昏。灯火初上

眷恋客厅里那若有若无的旋律
穿过门道，穿过尘世的阻隔
化作一曲优美的绕指柔

土豆片、小芹菜，地道的水煮豆腐
我偏爱菜肴里老家的味道
嗜好在桌边静静的品尝一丝温暖
哪怕就一丝一缕、一瞬间
它也会让我找到回家的路途

吃饱喝足，累了
坐在桌前，看忙碌的身影
厨房里洗碗的流水声。电视播放新闻
国家也是家，一个大家
有家的感觉那就是温暖

● 山上的雪

我热爱那高高的山岗，原野的树林
因为山在远方，所以我不断的行走
之后诸多的猜测和多情
源于美人迟暮，我不得不感叹

一场雪让山野素裹，我第一天做梦看到了山顶的树枝
恰似雕琢的玉。它们在等候我
也许是我们，也许是一场前世的邂逅
从山北到山南，劳顿必不可少
山顶的篝火和热乎乎的饭菜让午后的阳光更加温暖

雪地里都是我们的足迹。那个午后
秦岭是静寂的金色，这个冬天有些压抑
心灵的冻土在火堆里渐渐融化
风尘中，我在我的记忆里，静静地回眸那段美好岁月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槐蓝言白

● 告别旧年

这一年将过去，这一年我们彼此
如狗忠实，如马驯良，想法旧式样，
我们是彼此一封完好无缺的信。
对恩爱的体会是一小口一小口的，
我们是对方的投递地址又不太清晰，
无眠悬停于仰卧，日常幻影来往于素食
和翅羽，你扯了我身上的毛线要去
长绳系日，我旋转剥离，只剩一件秋衣。

这是愿意，若能挽住时光。一次醉酒，
酒香一礼拜都散不去，不达佩斯、
布拉格、日内瓦、维也纳，那片湖水
将到达，帕格尼尼也将到达。太过冷
或安静本身就像一次生病，轻音乐
迷幻于偏僻街道，水管是出路也是迷局，
镇南，花苞刚绽开，它说嗨，却不知
清馨情由，你说嗨，你是摇荡的叶芝。

宿缘，业力，时间移动时，有些感觉
会开始向我们偏移，感觉时刻相加
和性命相减。既已饮下了露水，就
不再呆钝迟疑，荻苇是打牌兄弟，
你端出酒杯，却又在心里流淌着贯珠。
只有我依旧躯壳寒凉，在腊月颤抖，

又有闪避的心坎烛火，玉山颓倒，揉皱
冗长册页，我是暖意和眩晕的败兵。

能耐心听话的人太少，在大范围
黑的虚空里，黑的虚空本身就是光芒。
我总在黑夜问你，你能看到我吗？
我以为我写了这么多年诗就真的
写出了诗，嶙峋瘦骨总有幽光吧，
何况还有黑的本身？你却说看不见，
又伸出手来摸我，那是一小会绝望
缠过来，手式干枯，你又丧失了五指。

而我们已习惯，买回的盆栽只有死去，
没有活来。但我们知晓，它们的生命
在原著里隐约着，生死消息是无关紧要的
轻雷。有重型卡车穿过家门外的公路，
我想到了转盘机枪，日子哒哒哒地射出去，
想像中的雪花那样大，大得像警戒，腓尼基人
和凯尔特人带来了英语，旅行者心中有座
温泉，我们一说告别的话就会有新热流涌出。

● 趑然

一部短篇，硬汉和体面，
一场演奏，扭打和敲碎，
河湾处，相视一笑就能有交情，
一歌不能唱仁月，
实用的美学，剔透的水塔，
跳过去，跳过来，界限是莫测的绳子。

从陌生到熟悉，方形的信，
一片锦葵，谁说侧身不是抵抗，
小心避让，蒙羞的干草场。
谁在反常中孵抱无常，
跳过去，跳过来，溪流旁的青草
是茂密的头发垂着，
耳朵啊，迟暮的手头活静悄悄。

而梦是游移的风，到黄昏
富庶港口，肉桂香在晚餐的窗口。
能记得是能看到的一块阴影，
三月野花在四月书中，
跳过去，跳过来，书中黑线
像钟声隔开了晌午和日落。

四月在石铎的弦上，
换得一把碎骨使人轻松遗忘。
四月手掌合十，不曾颤栗，
像泥土一直要僵持到五月，
跳过去，跳过来，
五月亮晶晶的米堆上，
左边是伤感迷阵右边是天启祷词。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寒山依依

● 去秋天等你

取出袖子里的小闪电
还给这干巴巴的日子吧
我累了，安。

我的短裙子围着候鸟转了一圈又一圈
还是没能飞起来啊
没能去你泪水的尽头飞一飞

倒空镜子里彩色的粉笔头
让日子伸个懒腰吧
蜜糖还你
毒药还你
东风还你
火柴棒也还给你

烧掉脚背上灰答答的羊角花瓣
把这碎日子过完吧
安，我先走了，去秋天等你。

● 空着

天边边孤绝的一抹蓝
你不要来

豆灯下打着盹的纸条儿，它们洁白的梦境飘飘，飘飘
眼看要够到我心爱的男子
夜色多么盛大啊，安
就让天空着。让我空着

● 给你。或给自己

午夜漫长，足够我假人子之名借来月色
画一座巍峨洁白的高岗，作浮土的眠床

A.

那么她们是烟色的。起伏的辰光之间
我吹弹可破的小小贪念

树影儿已然高过房檐，谁的杯水浅浅
洒着半圆的月，执意要等一个晴天

如何能不是我的。这痴缠。这汪然。这咽下去的喟叹
如何能不是我欠着你的

B.

一定是花瓣上慌乱的雨滴
误入了失重的时间，黄昏才轻轻摇晃
漏下彼岸之门
没有一星火焰立于风口之上
照亮痛的形状
二月毫无征兆地安静下来
它轻轻摇晃
一定是先于往事抵达的暮色太过粗砺

我才能越过低温而精致的孤独
看到你

C.

“如果过去，是一处没有你我同行的地方那么
我们就不要活在那里了”

把草船还给天空、草山还给镜子
把草房子还给飞鸟疼痛而多情的小舌头
我们去春风浩荡的今晚吧
从此就失无所失了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和佩

● 今夜

今夜，我乘着萤火
提着月亮这盏灯在赶路

今夜，我远眺故国
故国的伤口上撒满了盐

今夜，我找到天边
也未见不灭的大地之灯

今夜，我剖开胸膛
大地之灯瞬间照亮夜空

血染亮灯火，光插入石中

黑暗在快速沦陷……

● 青杏

抛开杏花该谈青杏了
青杏三岁就会背《锄禾》了
那背诵的声音如行云流水
曾一下把我拉回故乡六月油锅似的田野

但他九岁还不认识这就是稻田
一回来就把它改成了足球场
还笑着回答头顶夕阳和蓝天的爷爷
米——米是超市里长出来得

● 泪松

清晨就流泪的知友松树啊
你为何脸挂我老母的忧伤
为何不将我这浪子的心事
托轻柔的风悄悄告诉家人

其实，我也想学那群多变的秋云
有时像鼠，有时像狗，有时像牛……
永远能使全家生活的无忧无虑
永远能享受这蓝天的无限温柔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胡新开

● 诗人抑或疯子

我羞于在他人面前
承认我是诗人
因为别人总喜欢问我
“诗人是什么”
我弱弱的回答
“是文字的疯子
词语的癫痫者”
“那你还要写诗干什么”？
“唯有我成疯子，
世界方能静止”
“哦”他们若有所思 拍拍头走了
丢下我 和世界抱头痛哭

● 诗 心

舍头弃尾
心定要保留
一首诗
该这样诞生
诗与情
每枚汉字
都是前生遗留的情人
她们轮流侍陪着
我今世的孤独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J

■ 见 闻

● 还给今晚的月稍

抬头
月在树梢
低头
月在水中央
摘月
捞月
对猴子而言
是个两难的选择
不变的月啊
只入眼难入心

● 别友人

你怎么说走就走了
连头也不肯回
其实我想告诉你鞋带松了

远方究竟有什么样的诱惑

使你义无反顾地追寻
可你的行囊
单薄得实在让人心痛

一卷铺盖和一卷书
你说都是御寒之物
能阻挡外来的内在的冷风
而且到了远方一切都会有
这个我信

因为没有谁可以改变你的初衷
即便明知是错的
远方到底有多远
你并没有明确
只是说三天后日落前可以到达

你也没有告诉我是坐火车还是走路
不过我心里清楚
对你而言只有双脚是自己的

多少次我想脱口而出
远方低矮的门扉前
是不是有一双美丽女孩眼睛在等你
可你的身影已经消失在地平线
唉，你的鞋带松了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荆无涯

● 夜的空和虚

那时，神性在暮光里隐伏
死亡只有一种气息
白天逐渐死去，星子复活

光年被多事者反复提及，这个抽象的词语
并不那么漫长——
一些黑将会填补一些遗忘

湖泊静如处子，路过的人忘记了点灯
亡灵藏于水底，他们打捞白和光
一阵风恰如其分地经过

就会惊扰一只鸟的落寞
那时，湖面升起一层雾
掩盖了他们，以及一个胀大的空虚

● 点燃，或夜与风

关于春天，首先想到的是花朵
点燃的花朵是春天的导火索

每一个路过的人都有一个曾经，每一盏夜的灯
黑包裹风，夜包容黑，这个世界多么黑

每一个拐弯处都有一个等待

一只乌鸦的飞翔唤醒一个人的黑夜

一个人在黑夜里起飞，点燃一片鸿毛
轻与重的哲学，在灯火里摇晃

点燃的词语拥有了生命，每一句诗行
都有一个如风的影子，走在春天的前面

● 解药

花朵被命名之后——
微信告知，春天将以风速前行
每个人的状态都有不同

折柳的人，在谎言中返回
说谎的人，带着伤风
上路

镜子里的人，以窥视阳光而幸福
她在镜子的反面埋伏
最终会截获一段失忆

一只鸟成为天空的一部分
它像一枚解药
暂且缓解了春天的忧虑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剑客无剑

● 第二十一级台阶

该苏醒了。春光碾过熟睡的身体。
那个还未死透的人，
就在草丛里。

他学着虫鸣。
学着深山里的狐狸叫。他要把一个活着之人的情欲
在叫声里泛滥如溪。

他坐在草丛的草尖之上。
草丛弯着腰。
坟墓，向后院的梯子招手。

一只潜鸟，在墙壁上松动
它要飞入那里。我知道，又到了这个季节
他要起身，替我去活。

● 一则漂浮的寓言

他今年6岁。
他要听着故事才能睡觉。
从前有座山，山上一座庙
庙里有个老和尚对小和尚讲故事
讲什么故事呢？我讲这故事
都讲3年多了。

他总问我：为什么这故事讲不完呢？
我也曾这样问过母亲。
我不知道如何回答他。

后来，我就开始续编七个小矮人
和白雪公主的故事。
我续编的故事，很简单
就说七个小矮人现在睡着了
你喜欢的白雪公主也睡着了。
故事里的人啊，都住在寓言里
长大了，你就能见到她
和他们。所以，要快快睡，快快长大。

有时要续编好几十这样的故事
他才能睡着。有时出于工作
就编一则最管用的故事：
小孩子不睡觉，我就去寓言里
和白雪公主找玲子荡秋千了。
他最喜欢和隔壁的玲子
在楼下的小广场
荡秋千。
他喜欢玲子的白裙子
在夕阳下的秋千上，飞起来。
而我最喜欢他，亲玲子脸庞时的样子
像个小男人。

● 还魂记

1

摇晃的枝影，从窗口落在脸上
像印了一层老年斑。木凳上，

徒然衰老的老人，打着瞌睡
窗外，雪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密而无声。偶有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
火盆里的木炭就红一下，随后
一些细碎的灰，就在小木屋里乱舞
大黄狗，养了二十年
前年老死了。也算善终
可我还活着，身体还算硬朗
就怕有个病、灾，躺着床上
慢慢等死。现在过去的很多事情，
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
也不知道 2014 年，离现在
是 50 年了，还是 51 年了？哎，
他叹了口气，抬起头
老棉裤，好像想起了什么
天啦，他长着一副五谷玲珑的脸

2

狐狸皮夹袄反穿着，润滑的毛
贴着心口，这样更暖和。深冬
山里无人，连个猎手也没有。前年之前
还可以和大黄说话，现在连个说话的对象
都没有。前些日子，来此旅玩的北京青年
帮着埋葬了大黄。仿佛就是昨天的事
昨天是哪一天，我想不起来了
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说过话，好像过了 50 年
又好像过了 51 年。他皱起眉头
像搓过的苞米芯。哎，你怎么还没来
看看我这把老骨头啊！他伸出烟色的手
在火盆上烤了又烤。看上去，那双手似乎
有熟了的味道

3

他想着想着，便又来了困意。
最近困意来得紧。一睡着
就梦到年轻时候像一只豹子
隔三差五和人打架。这不怨我
谁叫那些人偷偷摸摸，给你塞小纸条
还在上面写诗。翻墙头，偷果子
是因你和你家的杏子树
现在想来那青杏子直流酸水
你的学生装和短裙，是真好看
你骂我小坏蛋的时候
我就醒了。你一直喜欢叫我小坏蛋的
我一直喜欢你这么叫

4

夜还很长，除了发愣
还是没什么好干的。仿佛有重要的事，
但偏又想不起来。我们相好的那年秋
是 2014 年，还是 2016 年
我也记不清了。只记得是你先讹上的我
学会了写诗的那晚，我为你念了一首
你就生生亲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说明天出门打工，你说要先为你
负责。可柳家屯的那桩亲事
必须先退。说媒的李二嫂说
那姑娘长得壮实，侍弄庄稼，是一把好手
屁股大，一看就会养孩子。
我如实相告，你说我是小坏蛋加小坏蛋
2046 年，或许是 2036 年，
我从背后拥着你，轻声说：

有个小坏蛋，爱你的断藕裙。
你笑着，捂着漏风的牙齿，说我老不正经
这么想的时候。我仿佛看见木墙面上起皱的木纹
越发深刻了

5

睡着了比清醒的好啊。
我看见了你在梦着我的垂暮之年。
没有人爱我
我也不想再爱别人
还未告诉你，我有一副睡着等死的决心
天就亮了。
你依旧是，起床，洗漱，做饭
哄孩子起床、上学
走时，照旧写一张便条：
今天有雨，出门带伞，中午饭你做
这周不许上网和陌生女子聊 Q
闲着难受，允许你
给我写诗。
砰。

6

有刺眼的阳光照进来
他粗糙的脸皮和老年斑，一块块往下掉
他在书桌的镜子里，揉着惺忪的眼睛和太阳穴
昨夜睡得太实，脑子里一片混乱的发胀
我凑进，瞅一瞅他
这个一脸倦意的中年人
正是我一直讨厌的那个人
他指着黑格尔用了四卷 100 多万字去谈的美学书籍。
黑格尔谈清楚了美的核心定义，就是存在，

美的最高定义，就是虚无
可我不知道这个梦，是不是？
那个在北京写诗的女孩
是不是我一直想爱
又不敢爱的那个人？
镜子里，他突然开口说话：
这么大岁数了，还扯出爱来，真不要脸
我靠！

7

山坡上，一头黑色的老牛
一直在山坡上啃着嫩草
好像每天，都出现在窗子的对面
好像每天都是故意
让我看见。而我，诗意全无。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寂寞的眼睛

● 内科病房的走廊

爹住院的几天
内科病房的走廊里
一对老夫妻
针头扎在老太太的手上
吊瓶被麻杆儿似的老头手中带叉的木棍儿
高高举起，之间的滴管
像一根相连的血脉

两位老人面无表情
茫然的眼睛平视前方
他们没有相互搀扶
缓慢的步子却很一致
病房，洗手间，短短的十几米
被他们走的那么凄凉

没有人和他们说话
他们也不认识谁
人来人往和他们没有关系
他们就像一股自我强势的寒流
在这里登陆

内科病房的走廊
日夜亮着昏暗低沉的灯光

● 十字街头

繁华喧闹的十字街头
一个年迈的老妇人
在捡拾散落一地的白菜叶

秋天深了
翠绿的白菜叶
在阳光下
是那么耀眼

绿灯亮了
一串催促的喇叭声响起
老妇人更加惊慌慌乱
就像自己驱赶自己的一支鞭子

● 生存是一生的病灶

风湿骨病
是夜晚长满痛的刺猬
被生活弓一样拉弯的脊背
射不出离弦的箭

四十几岁、年富力强
是极不协调的七上八下
不约而至的种种病症
更像一群狰狞的债主
来我潮湿的中年落井下石

我无处躲避
睡时蜷缩、醒时迈步
我是一个靠耕耘获利的农具
常常有烦乱的冬闲
却很少有静养的心情

生存就像牛马脖根の木枷
病灶却是腰间一生都解不去的麻绳
活下去如果不是徒劳
那么，幸福
就是和我们说谎最多的
一位亲人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静雪

● 海韵

潮水又涨起来了，暮色胧着的沙滩上
你的长发随风飘逸
身影沉默，泄露着你的秘密
跳动的心律
在慢半拍和快半拍的节奏中
驻目大洋彼岸的呼吸
此时，海上明月升，三只海燕翩然远行
你知道，这里仍是一个人的海
就像你，独恋这片深邃的宁静
忘了来、忘了去

● 只如初见

此时，月光躺在我们中间
安静得没有一丝涟漪
我轻轻呼吸
不想让风，触碰那撕扯的隐痛

长长的藤曼，曾柔柔盛开着春天的
花朵和鸟鸣，也盛开着秋雨和落叶
如果，除却巫山，
那些小心翼翼拧紧，而相携的日子

不必理会蜘蛛的吐丝
亲爱的， 天空高远
那些至性至情的过往，有我的
小性子，也有初见你时木质的延伸

● 一场雪，下在了身后

某种隐含的颤栗，没有以往的多
甚至，你说一场雪下在了身后
也没有惊醒远处的黑暗，一张空椅子
无法诉说，那双触及云朵的红舞鞋

说到天鹅湖、她就沉醉，这么多年
她在自己的小城，守望蓝天
守着自己珍爱的舞曲，守着某个神圣的字，
从不曾离去，只因他已隐匿在她的生命里

那个季节，天空冷得发蓝
那些朝阳的花朵早已落幕
路灯下，来不及辨清夜色的方向
影子消失后，你再也看不到她了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L

■ 绿衣

● 音乐中的女人

她内省，灵修
在音乐的调色盘上
迷恋天籁
壁画上清冽香气，占领密室
内心的热烈，只用一分钟盛开

有时，生锈的金属宣判她的罪行
歇斯底里，与流动空气中的摇滚
构成暴力。她彻底

陷在春天的沼泽里了
头巾、柔软丝质的绸
像一场雨水，镜子里的疾病和相思
轻易，将她绊倒

● 风中飞跑的火焰

月亮倒伏的那一刻
一丛野火生出了翅膀。风是温柔的导向
它懂得自己
想要穿越什么

所到之处，是非黑白的交界
杂念全无

这是它必经的路
一棵树，矮小的草丛
那些绝望的、闪耀的、郁郁葱葱的事物
仿佛都不存在
它裹夹着前朝的绸缎
散放泥土微香
沸腾的血和冰冷的骨头

这已经是事实了
疯狂的火焰
孤独的火焰
它像是一匹红色奔腾的野马，在风中驰骋
扩散，蔓延……
也不是为了什么
它只是自己，独自燃烧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落幕

● 卷笔刀

尽量把自己包裹的足够结实
面对刀片子的时候
还是心颤

锐利旋转刻薄
事先知道也不能未雨绸缪
生活会拥挤过来
把瘦弱
把干扁
把枯黄
把我们过滤
脱落木屑。露出漆黑发亮的笔芯

● 双面人

进门。笑容满面
足以融化初次见面的谨慎
好烟；好茶轮番上阵
他说：好好干
有空间有安全有发展
整片天空都摇曳起来

转角不经意地反光
透过另一口井
我听见来自深涧回音
他们的待遇可以——
他把手向下压了压

● 并不苍凉的角落

月亮会爬上半空
洁白疏散空中的黑
空留几只夜莺的鸣叫

在世界的眼中
我可以无限的小
轻飘飘的游荡

也可以在一个人心里
伟大。并且不设防
推门就能进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李轻松

● 因疾病获益

那疾病的美带着红晕，从一个隐喻开始
她发现了苍白的底色
左手写诗，右手焚稿
仅限的表达都在轻咳声中
婉转地说出这世界的积郁
隐藏的阴影是热的，在夜里洒开
不为人知的盗汗。潮红。孤绝。
从病人到一个病人，她不可复制
三月的暗疾，十一月的梅花
都忍下了满腹的狐疑
她哀而不怨，继续她的煎熬
每天她都比疾病早醒
在前嫌里凝神。而她的旧怨在药里
久治不愈或不治而愈……

● 落秋

这是似曾相识的秋天。深秋的风啊！

我的深情已无力到达

这深蓝的身体流淌液体。太阳

那温润的一轮

在我苍白的左耳和右耳上兴起

我抬头时你已敛下落日

迫使我回到童话中

看见脚趾垂下。最小婴儿的宫殿

已在我早衰的额上消逝

了无痕迹。在你从前的传说中遇过谁？

谁曾在我们的中间活着？

我的发稍竖起，远离的鸟群被再次追杀

我纠缠的手，对你的回忆无一表达

让秋水流尽。一条丝绸

在更深的埋葬中闪亮

最丑的老妪 最美的少女

使我用尽了哑语与盲文

在火的心脏中丢弃了一生

有什么一去不返？这之前或之后

我在桑麻中洗脸

听见叶子啞地的金属声音

我的面相已阡陌纵横

十月的正午我昏昏欲睡

混沌的天空 碎屑的灰尘

我看不见的东西让我沉坠下去
一种魅力 深渊般无法挣脱

在谷穗中颌首 面对往事
你渐渐翻过来的掌心突然收回
我寄寓的桑叶已被蚕食一空

● 十月的最后一天

今天一天，我的额头不断地撞上树叶
鸟儿在把握中逃亡。是我的未来
我深秋的深处深不可测

有什么声音可以溅满一生？
我听见家禽孵化的微响
在繁殖与欲望的边缘 再度迷失
是一种无形的沉醉 一种口渴
在骨骼深处上升。我双手合十
祈祷十月的最后一天
被雨雪清澈的身体徐徐展开

一些亚麻色的长发被四下吹散
一些日子在十月里来去。逝去的一切！
它空荡、脆弱，一种毁灭的力量
使我的肢身如莲。我的姿色

谁能够在睡眠中独醒？
是欲坠的果子 在我眼睛的空间里
被汁液填满。是一生的尘土
与我祖母的宠物一起消散

这蓝色的街景 人群以及雨雪
石头般被流水留下
珠贝的海 叶片似的脚印
在十一月濒临的沉暮中
过去一样无法重度

一去不返的岁月！在我面对两幅手相时
被老年攫取 而松开的一瞬
我的一生已经失去

● 春之暮野

春之暮野，有一片缭绕的气息
鸟鸣时心便更加幽静。通往秘所的小径
一朵花、一只菌子也有朝拜之心。

所有浪迹过的天涯都不是绝境
都会有水、有漫天的草、有林下之风
牵牛花沿着裂纹爬上了我的鬓边

一些古老的物种正濒临灭绝
我想把你们全部揽入怀中
像我爱过的，正在爱着的，整个世界

我与那些母性相通。一只母兽
面对猎枪时坦露了自己的胸乳
喂完最后一口奶，再从容赴死

世界啊！你分娩出了朝阳与血

却婉不出缺憾的人性，人性之脆
有时偶尔的崩溃就是恶念……

我要与一滴春雨慢慢落下，我还在人间，
与每一种生灵对视，看他们眉目清新
心地如画，我会如此地怦然心动！

那被遮蔽了的光芒、那莫名的笑意
被那些植物灌了浆，授过粉的身样
都是一些孕味十足的河蚌

如果我有幸也结了小苞蕾，
我就是一坛丰饶的蜜罐，
三辈子也用不完的今生，来世还用

我在春夜推开我的窗口，哦你们都在
能在就好。我会遇上每一个游魂
谁还在乎我用老迈的声音与你们通灵？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李元胜

● 剧场

那些熟悉的细节，再重新酿造一遍
时间被挤压着，发黑，发出淡淡的酒味
他们相互爱着，但并不肯定

追光灯扑向他们心里的空白
那里是一个水洼，车轮飞过，水珠四溅
是啊，把一颗心中的水珠泼向所有路过的人
行走的人，在停顿后仍将行色匆匆
他们试图遗忘的，夜幕下仍将继续
但人们带走了他们看到的一切
空荡的剧场，仿佛树被拔走后留下的巨大土坑

● 日记

在你疾走的躯体中，另一个人
正缓慢转身
你们共同折断了某种东西
有一些疼痛，不能像牙膏一样向外挤出
有两个人，在众目睽睽下变成了蝴蝶
日记里充满了可疑的脸
盲目的路标
日记里充满了时间弄断的链条
它们的另一半，继续卡在我的身体里
我可以在半天里虚度数年
而半天，也只剩下这几粒药片

● 给

好吧，现在我接受你的看法
一个无法分辨雾气和河水的人
永远无法获知自己的边界
我这只盲目的蜻蜓
飞着，看着，听着
却不知谁在驾驶，谁又是乘客

但我不能为此否定这一切——
我在生活的边缘飞着
也在迅速变黑的田野上飞着
正是我看到的，听到的
堆积起来，构成了我的心灵

● 当我停止思考

当我停止思考，安静地坐下
在心的附近，灌木会更加繁茂
会有更多的细节
像鲜艳的小瓢虫，清晰地出现
在我身后，露珠越来越多地悬挂
生活选择那最纤细的枝条
弯出一道好看的弧线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李京涛

● 淡淡地想

九点，有梦爬满我的身体
哦，先生，你不明白，我可以解释
从头发开始，从女人的第一次经过
我想看看，她的灵魂是什么味的
重金属是不是超标，我的心超标了

雨刺破了云，"小姐"她不接受这个词
就把诗碾碎，洒在伤口上。
有些东西，有些人，放手吧，
比如女人和丰满的臀，难道年轻就不能说“臀”
是的，我对诗歌不忠，体质下降
身高也是这样

谁来审判我呢，一首诗，一个你？
判我监禁，放逐，能怎么样呢
我的手划过你的身体，如羊脂玉般的……
“接下来……嘘，我在想什么呢”

● 像个人那样

他说他像蜜蜂，这有什么不好
你就是不干净，脑袋黑，内心暗
像一片沼泽，有人在里面挣扎，现在
我会拥有礼貌，向那棵优雅的树行礼
它像人，它掏出心里的石头，还闪着光芒

而你没有，先生，我可能是只野兽
你会命令我，像个人那样，脱下自己的帽子
向人们微笑，他们胆子很小，心里荒芜
除了口袋，是不是装满我爱吃的
星空或者珊瑚

阳光还在，天空深蓝，你叫什么名字
我会自我介绍，而那些衬衫，灵魂
以及日记里的过去式

我会因为没有，而被解释为一个人

● 京涛的诗

你的衣服一定是俗常的，黑色的
但是究竟在哪，才能找到你，人们抬起我
像抬起木桩，日子变软
甚至可以直视一场梦而不受到惊吓

风挨着我的皮肤，这是我的世界
我坐着，山缓缓躺下，女孩们，她是不是叫烟
往事里的烟，我看不透的烟，像一场迷雾
我的手指，叮当作响，雷雨来了

我伸出的舌头像一片大陆，天空在里面生长
还可以找到将军以及厨子
野兽是圈养的，露出美丽的爪子与皮肤
喜欢日记和流行音乐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李若冲

● 涂毒鼓

数步之外即是红尘。在玻璃后面，或
天使的偷窥中，捕得多少禅悦和悲伤。
在影子大街，乐总是多于哀。因为
他们不愿把什么都写在脸上。即便如此

也无济于事，莫若平静的走过。

路总有岔，像写出的“人”字，
并蜿蜒成“众”。一次可笑的出场
像以石击水，泛起周围注目和惊艳。
谁在曼妙的丈量时间——
除了你的五线谱，和美女矫健的双腿？

你从怀中掏出神秘的礼物，只是一晃。
深情眼神不会那么快的消失。
风在掇拾地上的纸鹤，教会孩子们飞翔。
那些都去了，像用纸抒写的昨天
——都在你愤怒的撕扯中随风而去。

还有多少眼睛迷茫的向着未来
比午后的阳光还缥缈，比念头还不定。
还有谁老大不小了，沉重的吹灭
生日宴上的蜡烛，吹得满脸都是泪水。
还是笑容悦人啊。一杯咖啡慰我心。

这是额外的平静。当众芳消歇
你终于也偏离了你清奇的轨道，昨日黄花。
漫漫长夜，也曾遭遇了很多星星
但都相继亮了一段就灭却了，
只有月亮，耿耿于怀伴随一路。

（选稿编辑：石生）

■ 刘根社

● 墙上挂着的窗子

窗子一挂起来
墙壁就改变了意义
空气内外勾结
有了阳光
有了雨声
有了每天的遐思
和眺望

室内空间成功地
涂抹成彩色
窗子坚强如冬天
在雪花飞舞中美丽无比

对面
是一片古典的树林
弯弯溪水
林间躲躲闪闪
自在静淌
千年不干不涸
从古至今
一个动物都没打扰过的
淑雅而高贵

这片绿色
是窗子约定的风景

挂起来的窗子
有意地
把风景拉近
与窗内看风景的人
融为一体

墙壁 挂起窗子
就有了生命的意义
空气 青春盎然
温暖如爱
片片飘来

（选稿编辑：石生）

■ 梁潇霏

● 潜伏者

他出现在
你某一行诗句里
像一条潜伏的鱼

他游动在
你伪装的水草间
云朵也为他遮掩

夜晚
他浮出水面
闪耀着瑰丽的鳞片

可你却无法
与他交谈
你说的话他听不见

● 迷

背对你
才能看大海
那张铺开的巨大绿松石
此刻 暮云
正化身为两只接吻的海豚
而沙滩是婴儿的睡床

岸上穆斯林女孩眼如墨玉
我的长发已经及腰
空气中飘荡着海草的味道
如果能有一方
神奇的珊瑚色头巾
月光下
我就可以坐在潮汐之上
再用砗磲打制出闪光的项饰
你找到我时
会认出我不是一条鱼

（选稿编辑：石生）

■ 郎毛

● 父亲走过（组诗节选）

之一——看戏

在寒冷的春天
我送父亲走过剧场
他要去看戏
而巨大的雷一样的声响正从他的胸脯上滚过
压迫而鼓舞着他
他像一个走过刑场的英雄
瘦弱而威武
他在巡视这个世界
从黄土高原
到黑色土壤的东北
他巡视着他的古装戏
完全忘记了寒冷
也忘记了种过的园子
那园子离他越来越远
直到花儿凋零
他也没有回头
而我却永远跟在他的身后
走过尘世的喧哗

之二——呼吸

麦地里

父亲的呼吸吹开尘土
吹出无数缝隙
吹出阳光和戏曲的通道
吹出泉水的通道
父亲躺在那里
泉水永无止境地漫过
荡漾着他金色的毛孔
麦地开始翻腾
无数的根须滋长起来
缠绕在父亲坚硬的头颅上
而父亲仍然在呼吸
他只剩下呼吸了
这细小的大地的种子
潜入麦地之后
狂风大作

（选稿编辑：石生）

M

■ 墨指含香

● 在山顶

即使抵达，我的头发也沾满尘世的灰
你在脚下，还是我
正被吹乱的幸福一块块码高
是的，太高了。谎言和这个冬天
或许比活着，更容易攀登

痛苦是更远的山，是哗哗地云朵
忽略的腰身和性感嘴唇
城市和凛冽的街道，最终穿过
我还是迟到了，距离健康隔着四季的风
我吞咽生活，试图盖住九点钟的锐利
你打开松涛，把一根针从我喉咙里拔出

● 这个秋天是条忧郁的河

哥哥，越过田野
我能否在排成人字的候鸟中找到你
那丢在你身后的麦地
是否知道你的脚步有多么轻柔
那曾经是最明亮的小路
为何此时让料峭的相思居于其中

哥哥，时光的铁锈已布满秋天
只有你是一个玻璃人
难道没有一棵白杨可以把你温暖
哪怕是一棵泛着枯黄的狗尾草
为了一朵云，你孤独地走了
是否它的远方能让你的心不再沾上灰尘
也许它比我更爱你
送你梦境也送你一条过冬的围巾

哥哥，今夜没有光
你的笑容是一轮刚刚挂上树梢的月亮
秋天的关节里有一场预约的红雪
落叶在我们当中
它是否是我们此世不再忍受的痛苦
你猜，我会不会流泪
在你窗外，把月亮挡住的时光再数一遍

哥哥，这个秋天是条忧郁的河
我能否逆流而上

回到从前，回到睡眠的源头
我从你的眼睛里看到我的黑暗
像冰凌一样的蓝，是不是我们的家
我寻找我的心，在被雪灼伤的屋顶上
在失血的秋天，我只想为你把围巾戴好

● 致爱

我爱你，不光因为你的样子，还因为，和你在一起时，我的样子

——《爱》罗伊·克里夫特

每当我想念
春天已来不及等待
我的生命沐浴在密集的冰层
等不及东风一睹
我已把全部的温情
交付于土地

每当我忧思
夏夜已来不及留住一粒虫鸣
我的眼眸锁在最黑的幕布
等不及华月着色
我已把最后一片云彩
揉成急雨

每当我凝望
秋果已把清香留在你手里
我的身体是片即将离世的树叶
等不及西风相送

我已把灵肉
完整还你

每当我爱你
雪花已读懂我温凉的诗句
我因你而选择消融
这瞬息的美
我宁愿用一世修为

我可以孤独苍老
我可以消亡在爱的虚名里
但我不能让你走失
连同笑容一起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玫瑰之冢

● 无依

多年以前，他曾有匹烟青色的儿马
掠过及腰长草带起风，瞬即
吹响内心最深的孔洞。天空被
尖锐哨声划开，裂痕里流出金色
且温暖的光。是的，那时尚有光

此去经年。小通巷的四号工厂
还停泊在孤独星球上。而肥硕
的中年男人此时正摊坐在冷气房

他无精打采喝茶，无精打采发呆
无精打采打量一群群背包客渐淡
的影子被灯光变短又拉长。一匹精致
的陶制儿马，像就要奔跑，又
无精打采停下

这是场较量。时间的沙子卡在
半月板里卡卡的响。狗尾草
如火如荼，它们野野的昂了昂
下巴，便再没下文

● 无法

同兴路，凌晨四点才入睡，像极
记忆里卡普恰盖的夜，每个骰盅
都盛满粉红色呻吟，轻轻的撩拨着
唤经塔隐身的亡灵。而你却被
楼上哭泣的姑娘惊醒，那么大声
像关在黑屋子里的风。她反复念及
一个男孩的名字，骂她的狗
摔塑料梳子，一次次试图
将镜中的自己扯出来，塞进箱子
邮寄给另一个快乐的自己
同兴路，着实睡的极轻，一阵
送葬的鞭炮声，便将它唤醒

● 无识

这也当真无所谓好与不好

像多年以前竞相开放的紫罗兰
挤挨在一起，不分彼此
是亲密的姐妹与情敌，会
随时击穿梦境，越过岁月沟壑
相互厮打着淘干我存数无几
的眷恋。这有多伤感，慢下去
仲秋渐亏的月光下，每片枯叶
都很锋利，割破一河静水
无可阻挡着瞬即痊愈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木芙蓉（施丽琴）

● 一直流沙

必须走过牙石路。风扯动细碎的声响
母亲点亮烛火，穿针引线，穿过东边，穿西边
棉花锤子一样的陀螺转呀转

一天天，一个个时辰。哦，黑夜已经习惯白乌鸦
看不见背影。最美好的时光是昨日，亦是今天
我在母亲眼睛里寻找
仿佛醒来，仿佛又睡去

来来去去，山没有动，水依然是水

我是如何明白坐下去的凳子换了椅子，又换凳子

抽掉伤痕部分，抹去凹陷的肉块

一圈又一圈年轮。像站在悬崖上那棵青松
习惯于观音指上不动声色的苦难

● 遇见花瓶

桥上正在下雨。一些认祖的就跳进水里
打了个圈，无影无踪
花，确切说是更多如花的人去往何处

叶子掉落的危险
恰如遇见花瓶被什么漩涡抱住
今日，盛大又风华

只怕流年夹伤一条河
舟楫亦到死路

而雨变得那么细，无法进入
嚣张的词语，在人世供奉的瓶口
拉锯虎牙

桥段早已张满弓。是时候
天地吻合，暗自服毒

● 女人花

漂泊在时间长河，四季再也无处躲藏
凝霜含露。枝头料峭中探出身子

一念人间芳菲，春晓万物醒。又一念大地辽阔
止语，无欲无往的心

总要在春的怀抱隐遁忧伤、执拗、痴妄
如一枚坚果咬破生的秘密

水可以救赎火焰的舌头
当每一根肋骨挣扎在疼痛边缘，何处又是寂灭之所？

红尘万里皆寺庙。网在木鱼声中的花颜失色
少女情窦初开也罢，中年顿悟也罢
老无所老。垫付一生的热爱，重蹈覆辙……

走在摇曳的路上，开开合合，生生死死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N

■ 南杨玲子

● 秋风不解

那些老去的
在更深的夕阳里
晕染我的半壁江山，而寸步不前的是
经年里的一场沉醉
这让我恍惚，面对镜子里的那个人
她在摇曳，似烟如梦
羽化了人间

● 如此良宵

说好了，不再想
白玉兰开在记忆里的三月
而我的净瓶是空的，这纯粹的清澈
我爱着，没有负担

● 新旧辞

旧时灯火，还未熄灭

隔岸阑珊，又平添了几缕寂寞
想那火树银花，纷扰
一个人的轮廓，千山皆为背影
万水皆入梦中

不解，是缓缓一醉
醒来又物是人非，而贪念
如毒，恰是这样的季节
想起那样的你我

借风声，缠绵花枝疏影
转身的留白，如月色，在黑夜里
怎么看都是崭新的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0

■ 欧阳玉

● 可惜不是你

写诗的时候我多想把自己弄丢
甚至视线模糊，读过的书一直干扰我
一个下午，毁了重写，写了再删；
就像曝光的老照片，无处阑珊
一杯水打翻一桌子的惊慌

关于雪的描述，一夜之间白了山川；
回复和签收没有期限，等着就回屋睡了
梦里没有雪，心照不宣
出行受阻的人，大多没有商量
盼望和到来是没有邀请的上帝
可惜不是你.....

（选稿编辑：石生）

P

■ 翩然落梅

● 星星的走廊

这里转过去就是
俗世：大米饭和小咸菜
被遗忘的稀粥的清香
象七十年代的筒子楼里
那种五味杂陈的生活气息

人们混乱地走着，臂膊擦过肩膀
抱着正在变老的小孩
将死的人
倚着栅栏坐下
看看外面变幻的湖水
和擦不尽的云

在冥王星上会看到这颗蓝色球体
不断消逝又绵延不尽的
水流的走廊上
有人突然跃下
进入诗人眼中的虚空
只有栏杆外不再衍生的群山

缠着栏杆的葡萄藤
是永恒的，重复着一秋一死的面容

● 在李商隐墓前

那一直在雾里徘徊的青衫男子
终于坐下来。此时落日普照
麦苗和打碗碗花
朴实得令人悲伤

馒头似的坟丘喂养着这些
终将隐入黑暗的人。
我们无意义地闲聊
一边咀嚼，一边放弃自己

“那墙边可有新的出口？”
三个来自未来的少女
引我转入另一扇门。她们无声地警告我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哦，黄昏，一首无题无字的诗
正缓慢而精准地
穿过并终将离弃
他、墓园、我们淡而薄的肉身

● 山中

擂鼓般的山蝉音响掩护着
石头内部巨大的寂静

占据着它的
来自元古的神秘之物
一直跟随着我们

冰冻的一海深水
被风翻卷的云朵——
波浪
突然从凝固中被唤醒

外星之光照耀
山背对着我们
静静地翻转过来

时间在缓慢地褪壳
你我变为微生物
彼时
自然昭示它即是命运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盆栽菩提

● 种树

很多人手拿铁锹上山
很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从一个坑到一个坑
我想把自己种下去
然后在远方
看自己慢慢生长

● 春日的灰色下午

坐在山顶
我拆卸一座闹钟
一切预备好的情绪刹那间无影踪

突然就想起你
年轻的一枚硬币跳了起来
往上的瞬间
我看到你的脸
世事沧桑不改当初的绚烂

事情就是这样
拆卸闹钟的时候想起了你
关于你，我不知道的总是比
知道的多很多
这让我万分沮丧

● 琴弦上站起来一匹马

杀猪人从各地赶来
风像一条狗拐过街角
三枚落叶贴着你的脸滑落
然后我写下：
无所事事

夜晚要比歌声来得稍迟一些
伸出手去拧一把
这湿湿的东西
人称-----
“乡愁”

夜是白的
目光是爬行的五线谱

● 那一年

许多人不知道
远在远的时候多么美丽

那一年，没到的时候闪闪发光
过去了的时候也同样闪闪发光
后来我忘掉了忧伤
你，也忘了。

村庄拉着村庄逃跑
之后是荒原
之后是高山

在山顶
我已经不能肯定
有没有牵过你的手
一切，都交给来生吧
满世界的人都在寻找丢失的东西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帕萨

● 写于二月十四

比大雪更昂贵的
卓尔不群的芳心

抓住我的空虚

你是二月最暖和的客人
幻象弃用的一首诗，
把手足之梦唤醒

冬天的最大奥秘是白
从方形记忆中抽身
揭示疲惫的大海

你的愿望不死
像本质的草
在精神铿锵的边缘铺展

● 被感光的词

沉痾与迁怒的喜剧
你说出的真相
有着比碉楼还完整的细节

玻璃和雨在感性窗口上暴动
旧忆跳闪死亡的星宿
急切而且苍翠

谁有正义大水冲压苦难空境
祈祷辞如孔明孤灯
飘出饱食寂静的村舍

旧痛被新痛催眠
钟声退回到钟里
命运绳索暗哑

● 旧雪

措辞于三月闪耀
把握内在的逻辑

气息准确地穿过
静树和止风的烦恼
世界到底多好
我是说明天的世界
为什么我们伪装成土豆
而羊草蒸蒸日上

昨天的雪地有开阔的情人
马奶酒加琴声后面的长调
忧伤的蒙古太阳
在生活的背面
煎出童贞与火车的味道

蜜意不为旧念所动
我委身时代音调中
掸去信仰健忘的回声

幸福或有伟大而危险的收容
在鸽子的经验中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Q

■ 千朔

● 待位. 下一站 6 车 19 号

列车经过不惑之站后，你还是
待位；扩音器重复报导下一站地名
斗六的圣玫瑰印象很慈爱，你说
六，是吉祥数
所以不坐靠窗的位置
就不会把影子与北极星，迷路

尾随鸣笛而来的七里香，很城市
路灯仿佛是个守夜人依旧
在自己的倒影下种植梦
为了赚取整个明日的光
它爱夜，爱上穿黑衣的你
的孤独影子

影子，其实是长笛降 b 大调后的变奏曲
时间奏鸣石头，路过的站牌指示光的方向
我在程式中防止任何一种木马病毒
再变种，再变得
更加不可思议的敢爱敢恨敢
杀死一首诗来停摆一个人的
人生

● 8 车 9 号. 月亮靠窗

四月。紫藤已开满天空
热烈前进的却是与太阳同名的花
那只拿着笔的手喜欢画图
羊很白星星很白月亮，也很白
只有夜，黑得画不出来而已

你说让月光追着吧！
我看着经过窗外的浊水溪
它有话想说，它跳动着光
它说着希望希望希望
跌进耳蜗里的树声
代谢掉整座岛屿的雨，结石的海岸
仿佛从远方迁徙到眼前
这个季节：南方缺水

我把染过色的葡萄挤压入杯
水，其实还很春天
只是鸣虫与蛾一路占领
河声渐渐浸透土地
共振核声，音乐高八度音
之后，又高再高的高音

● 2 车 1 号. 邻座唱歌

「云，就是迷雾。」这么老的歌
在邻座，反复着唇的造形
好像樱桃从树上被一颗颗地摘下
未熟，不甜，不想吃的
火车便当：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的奢耻
爱情黄金，应该等重

是网路订票的随机命运

2+1

是中国不可抗拒的质数神话
我把误入车内的蜻蜓抓住
它将祷告的仪式画在窗上，隔着走道
让一朵花模仿另一朵花地造出
生命隧道，民谣就是这样地被传唱
浪，是始作涌者

于是做一截朽木漂流
将岁月最后赠予的纹路侵蚀
以艺术的眼光精雕出上帝垂怜的模样
钉，再钉，再再钉地钉入生命
的痛，被唤醒来的知觉
一定看见你
眼中挣扎着不掉落的海

● 5 车 13 号. 靠窗的风景错过雨

写一首长诗，就会看见云
将所有青史的墨渍复活
守着羊群的苏武和上帝同一模型
他们在一片不能吃掉自己的狼群里
沉默。一件件被褪下的豹衣
沿着风让草群穿上，河流
比较喜欢自己是植物，不能吃的

数字，对于挑食的人是迷宫
对于拆解过汉字的印度僧人，常常

从头顶发出ㄥ音，书上说
这是佛留下的大地母音
月光如雨，关于基数的使命
要给这车厢中唯一的孩子坐
5 车 13 号的位置，他说
一直错过爬上天空的彩虹

这是幸福的忧郁。我告诉一个孕妇
五月，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勇气
所有会长大的时间也会缩小
我在孩子的时候，不敢坐火车
只抓住移动天空的烟移动
你
晴天，雨天

● 站票：门边有风陪伴

和风交换心情也交换
寂寞。所以掌心多出一些夜色
触控笔就画出手纹里的白线
其中，纸鸢是多朝代象征
那年我们丢弃机会也丢弃幸运
你甚么都不承认，只说
「命该如此！」

关于日记所留下的轨迹
火车无声。我搭配一首背景乐
盘绕日子，没人听出是故乡的童谣
所以鸡鸭风马牛都自成乐园
闹钟一再提醒准时从不让人迟到
你关上门，却忘了关上衰老
与死亡

你说：通道，把远方拉近
但那些都不是目标，因为眼睛
的方向错误，鱼
只从大网游进小网
我双手抓满后方追来的雾
时间满身大汗，顺着铁道
腹蛇前进，后，消失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穷人

● 万物论

天空空旷，大地空旷
花草芳若尘埃。酒杯里有十万匹马在奔腾
奔马也如尘埃。同去取火的人
或在春天化为蝴蝶，或于暮钟悄然飘散

● 人世间

群鸟分食于林，而又散落
蝼蚁遍布于苍野，众草覆盖
荒烟似慢走的云，因风而徐亦因风而疾
晨昏是阴、是晴或雨不定
路上众人时走时停，时又消失

● 存在

酒、失眠，和面对枪口的焦虑

让路口的行人变得错乱
太阳落在身后
他们携带的行李有深秋的苍凉
烟尘弥漫在城市低处
此时，放空自己成为一宗罪恶
但我很清楚，那些转弯处不断消失的人
不是我认识的人

● 暮色

当所有的人褪去身上的太阳
广场中心，风从四处吹拂一面旗帜
黑色的鸟群压低天空
它们掠过的城镇
有阔叶的树，和凄迷的灯火

● 天涯在天涯

乌鸦的预言，离夜色不远
而夜色内部的肉身却被谁掏空？
陶罐里储存的水
发出长笛柔韧而孤独的光芒

我看见一个人
在很远的地方抽烟，月光微弱
没有想象的那么悲伤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千山雪

● 醒

从梦中痛苦地醒来
偶然发现灵魂遗失
静静点燃一支香烟
待生命慢慢地焚烧
月光透过淡薄的窗帘
斟满空空的酒杯
倾听下意识的梦呓
胜过理智杜撰的谎言

● 阿 Q

阿 Q 的脑袋
长条尾巴
大师的文笔
真是妙趣横生
不过百年光景
秃头成了明星
把小辫塞进裤裆
还是一副阿 Q 的德行

● 新江雪

江湖险恶
不行就撤
我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
一赌气

承包了桃花源
三年我迈出三大步
第一年卖桃子
第二年卖人面桃花
第三年卖依旧笑春风
听说北方有千山
鸟飞绝人踪灭
我决意：编造一批蓑衣和仿古的鱼竿
在沪深同时上市
开发寒江雪

（选稿编辑：小鱼儿）

■ 秦菲

● 一个女人去了一座城

一个女人乘坐高铁去了一座城

她去那座城见一个男人

英文叫 dating

中文叫约会

约会之后

她们去一个酒店

她们去一个酒店的房间

她们去一个酒店房间的床上

她们去一个酒店房间的床上
来

熟悉彼此

一个女人去了一座城
后来离开了
带着满心的陌生

● 抑郁症女人切芒果

那个抑郁症女人切芒果
她举着一把水果刀
她切芒果
她切到手指
她流血
她不管
她不疼

那个抑郁症女人切芒果
她举着一把水果刀
她切到手指她不疼她继续切芒果

● 沉默的男人与柏林墙

沉默的男人好似柏林墙
你想连夜扑倒他
好去西柏林看风景

（选稿编辑：小鱼儿）

■ 乔桂堂

● 秋雨帖

秋雨有些慌张，有些绵绵
该归仓的果实，还挂在枝头
不明不白。脱落在田间的果实一拧身
站成不合时宜的青苗
山坡松柏，秋雨一擦，绿得腻歪

父亲被我种下，到了秋天
还没有发芽，睡得沉香
挣扎于人世的我，也成一颗
无人收割的稗子
风吹薄我的体温
雨熨平我的念想

那些不怀好意的蟋蟀
说三道四，让秋天瘦不下身子
绵绵秋雨，竟拉不成合适的曲调
置身旷野，流水落花，步履苍茫
恨自己不能做牛马一口草料
不能为一粒独行的蚂蚁当作蓑篱

（选稿编辑：石生）

■ 青蓝格格

● 青春的悲伤

我的青春比冬天都老了！
它的心灵可能更接近一位瘦骨嶙峋的母亲。
在一片稻草和黄花之间
它一定形似金枝，
它留给我的，多于它从我身上取走的。

它是一种剧毒，加速我的死亡。
但它又挽救了我。
它像一个小小的隐形人，
却送给我一种
巨大的美——我洋娃娃的躯体，女巫的
心，就可以证明。

把它称作月亮的蓓蕾也可以。
它给我投下阴影的同时，也给自己投下阴影。
但我还是无法驾驭它，
因为我听见我的女儿一遍一遍管我叫：
“妈妈、妈妈……”

我有时候假死，有时候真活，
有时候献身于一切
它为我虚构出来的事物——
呵，我真的不是在悲伤。

我是想造一座天堂……我是想用一种力量继续
向上生长……

这与青春，
像，
还是不像？

● 真理

一个人胸膛里的水区别于骨头里的水
为了向我证明这个观点
他送给我一个显微镜
而我拒绝了他。就像拒绝某种誓言
就像拒绝一个
提着灯笼的人所带来的光明
为此，我将被迫再一次成为女人
尽管我不再相信来生
为此，我将一丝不挂
只是为了证明我洁白的身体酷似
晶莹的霜。就在刚才
远处传来一阵薄薄的
破碎声……哦，它们是越过
肉欲的咆哮而来的吗？当它们从
一个女人的乳房爬向
另一个女人的锁骨时
它们所呈现出的
一定是我们驾驭不了的明晃晃的光芒
它们在尖叫过后只留下
“沙沙”之声……
这又区别于水

这又区别于骨头和胸膛
一株株麦子长高了……
我就是那个在田野上走来走去的女人
我的男人，耕田、种树
用一个个腐烂的面具
唤醒一具具
沉睡的身体
这当然也包括
我……呵，在沉睡之前
我还没有被埋藏
我对他最大的回报就是好好活着，越过田野
穿过天堂……

● 完美世界

我还是不够锋利
白天写诗
夜晚睡觉
写诗的时候，我克制自己
睡觉的时候，我放纵自己
你们看到的是
写诗的我与睡觉的我
相互缠绕
但只有我自己能够分辨
我所做的一切只是在截取梅花的片断
我尽力地将自己变得
再冷酷一些
冷酷的同时，我还可以妖娆
比如，我可以同时在
写诗和睡觉的时候构筑

蜜蜂的尖叫

蜜蜂就很冷酷

它见证过那么多花儿从绽放到衰落

它见证过我闪烁的眼睛

从未离开过一条遥遥的银河

它给我疼痛的同时告诉我那才是属于我的

完美世界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清风冀

● 美人两首，七绝

其一

松檐久寄乐清虚，酒令诗筹兴有余。赢得闲钱三十万，买山并与美人居。

其二

宿醉初醒睡起迟，梦肠入枕忘相思。美人不许我先老，隔著窗儿唱竹枝。

● 七绝，暖榻

暖榻不催人早起，青阳何事丈三高。起来诗稿闲相阅，满纸愁看皆五毛。

● 七绝，咏北美乌鸦

黑头黑足黑腰身，莫笑乌鸦名不伦。我厌其声不报喜，人言此鸟可通神。

● 七律，有感老毕事

谈风烈烈酒醺醺，一饭燕朋高出群。戏语含沙射青日，媚心作餌钓洋君。

公知此日尽成虎，老毕当时枉献芹。可笑毛孙争马鹿，祖庭例自闹纷纭。

● 五律，游洛基山

夷域风光异，高天日色明。公车当远路，幽客且闲行。

雪白森林暗，霜严山气清。初知洛基好，惆怅忽无名。

● 游春诗几个

一

此身合在读书楼，别似当年明月秋。一树从容花满色，海棠不是旧时愁。

二

千树梅花风乍摧，纷如乱絮急惊飞。可疑秀色遥招眼，勾引春山绿更肥。

三

宿醉初醒睡起迟，梦肠入枕忘相思。美人不许我先老，隔著窗儿唱竹枝。

四

松檐久寄乐清虚，酒令诗筹兴有余。赢得闲钱三十万，买山并与美人居。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S

■ 石生

● 世界也许就是这样

早晨
睁开眼睛醒来
阳光闪耀着
映照在白色墙壁上
窗帘微微浮动

只在一瞬间
那么多事物飞逝而去
无穷无尽的黑
飞上山峦顶峰的翅膀
一张亲爱的微笑着的脸
一群一起游泳的鱼
消失不见了

我握了握松软的手
深深呼吸着风
慢慢记起自己的名字
是的，我是叫做李阳的那个人

呼啦啦

都能听得到另外一些事物
朝我飞奔的声音
我想起远在乡村的父母
过去认识过的
每一个人
我记起了自己的语言
还有文字
记起这片宽广多变的土地
这片土地上的历史
排着队的那些诸如善恶
道德、荣辱
爱恨
高尚与卑微
像带着酒精的针刺一样
又重新钻回身体
我记起了自己的年龄
是的，突然记起在以前
我也曾写作过诗。

● 就像是诗

你肯定是没有去过的
因此只能请你想象着
散落在村庄附近的那些
废弃的枯井

无论是禾麦葱郁的仲夏
还是收割后空荡的初秋
风和麻雀在一旁
他独自轻轻隐身

大地上开了一个口
不停朝着天空说话

也请你回忆起
你曾见过的一些

爬山时路边的一块石头
博物馆里的一块鱼化石
洛阳龙门石窟里一尊佛像
或者城市街道上的少女雕塑

请你侧耳凝听微微细语
希望你能听觉出她

她们体内点着的灯
听到松涛阵阵
听着波浪翻滚
听到金戈铁马的杀喊
听着对世人叹息
听到水草吐着水泡
听着寂静里
转身而起的千句和一万句

就像是雨从屋檐落下
滴在裂开的水泥地上

就像是诗
就像是我

● 黑夜说

黑夜说:惟有以黑暗
于寂静中
无叹息、无面容
无词语的存在
这，才是真正诗的黑夜

小区里
灌木和松针隐藏身影
街道上樟树群沉默
哗哗的海边森林舞动
鱼在迷雾的池塘中睁眼
微风拂过武夷山的纱巾
哒哒哒，动车在铁轨上爬
往南方去
玉龙雪山顶层的白
依旧纯洁

听，雪们在呼呼交谈
像是诗
是对世界的感知
犹如一生中
内心的一点爱恋

● 桃花潭

是因为
之前的少年岁月

已经耗尽了对词语
轻与重的掂量
内心起伏如水波
早就历尽人一生所应
承受的遗憾或焦灼

站在桃花潭边
这个年纪
眼中只是看到青草、矮树
白屋青瓦
白鹭在远处低飞

风的吹过
更加承认自然本源
犹如一张宣纸
反衬出内心的寂静

唯一觉得的是
如果在这个地方与人告别
其它所有的告别
都不能再算是告别

反而是要纵酒
高歌
头也不回
根本不用挥手

在没有桃花的桃花潭
一个人在此吟诵
低声交谈

只能说明她
亦或是他

结伴而来的人们
仍旧是尘缘未了

● 神经论

我神经的时候
看每个人都是神经病
我不神经的时候
只是觉得:个别人才是神经病

因此想起过去时代的诗人们
1980 年代至 1990 年代之间
那些自杀、杀她或者被杀的前辈
虽不可取，但至少活得真

最让人作呕的是某些
如今活着的我的同辈
那些真的神经病
比神经病还要神经病的人

他们不自杀
没有杀她
当然也没有被杀
明明是活得好好的

但他们却在文字中

一遍又一遍死去
随意杀人、拆迁
强奸、绑票
随意劫掠美女财宝
成为山大王
成为此时此刻:中国的皇上。

文学是允许虚构的
尤其诗歌
当然这是你在见到真人之前
见过真人之后

你必定会说
原来文学虚构得还远远不够
比起生活的真实
文学其实并没有丝毫虚构

这一法则同样适用于
如下人群:
主席、书记、委员
教授、专家、校长
伟人、英雄、模范
当然还包括,人人内心的自我。

● 云朵

在后面的这些文字里
我很想完成
对云朵的控诉

这是个飘忽不定的词语
也是个未知的事物
像是我们从早年
到晚年一生中
所有的憧憬
和不甘一样

她们远离
高高在上
不知道要我们经历多少失望
挣扎、绝望
经历无数的黑暗和冰冷

永不可及的
永远是
像云朵们一样的
虚无缥缈的内心

她本来也是来源于泥土
经历过静谧
身躯的扭动
悄悄在升华
雾一般迷人眼
最终脱离这人世

哪怕我怨恨
我愤怒
我呐喊
我呼天抢地

她永远无声无息
不顾生灵的渴求
在攀爬不到的天际
若无其事、悠然自得

哪怕我坐上飞机
一路追赶
想要和她交谈
或者得到她的微笑

这怎么可能
她呼啸而去
只剩下呆呆枯坐的
如同每一棵冬季凋零的
灌木那样的耳朵

因此，我希望所有的云朵
有一天跌落下人间
哪怕伴着狂风
漆黑又寒冷
一滴一滴
一头扎入到深厚的泥土

我们，所有的路人
也会在某个冷清的码头
突然相遇
频频招手

你好呀
一生中苦苦等待的

美好时光和旧相识
你好呀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沈鱼

● 无所记

深秋是个好词，但是空
鹤也是个好词，但孤立
人间的宁静胜过死的宁静
你还可以远观，在半山，或绝望处
每天练字也是物质病
精神病要用空想解决
但虚并不是一味药，疼只是药引
泣血的落叶满足了伤心
你还要让天空哭一会吗？
少年人有更多闲暇
老男人却只想嫖妓
人到中年，我养猪

● 随记：活法

余生，只有怨恨扶持我
我还没有勇气做恶梦，也没获恶人提名
十月一日大笑
十月十日大哭
之间的九日，抱尸度日
残忍至于疲乏，不择杀人手段

但种花人说：花开九日，当有八十一种活法
悲观是一种爱好，储蓄伤心的人却痛恨泪水
他说，我只是教你如何从绝望深处活过来

● 此刻，那时

仿佛，恍惚
上午灰心如雾，忽然晴天
而我所欲是一场大雨，雨也是陈旧之物
我需要旧物来确认肝肠不毁吗？
记忆也要复习悲喜的选择题吗？
是，不是。手淫注销的空虚，证明
感伤并非实体
对爱恨的判断只对个人有效
消磨抵消厌倦，色情瓦解爱情
我爱这傍晚的刹那心虚，仿佛灰心使人
活得更久
光线慢慢黯淡，孤单的树枝指向天空
他砍树，只是为了闻树木香味
暮。灯火又起，昏暗与茫然
对人世与妻女，我还要多一点耐心
比如陪伴
隐痛不必说。
或者并无隐痛。更何况
披星戴月者皆有隐忧
我也不写灰心与哀愁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苏浅

● 而今夜月亮只有一个

我确信石头和石头挨紧有温暖。
鱼和鱼交尾有未来
岛屿和岛屿之间也有眺望——
而今夜月亮只有一个。
而今夜月亮一个也是多。月光千里
你站在哪儿都是和它站在一起。和这不能拒绝的命运：
一个陷在光明里的人，
连悲伤也没有理由。

● 冬天的河流

河流在冬天停下
愈是寒冷的地方，它停得愈久
它停下来的时候
鱼更快地游向死亡

鸟在静夜里掉下巢穴
灯火遍布人间
依然，只照亮表面的一切
黑夜依然是一个秘密
仿佛无中生有

在冬天里危险地活着
难道不是一种荣誉？
爱一条结冰的河流
就让它继续冷着，忍受着

直到它的时代来临

● 有一些夜晚

我想你
想你是
珠穆朗玛的雪峰
那么高
那么高。那么
——高——
我攀登你
一个人
慢慢地
仰起头
看见白茫茫一生
被风从低处
吹上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苏紫烟

● 白雪煮酒

不停丧失。是，我一如既往爱着你。
失去的，终归会从别处回来。
所以我坐在雪上，和你坐在心上，都一样。
我们沉下去，沉成一种碾压的痛。
火会融化掉最初的纯洁，消解情话与傻话。

我们终将道别，携带柴米油盐
乘上去向不明的列车。
我们不去预想未来，
我们只是彼此的一根别针或者一场烟雾

●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1、
照例提及月亮、仙子、小白兔
和吴刚。我于公元 2014 年，手执斧头
在院子里砍一棵月桂树
父亲说，它太香。

2、
月光如此奢靡
月光白花花地洒了一地
象消解了寒意的雪
也象我得不到的东西

3、
它一直保持无辜的美。银汉迢迢也罢。
或是落进水里，
落到距我一百米远的堤坝上
都装了初恋的小心脏。

4、
我想你的时候，你并不想我。
大千世界，你选择在尼泊尔
给我发一条微信：
“山风很好，没有月亮”。

5、

我怀疑我眷恋的一直是个泡影
我的手越来越空
故事里的主人公越来越淡薄
到最后，会坐上快铁，轰轰地跑远

6、
还没有道别，月桂就开花了。
我对太香的东西总是过敏，进入八月
就卧床不起。
我想我只适合破坏。包括那些好意。

7、
我手里的烟卷蜷成一团，
我蜷成一团，
月亮蜷成一团，
我们对影成三团，团成一个死结，一辈子不要解开。

8、
他们不会懂我。我当然也并不需要你懂。
但我们是两面对立的镜子。
你看到无数个我，我看到无数个月亮，
你离我如此近。我离流云如此近。

9、
十五的月亮十六到底圆不圆？我不知道。
但我们曾经走过的莲桂东路
月光一定早有埋伏。
今晚我要孤身闯那大阵，我想再看一眼当年
你跳脱过的红尘。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桑地

● 在昌平

在昌平，在漫长的冬天
在一路的幽暗里，我沉默如雪
我想起了那位英年早逝的兄弟
他失败的爱情
和被否定的愿望

他在古老的技艺中，曾将梦唤作马匹
孤独地寻找着
活下去的理由，可是并没有找到
他消失在寂静中
剩下我们，徒然地活着

今夜，只是在又一次翻开他写下的诗句时
才发现，这凛冽的光仍在
敲打我们内心的黑匣子
带着他还在尘世间的才华，和悲伤

● 十二月

十二月，家乡的白杨林宽阔而宁静
它早先的梦境
风一吹，就散落一地

黄金的碎片，挤满几里长的小路
脚步迟缓
仿佛从哪里来，又回到了哪里去

停止了飞翔。我已经离开最后的墙情
为另一场诉说，腾空了身体

● 除夕

傍晚的时候
爆竹声渐渐密了
中间还夹杂着明灭的闪光
有的甚至落到了我的窗前，告诉我
这是除夕，是除旧迎新的时刻

而我依然坐在灯下，像书页边上
的一滴墨水，没有了当初的光泽
却仍在守着这来之不易的宁静
更像是一个走进岔路的人
在二流的时代，去拜访一流的曼德尔施塔姆
去探视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月亮

更多的时候，还是回到蓝河一带，我的家乡
与死去多年的亲人碰面，在一壶浊酒前
举杯，为了我们度过的枯寂的日子
为了我们内心的苍茫
而这时，窗外的礼花恰好成了背景
祝福着这难得的相逢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霜儿

● 散沙

地铁里多是低头族
面庞青涩，或坐或站
随车子左摇右摆，神情驯服
眼睛像一座空教室，没有内文
每一次门开，都把他们沙子一样扬出去

● 空城

那盏灯我是为自己开的
那时我不知道一列火车就在窗前滑过
从外面看，我的窗子应该是漆黑的
不，有一点昏黄的光，像是夕阳留下的影子
它混在所有亮起来的灯光里
弱不禁风

打开两盏灯的时候，是为着半夜那阵笛声
那时它将变成夜里的孤岛，海上的航标
我把自己站成一幅相片
框在窗子上，为着树叶后那缓缓停下的脚步，暂时滞留的蓝白
车体
却不知这列灯火辉煌的车子，竟是一座空城。

● 天空之城

大提琴低沉，小提琴柔婉
抚慰疲惫的神经
偶尔一声鼓鸣
把我从困意中惊醒

邪恶总是如黑色大鸟
被阳光震碎
菊次郎的夏天，住在天空之城，儿童明媚
我和他们隔着朝代，隔着历史
乌云带给他们的只是一丝惊惧

聚在我眼前的，却挥之不去
演奏者在台上制造风云雷电，命运悲欢
他们的出生日年轻
不会高过 25 年前那个夏天

他们的下一代在台下一脸无邪
打小就生活在童话世界
那个夏天之后出生的他们
清白简洁。那个夏天之前的人
下落不明

街上时而出现的红袖标，
让我错愕，让我在时光隧道里穿来穿去
不知今夕何夕，今年何年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施施然

● 唯有黑暗使众生平等

我常常羞于说出一些事物，比如
一个神秘的梦境。或某个词汇
当我看到一个鼠目寸光的人在大面积地
解构一个伟人的时候
我背负的羞愧，压弯了我的腰身

因为疼痛，才感觉到生命的存在
而快乐是轻的，风一吹就散了

在我的时代，白昼有多少明亮与喧嚣
它的尸体就有多少黑暗与寂静
当白昼像巨大的追光显露出万千面具
唯有黑暗使肉体中的灵魂溢出

● 我还在恶狠狠地信仰着唯美主义

我是说关于情感。我还
生活在蒸汽机时代
在故事之井中挖掘的深度
与这快捷的时代格格不入

因为爱慕隔壁弹琴的书生
我一度修缮了心性

因为陷进一群藏着尾巴的人
我现出了我的原形

就像昆曲的水磨腔在女人的喉咙中碾转
我还在过时地信仰着一种慢
为了彻底地收服偶尔不老实的日子
我给它饮下抒情的砒霜

● 清明

枕着春夜酥软的胸膛，细雨坠落
闪着四月的光泽。窗外，三只未名的小鸟
鸣叫着飞向五七干校后的土路。这一天
那些行走在地底的人
那些栖身在树根下缄默不语的人
将重新站立起来。他们通体碧绿，粉红，金黄
他们跃上枝头，屋檐，群山之巅。哦
这是一场多么声势浩大的呼喊
如果有人唤我乳名，我将应答，并喜极而泣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时东兵

● 以火取暖

星光从不离开
夜空的陪伴
灯火燃尽夜的燃料
与黑暗一同熄灭
乌鸦振振有词
黑有什么错？
一双黑色的翅膀
扇走了黑夜

冷艳的腊梅
释放冬的激情
雪峰守不住底线
以火取暖
大树开始呻吟
高亢的文字
比一张纸更浅薄
漂浮的思想
如何抵达彼岸？
比文字更空洞
时间无法抵挡
崩溃的速度

太阳掀开黑幕
黑斑又如何去除？

唯有火能解决
腐朽的黑暗

● 下 雪

雪不停地落在
一个梦又一个梦里
雄鸡高贵的头颅
昂起，一遍遍高喊
还我天下大白
黑夜不是目的
是不可或缺的过程
真相永远藏在
夜的最深处
幻象溢出黑莓手机
与总统肤色无关
鞭子常常找错对象
真理遍体鳞伤

没有站直的树
邪风吹来东倒西歪
石头坚守硬朗
绊倒多少虚荣浮华
败落的枯叶
凋零的花瓣
喜鹊飞近了
学会浮浅歌唱
乌鸦飞远了
缺失道义担当

刺骨的寒冬
拥抱暖色名字
盛开红梅花
梦里都下着雪
明天还有雾霾吗？

● 疾风狂草书

梧桐笔直站立
抵抗肆虐的邪风
枯叶吹进冬天
一片又一片枯黄
为何一再敲错
紧闭的门窗
又为何一再争抢
头顶上的阳光
最终飘零一地

遥远的夕阳
炊烟向往的家
云层深处
思想漫步
疾风写草书
跟着米芾临帖
词语刺骨的痛
大雁已启程
人飞翔的梦
比远方更远

风景最深处
深藏诗人行踪
恐龙躲进岩石
鸟正努力飞进去
一个孤独的人
离神最近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守望炊烟

● 遗言

◎

灯在视觉之外，不眠不休
倦意很深，你已走开
躯体之内的藤蔓
畏惧谎言

◎

可以拒绝某种暗示
透支信仰
泥土或谷物
从容的内核
承载不了太多的信息

◎

多年之后，诗歌不是全部
召回遗失的部分
芦苇身陷白霜，蒹葭大病一场
我坐在脱臼的神经上
试图收拢白骨
剩下一部分，成全完美

◎

我怕影子炙伤了白菊花
我怕哭，更怕失去泥土的味道

怕遗漏诟病
迷障是我最真实的部分
我的姓氏怕忽冷忽热的人情
我需要一块干净的白布
裹住秋风，善意
以及微凉的尘埃

● 与时间对白

1

我不明白，秋霜与诗书充满秘诀
故里的隐疾不远不近
这么多年，你依然不懂
成熟换算出的时间
足够敲断肋骨
折叠在心中的信，若落叶
而我，绝不寄出

2

他无所适从，将风声洗的发白
犹如偏瘦的躯体，飘过黑夜
泊在咖啡浓烈锋芒上
十年，无从悲喜，比梦更抽象的词汇
或远，或近
我痴，你莫笑
你沉默时，一场雪
恰好落在我背后的茶具里

叫我哥哥的女孩寄来偏方
 黄历标明，需霜降那天的落叶
 葛藤花三两，芦苇上凝结的气场
 车前子老姜少许，加润水煎服
 废墟上的往事莫碰
 戒酒，戒烟，戒千山鸟飞绝
 适宜旅行
 此时，风吹过
 我微醺的病症，愈演愈烈
 我来时，小雪
 刚刚露头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孙联邦

● 向晚的黄昏

镜头开始昏暗，黑色的胡须
 藏着手指。隐匿 手语和眼神的
 暧昧。屏幕转身
 白天鹅的叫声消失
 山的另一面是年轮
 岩石像树一样

疯长。野花就在山顶
星光落在心里
一些影子影影绰绰
灵魂举着萤火虫，走着
喊着，向晚的黄昏

（选稿编辑：石生）

■ 孙友民

● 梦记：回到

2008 年被风刮走的屋子
又回来了？墙角的桌子生出枝条
坐在桌前的人目光清澈。眼睛
没有像丢失的铁一般生锈
而我锈迹斑斑脚步，停在
风转身的地方。蓦然看见
有花枝乱颤
十个花瓣，制造着
十个深及早春的阴影
我见过她多年前的盛开，发着微光
平凡，而惊心动魄
经过这么多冬天、疾风、雨
突然，就这样又回到
我的眼里

（选稿编辑：石生）

■ 诗花

● 老屋

老屋老了，老得疲惫不堪
超过了爷爷和父亲的寿命

我不知道老屋年轻时长什么模样
我猜想他一定是村子里回头率最高的

回头率再高也有老的时候，老屋只好静静地蹲在那里
鲜有人问津，痛苦盛满了房间

无数次，我自言自语：蹲在那里的老屋像什么呢
奶奶总不容置疑地告诉我：蹲在那里的老屋像人

但是，这一切没有人能够看出来
在外人眼里，老屋全身除了泥巴还是泥巴

泥巴做的老屋，每次看见他像人蹲在那里
我总是泪流满面，渴望一个又一个人走出来和我说话

（选稿编辑：石生）

■ 石心

● 脸面

有一些事情

我并不急于表达自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
夜深之际
我会仔细抚平
一张人民币的折皱
压住里面的颤抖

● 我开始想念你

找到位置，拔出车钥匙
周遭漆黑一片
静静的，脚步声跟随
夜在远山静卧
在插入门锁的刹那
我开始想念你
一切照旧
灯光昏黄
一切归于空白
悄悄的，悄悄的
我开始想念你

● 致好兄弟

一场雨下得彻彻底底
和你在一起
必须同舟共济

丢掉朝三 丢掉暮四 灭掉屈服
我把自己武装
夜深了 除了你 他们都不知我战斗在哪里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T

■ 汤养宗

● 急就章

有时，我竟会这样无端地想：当某天
终于活在一个沦陷的国家
活在自己祖国的的敌国中
一想到这，就立刻要猛抽自己一嘴巴
这样的事，怎么能随便想象
可我依旧要写下这篇急就章
继续想象白发苍苍的我，正穿过
宵禁的街巷，给所有熄灭的窗户
塞进传单，像一枚打火机
大风中拼命敲打着自己
我不断重复着一句带血的话：
“没有战死的后生们，难道你们都睡下了吗？”

● 鬼的脸

鬼的脸是张什么样的脸，鬼的脸
要洗了又洗？用一张新脸去打败旧脸？小时
母亲的呵斥是：“看看你的脸，鬼一样！”
之后，自然是被按到脸盆里拯救

把鬼洗掉，把脸找回来。昨晚我洗了
晨起又再洗。甚至是，到死那天
依然要被人最后一洗，再去别处做人
可我真不是蜕皮的大蟒，从没有
因没完没了的擦洗换来新脸。也不能虚实相换
在繁复的去垢中，被人惊呼，或更为可靠
一再的洗多像一再的说：求求你，给我另张脸
多么吊诡的事，我洗来洗去
还是无法重新做人。还是这张鬼一样的脸

● 我一贯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脾气越来越倔，一贯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只见一阵子的夕阳，不见长长的白日
明知沙漏掉下的是一个人的毒药，却依然
当我的和尚，撞响我的钟
许多的汉字，我也只见一些偏旁
另一半，是纷纷逃窜的虫豸
自然也不见你，只见你的诗，诗中要命的一行字
打破砂锅的那天，终于现出所谓的锅底
我说别急，那被千万人问到底的底
是这一面还是那一面。我还有更残忍的删减法
让大江东去，只认游入大海的小鱼
它们总算落实了自己。但我从不说，那就是活命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天放

● 粗茶淡饭

谁会捡拾干枯的玫瑰枝，用于烧饭煮茶
那些刺，在消失前，是否会发出一声细微的爆破
精致的糕点，软糯的下午，阳光照见了谁
你突然病倒的消息，使我把思想迅速装进了胃

牛在反刍中，重新确立了自己和草料的关系
而我们默默老去，慢慢理解茶饭之香

● 习以为常

总是征求别人的意见，最后选择不做
总是安慰每个给过他建议的人：都是我的错
他甚至就要说出：我的孤独是与生俱来的

现在，宠溺他的人已经去了天国，该到我了
我要替他做一次正确的选择。生命短暂
与其坐而待毙，不如一错再错

● 黯然销魂

在乡间小路上，你看见了格子。于是
你发骑手瘾，让宝马跳格子。123、321
我猜就是这样的。反正你有的是精力，而且爱折腾

而且从不用在正事上。但这也是你的天赋权力

让人销魂的东西已经快要绝迹，我黯然
轻轻拍手。神说：我的鼓点，只为被我所伤者收藏

● 乐不可支

此刻，最让人不放心的，一定是你的腰子
他们描绘腰花，说是只要微风起，便摧折于地

如此无端。我不免扭动脖子，这细处的声响
听起来像响指，又像一路火苗游走，就要从发梢窜出

打劫者向来喜欢债台高筑，假如对方腰包鼓鼓
我们何妨互相打赏，然后再一块儿透支

● 清汤寡水

热炕上有鱼游过来告诉你：清水可以将你喂饱
你信还是不信？澡堂里的汤像加过了牛奶，我相信
那不是你清洗自己的地方。谁也免不了煎熬

可眼前这些寡淡，从纸上滴下来，却看不见有丝毫墨色
更没有半点墨香。我们不配拥有沉重的暗夜
一壶白开水，不配怀想，为自己燃成灰烬的木炭

● 别来无恙

告诉我异域风情，是否跟那时的灵隐钟声
没有二样。西风东渐由来已久，我只是好奇

并非要打探你的踪迹。我所能确认的
只能是你的亲情，必伴金凤的摇曳，灿烂于远空

再没有什么可以遮住你的脸庞，以及明眸
蝴蝶在百合上翕动，阳光刚刚好，赶上来说：早晨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淘溪

● 假想的空间

她有分身术
一只鸟
从身体左侧分离出来
面朝黑暗
她想学会飞翔

而身体右侧
依然在燃烧文明之火

她看见太阳车
从天空之外
飞驰而过
在高加索山的悬崖边
一支茴香杆伸进了
她的身体

● 刺夜

如何才能刺破夜的黑
告别黑眼圈，腾空诱惑
撕开城市霓虹的裂口，吐出
另一个自我

这是子夜时分，谈话还在继续
我们期待流水能停下来
孵化金色的火药
引爆每一颗孤独的星

一道光，裂变出另一道光
并不能复述什么
事实掩藏的想法，过于强大
天空，向更远处 撤退

● 低音区

迷失在黑白键的森林里
我指尖儿微微发凉
从一只鸟的叫声里听出破碎的琴声

那是她吗？
游荡于白桦树下的魂
哥特的装扮，吓了我一跳

她笑起来像一个音符，从低音区里
跳了出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陶秉礼

● 在驻马店至武汉 G75 次高铁上

在驻马店至武汉 G75 次高铁上
鳄鱼轻轻一张嘴，就衔着
中原的空气，在车厢里游动

尖利的肢体，触摸着钢铁过河
还在思考着，一篇文章的题目
矿泉水们有些尴尬，盒饭也不再妩媚

乘务员显得惬意，务工不亦乐乎
旅客们领取了陌生，很难交到朋友

上紧发条的云，没能与我们同行
信阳被速度淹没，报晓的雄鸡来不及打鸣
孝感收获笛声，鸟儿依然交流

一只吃饱喝足的鹰，在武汉远郊休息
风在慢行，数字变成了玫瑰

月光提前抵达车站小憩
高铁串起未来的日子
一道晚霞，大雁不知为谁而鸣

使劲拧出的汗水，滴入墨绿色的家族
外出淘金的年轻人，把快乐与忧伤
装进鱼皮袋发酵，等待来年春天
在 G75 次高铁上，能否托起希望的梦

（选稿编辑：石生）

W

■ 无哲

● 不夜

光线被窗口一丝丝吸尽
他闻到夜的黑
睡不着
只好回避尽头
尽头堆满褪色的光
余下的
躲在拉链的背后

● 爱上的日子这样开始

工作从早晨开始
会议从第一个人发言开始
沟通协调从电话开始
汇报工作从上司办公室开始
检查从自行车找到劳作现场开始
下班从工作日志开始

生活从晚上开始
酒从聚会开始
看望家母从进门开始
屁从黄昏锻炼一小时后开始

茶从一只壶一只杯开始
诗从半夜开始

● 江山庙

离开，江山庙便空无一人
留下洞中上界的玉皇大帝三位棋仙
下山前偶然发现的编织袋
与半山腰休息处的一样
都用一块砖压着
我最后离开时
移开砖提起袋子
七个空玻璃瓶
十几个空塑料瓶
四周丢弃的食品包装袋
十几粒塑料瓶盖
被我统统搜捕押入袋中
沿山道搜捕到山下
袋子挤满了我们对江山犯下的错误

● 青花瓷

——赠半亩堂青花瓷

月色回到元曲曼妙的春夜
皎白涂满景德镇的湖面
月光若有所思的游走
顺着美人的秀腿浮于酥胸
玉腕轻抬间
不经意拈了兰花指
抚得青丝零乱
美人移步金莲

经过宋词的沿岸
青丝被红肥绿瘦反复婉约
不改素颜
而远洋的船扛着大明的桅杆
海蓝为美人的青花让路
满清因美人坚硬了江山两百多年
而今美人仍守着瓶中婀娜的烟雨
仿佛白玉的身段
只为一朵朵墨染的青花
留守如瓷的人间

● 在陈家山

从缠绕的霾里钻出来
一路昂首
邂逅涌来的山顶和山顶的蓝天
像行乞
沿途讨要洁净的空气
直到立于山巅
想心里喊出
这里的天
真他哥的蓝

在跑马泉村
轻易地找到跑马泉
李世民的马
已远离时光中润泽多日的历史
远离经书纶纲
想想泉边三千年的古槐
树心空了
根不死叶还茂
而我更像古石屋门枢下的齏粉

待蛙
像死亡到死亡的巅峰
一次就够

● 钱包想逃跑

我的自行车
接近前面小伙的自行车

在上班路上突击
与前面小伙的自行车
拉近距离
小伙子上衣右口袋张开
露出穿黑皮衣的小家伙
它嘴巴扁平
张合之间
不时向外窥视风中小雨
想呼吸无霾的空气
我的车轮追上去
超过去
一句话甩过去
小伙子
你的钱包想逃跑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魏克

● 喊魂

在漆黑的村庄外
在空旷的田野间
喊魂者柔软的身躯在向着黑夜飘动
“回来吧
你回家来吧——”

漆黑的喊声耳轮一样在向着四方扩散
但空旷的田野上没有回声
空旷的田野上
喊魂者凄厉的喊声
冰块一样漂向四方

田野那么寂静
只有一些冰凉的落叶从空中飘下来
像是死人的目光
喊魂者手执红灯笼
瑟瑟地向村外走去
村庄外什么也看不见
村庄外什么也没有
漆黑的夜空仿佛一种陷阱
漆黑的田野上大水茫茫

喊魂者的头发草灰般飞扬

灵魂在肉体上扑腾着
纸片一样的身体空荡荡地飘游着
恍如隔世

“回来吧
回家来吧——”
喊魂者的身影渐渐模糊 消逝
灯笼也开始熄灭

除了魂一样飘向四方的喊声
田野上什么也没有

在漆黑的村庄深处
不知何时返回了草屋里的喊魂者
脸上挂着雨水般的阴影
沉默如一个死去已久的人
但是
他的喊魂声
还一次又一次地在原野上耳轮般地扩散着：

“回来吧——
你回家来吧——”

● 荒凉之河

在无人经过的地方
一条河流如空中裂缝深不可测
水草在空中扭动着根须
浮萍如鸟群

在无人经过的地方
一条河流在独自荒芜中接近自己
河岸的荒草在向着河中央蔓延
肆虐的手臂
几乎快要将河撕裂了
但河流的内心
依然奔腾着大片蔚蓝

如此孤独 沉默 凄苦
在经过它时
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浑身也因有些发冷而收缩
犹如多年以前
我独自穿过一片寂静的荒地赶往村庄时
内心涌起的恐惧和敬畏
像是怕惊动四周潜伏着的大风
和拥挤的万物

一条河流如此荒凉
如同一道抽打大地的鞭子……

● 不一样的世界

在我们的四周
飘动着一些线条
路边散落着一些椎体 圆柱体 或晶体
树木其实比我们看到的高
它直通天际

阳光呢
是蓝色的

有时你失踪片刻但时间并没有流逝
有时你走着可实际上中途已跌倒数次
有时你比你自已走得滞后
有时你觉得疲劳异常
那是因为你在驮着自己行走

这世界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
你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很多事
往往都一无所知

你不知为何而活
是因为有时在尘世上奔忙的只是你的躯壳
你撑船远去
而真正的自己早已溺水
你伸向倒影的手
将一直在返回你自身的遥远路途中

我们四周的椎体或圆柱体很容易损毁
它们实际上是模糊而隐匿的
树木虽高达天际
但并不阻挡什么
这世界有足够的裂缝供我们藏身
亡者们腾出的空隙
也还保留着床铺的形状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巫小茶

● 空房子

午后睁开双眼
雨落下。你的行李重于泰山
我在里面，死得其所
镇压了一整个深夜世界的
犬吠。水正淹没我们的房子

● 如胶似漆

你从别人的房间，赶到我的房间
来爱我。从 A 到 Z
穿越时空
变幻身份与姓氏
一直来到海的尽头，看仙山
窗户里
我们枕着各自的黑夜
无法连成一片
在两个黑色纸片相接的缝隙里
你被粘住了
我如何才能告诉你
爱是胶水
你的仙山和我的仙山，从来不是同一个

● 我们不在彼此之中

把我含在嘴里，练习沉默、雨水
和爱。我们不在这里
不在彼此的
亲吻中。
雨水还在昨天的路上
对抗遗忘
可它还是忘了通往今天的路上
有比死亡更美的风暴
一地紫荆
红得
像被童年撕碎的红色小裙子
一片一片的，小女孩她
还在捡
她再也不能回到她的
小裙子里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温经天

● 深 白

寂静的苇草丛藏匿一种疯癫
若未曾历经，怎能看尽水波微漾的云天
湿地的尽头是水泥圈起的画框

深白色的魔鬼扭动长廊把谁的影子召唤

这是个什么时代

至少不属于旧词重复排练的舞台

一座座城池奔跑在喉结里迷失多年

没人能找到我们，我们有隐身的秘诀

连同这块隐秘的湿地倒入黄昏吧

黄昏可以湮灭，你不可以悔改

飞临寂静的苇草丛上空时味蕾尝试沦陷

有一种圆润感来自一种粗糙的幻觉

染白我们的身体和一小块撬动的世界

你们难以看见

● 清 虚

我有清虚之气，不同春色和秋雨。

纸上池塘，城中故事

都在高低气压下徘徊，化作潮湿、冷的物质。

我在物质以外，伏案打字。

床屋之内的所有物器，是我可信的仆人。

山风左边来，自右边门跳下晾衣台

就当一位熟悉的故人吃醉。

我在夜幕前方，为你做所有幕后该做的事。

为山川证言内心如表象一样葱郁；

为岁月递交档案，哪怕无人查阅，摘录。

仍疾走速记。我知晓时辰就要来临
一个被时间俘虏的人应有的荣誉，耀目且清虚。

● 台 阶

人们把十二月抬到无以复加的高处
然后松手——看它像块巨石滚落，
又松碎如无尽的棉絮，覆盖低处严寒。
这样，一个纪年里所有的使命
都被抛却，遗忘。人们喊：浑浊的世界。

这样的世界不比陈旧的故事更可爱，
是谁的健忘和麻醉造就了这一切。
并习惯于前行，尽管方向不明，
仍头顶着台阶一步步喝着风、吃着雪
事物重压、翻滚。同伴们嘟囔着，好咸。

咸，又摇晃，始终不能安稳地停靠
在世界的某个平面。终有一天
醒悟了：原来只有陡峭永恒不变。
所以请问你，头顶的阴郁台阶
终将浮荡何处？为何不击碎它以便能飞跃。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吴春山

● 献给十一月的歌

推开一扇门

我确信，已摸索到了阳光的私处

我确信它短暂的快慰

具有陈积的排他性

例如：石头，枯枝，或远处的大海

看到了——

它们多么裸露，甚至绝望

啊，有时，它们绝望到用绝望来治愈

夜晚的失忆症

它们给一群孩子发放指南针

给游荡者发放体温表

让一些将死之人成为道具

所以，我必须告诉你

迷惘和悲伤是徒劳的

用一片落叶下坠的姿势

来模仿飞鸟的姿势也是徒劳的

一只死去的蝴蝶，有过抵制

承载和分裂，或许

此时它正在十一月节哀的空气中

练习复生，而每个夜晚

我仅仅能做的

就是试着为它陈述

当天的天气和新闻

● 旅途

车站空旷。你走向另一个出口
没有人留意长夜的长
没有人告诉你，足印离开足印后，叫旅途

黑暗中，花朵偷偷练习呼吸
而时间仓促，时间无意种下
一枚金属的种子

你离开时。晚灯用沉默维护秩序
哦，与光线达成协议之人
必须接受平息前的暴动

必须学会等待，下一次，黑暗从体内穿过
——仿佛站台冰冷，误入歧途的
是一位服中草药的异乡人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无言（mdax1314）

● 岁月送来的玫瑰

岁月送来的玫瑰、是如此莫名、急切
按花草的长势生长

起跑吧！人间的爱
只是一次开始、承载一百年的岁月
在此之前我做点什么
想法始终保持在脑子里
我得面对！这次人生
而不能胡思乱想
我得在梦里痛哭并促成遗忘

● 我想起两三个人

那种时光、只在一瞬
但他们没有像杨树叶一样、延续完美的轨迹
而是、随意的飞舞
今天有一只黑蛾飞出来、我相信它便是你
不太光彩的你
给了我痛苦、而且如此深刻

● 他的恐惧让他变黑

眼睛变黑、眉毛变黑、他心爱的小玩物也变黑了
整个市场都变黑了、马已经停止了吼叫
这个夜晚、瓦有点凉
道路神送来丧乐、押解着一个妇女
她是不是打翻了教父的油坛子、在某种意义上不可饶恕
三只乌鸦、向西飞去
直飞到了一个偏远的小镇
黑色的圣塔尖顶

细思量

我现在放手一切、你可以轻而易举地挑出我的瑕疵
你可以主导我的心脉
从中、看到感情过盛？还是一时冲动
都交给你、把那些未成的未装裱完美的也交给你
总算走过了那个坎
我承认有一个柱子我始终没有磨圆
如果还有灵魂
相信那些比喻和描述就可以取代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王琪博

● 矮子之歌

多年来你一直跟在我身后
踩着我的影子走自己的人生路
如今你已五十了
路虽走得长可仍旧矮得像只乌龟
有时你鼓足勇气走在我的前面
我就不知不觉走上了斜道
你教坏我两个儿子
气死我的一个丈母娘
你仍是我最好的兄弟

多年来你一直睡在我客厅
帮我挨刀挨枪过着侠客的日子
如今你知天命了还把自己当老婆
有时你仍然是个哲学家
你冷嘲李白热讽徐志摩
说诗歌不能当饭吃
你是想让老子走老路去赚钱
你好重新过上吃喝嫖赌的日子
只可惜你的人头长不到我的项上

多年来你跟我句子后面像个标点符号
帮我传递着意犹未尽的表述
其实你早已大半截身子入土了还食不饱肚
一顿当做三顿吃三天当做一天过
有时你把老子当天才在看待
有时却把老子当弱智在打发

你说老子两个是尝尽人间百味的人
要吃就吃苦 要么就吃人
说得自己像坨棉花刀枪不入

矮子 想起你笑过之后我就想哭
我枉自比你高这么多
不能为你撑起一片生活的蓝天白云
今夜我独自走在你生日的雨中
身体仿佛是一只巨大的伤口
漫天的雨水像一盆盆盐水直往口子里泼去
疼得我骨头也一阵阵痉挛
我不得不向过去弯下腰去
矮得比你还矮

● 我一写诗就要死人

我一写诗就要死人
我不停地写就有人不停地死
我认真地写就有人刻苦地死
我含蓄地写就有人委婉地死

云游四方是找死
无路可走是等死
参加葬礼是实习死
拜访绝症是提前准备死

花在三月被季节开死
月在天空被诗意晾死
头在肩上被岁月顶死
武器在战争中被人打死

花酒无人自动醉死

千金不散自行贬死
地球转久了必然晕死
人即使不生病也会活活老死

激情和快乐都是陷阱
当你忘记死时是死得最快的时候
凋谢和结局都是杀手
当你意识到那只手时就正在死

只有我的笔死而不僵
因为它活着时就已经死了
唯有我的句子生机盎然
因为它们死了以后可以再死

● 想一个人

想一个人时
就向前走两步向后退三步
走到结局才真正开始

放一条鱼
去淹死一条河
背一张床
去找一份过夜的心情
用一根烟
去点燃初恋的魂不守舍
独自在吞吞吐吐中
将故事化为一件冷秋的灰衣

想一个人时
我最纯粹、最绝对
纯粹把往后的时光等分成嘴唇
绝对把日子磨成比命还薄的刀
吻够了；心碎了；风花醉了
就一刀刀将爱在情中凌迟处死

这个人可以是一个冬季 一枝梅花
也可以是一座冰山 一朵雪莲

（选稿编辑：石生）

■ 王妃

● 组诗《肉欲厨房》（3首）

● 孤月

说是天注定的，其实就是一种需要
他们在银河系里慢慢靠近
枯坐着的他，夜夜重复着同一个游戏：
借她的清辉，填补越来越空的自己

“只有这样的相望是安全的”。
他们都深知：危险的尾巴，
就藏在那清晰的面庞之后

所谓的圆满，皆源于那要命的吸引
而恒久的爱，永远与
距离、消瘦、残缺、潮汐
——并行

● 桥

就像又一个昨天。
除了我，所有的车和人
都在奔跑。
多么安静，却有些局促的奔跑
带着夜色的湿气和冷
从一截黯淡的光阴里穿出
又迅疾消失

裸露的河床上，卵石抱团
是居于低处的沉默者
几条曲折狭长的流水，仿佛受制于
神的密旨，不敢回头，也不敢喧哗
三两只白色的水鸟，或盘旋
或单足立在奔涌的水中
泥沙裹挟而下，哪里能找到懵懂而快乐的小鱼？

和水鸟一起的，还有捣衣浆衫的主妇
一面颤抖的镜子，看不清容颜
也看不清忧伤
流水那么快，双手捉不住呀
她们在下狠劲捶打、挤压
旧衣裳越来越服帖

泡沫，顺流而下

● 干净

他们说喝酒喝酒

我端起了酒杯
他们说唱歌唱歌
我就亮开了喉咙

他们说好大个事，酒能杀死病菌
我把自己喝醉了
他们说卡拉就是 OK，就是释放
我把嗓子吼破了

我吐了。我哭了。笑的
也有点局促。
他们说散了吧。离开时，
我的脑壳里有嗡嗡的轰响

在镜子前，我不得不面对
丑陋的自己：真该死啊！
在这个浊世，为了干净这个词
我就这样弄脏了自己

（选稿编辑：小鱼儿）

■ 温青

● 抗战组诗

● 光荣的土匪

从抢劫到抗日
犹如新生婴儿
开始了明亮的哭喊
只一声
便彻底在父母面前成了英雄

压寨夫人终于死心塌地
热心生儿育女
她知道
生的不再是土匪了

● 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

从刘公岛出发
大海一直流着血
那些破碎的骨肉
炸膛的炮管
定格在甲午、九一八

多少年了
我们的骨肉够结实了吗
赶紧试一试吧
再晚了
他们会来试的

● 恶邻

我们生自由恶邻的家庭
总自以为是好邻居
喂大他们家的狼狗
给他们领路

直到“三光”之后
就差一点真的光了
我们才光着膀子
把他们赶回家中
可总是忘记
他们还是邻居

（选稿编辑：石生）

X

■ 小鱼儿

● 给千朔：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

在你家的街口来回转了三圈
还是没有找到了走进你家那条胡同

旋转鼠标和箭头在 google map...
切换地图和街景如此反复数遍

我是从你给我邮寄茶叶的标签上
寻找到你给的温暖还有

还有你银铃般的笑容
出自高雄一处离海边不远的巷子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不远的两个城市
永远相互渴望见面却永远没有动身

在你家路口的路灯下站了一个小时
为地球村惺惺相惜的的男男女女伤感了 60 分

偶尔我还会想念你甚至有些记恨你
听说你曾来过大陆却没顺便来过我的城市

● 给静雪姑娘：佛茶

你从遥远的江南给我快递了茶叶
离我故乡很近的九华。。。

撕开厚重的包装你的微笑扑面而来
百度了一下“阳排翠春”是传说中的九华佛茶

散发着皖南的绿色你在我的杯中翻腾
一句句的叮嘱犹如这根根翠芽

你说哥哥不要熬夜太晚那样很不好
我回长夜寂寞夜不成寐只有读诗呀

我在上海的夜雨里想起你给我写的赠诗
照片中你的野外漫步风吹着你的长发

终于熬过去了天快亮了
我要你明年还给我送一些早春的佛茶

我想用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给你写一遍轻轻诉说的诗
可惜我能熟练操作的字母语言只有汉语拼音啊

● 给绿 Z 衣生日快乐：来吧，哥哥请你吃糖

还有什么比往事更加难忘
你在诗歌报这些年的两万个贴子还有其他

姐妹们来来去去各种花飞花谢

你还在坚守这方热土叫我一声鱼老大

我都淡忘了你的性别还有那些诗歌
但记得你发过的照片里有帅气的马靴黄色的头发

从来不知你的生日是在初冬
你可知道过不几天也是我的生日吧

同在一方天空里我无须呐喊
因为你没有远去也不需要重新回家

我们就在论坛的湍流中维护自己的气息
用文字耳鬓厮磨还在逆行的时候回望尘沙

不知道你的名字中为什么会有一个字母
我想那是上苍把隐喻偷偷的埋下

我们永远不要打开那个谜团
就像亲人般相顾无言永远牵挂

如果我将来路过你的城市或者你来出差
我们要像失散多年的兄妹那样重逢互相拭去泪水不要让它滴下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潇湘妃子

● 八 段 锦

给闺蜜的小句子

一、狐狸单夕

读你旧日句子
说那时天气
说风或雨
若时光逆流过去，就可窒息
当时明月在呵
你安静的 目不斜视

二、浅浅糖

关于那串青葡萄的心事
我再也不曾提起
只是，在每个有月的夜
反复漂洗泛白的旧帕子
在无眠的夜里，翻书
渐渐地就学会了这样的句子
“想到你，我就想到了死”

三、苍小梨

那时的江湖流行

决绝的香
与俗礼背道而驰
那时的你 已足够的
快意
比如，把经年的殇藏了又藏
藏成眉间那点朱砂印记
秋来一杯酒
你说 月色真个是凉

四、纸耳环

总是那么娴静
如三月的风
在汴京，瘦金体的
笔端 你曼舞的身影
那年的雨水疯狂
胭脂香浓

好时光呵
一地梨花 几杯薄酒
朱门半开 等那人
来还是不来

五、了颜

糯湿的六月，绿一绿
再绿一绿
低下的眉睫，饱含的潮湿
在每一次沉迷里
念你的名字

只是多唤一声
心里就多一根刺

六、 锦若

我还是喜欢这样看着你
怀心事，藏忧郁
在灯下写小句子
偶尔任性，偶尔孩子气
对着他风情万种
对着我直说心痛
哎，我的小冤家
镜子里的我呵
早已是双泪
盈盈

七、 青青

我们都喜欢说长安
说长安酒肆，说胡姬妖冶
说久居长安的如兰女子
说她的金刚烈火
说我的轻歌适意
妹妹，说一说你吧
说你这些年隐匿起来的
故事
这不是八卦，不是刨根问底
就如你一直读着我的新诗
旧诗

八、那胭

你知道，有些情分永远无法述说
比如你和我
尘世里最普通的爱恋
也会是最奢侈的折磨
我们只能保持安静
轻如云朵

● 字字双

一

这些年，早已习惯安身立命
不慕窗外的雨和风
那时，我并不与你结交
是的，我的江湖还看不到你的骄傲
前山后水，这世间除了情还是情
皆不是你所爱的字句：十分酒，十分歌
垂鞭信马，说世间种种啰嗦，蹉跎，错过

二

必是这样的争执，眼角微有湿意
必是这样的决绝，方才忍下心去
说不再想你念你慕你
是的，我的天地太窄
容不下你潇洒来去
十里桃花
明媚的只能是我自己
小小的五月 我这多了心的女子

三

该如何才能握住路过的风
我患得患失，处心积虑
能再简单些么
舍弃所有的隐喻 排比
和修辞
临摹你脸部的线条
依恋你身上的气息
其实，这些你都是不在意的
那么，
忽略这失去逻辑颠三倒四的絮语

四

说白色的广玉兰
说黄色的格桑花
说紫色的薰衣草
说江南的落雨
说句子里隐藏的秘密
说我此时心头上的刺
拔出去 就失去你
疯长下去，就是这一生
最重的病历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许云龙

● 时光

母亲的黑发
没有征得我们的同意
就自顾自的白了
由此可见
岁月
其实就是一个
无赖

● 油菜花

油菜花开
漫天让我内心发慌的黄
在清明时节
一帘冰凉冰凉的雨
两行温温热热的眼泪
不由我不相信
离去的母亲
是一枚早熟的油菜籽

● 相爱

相爱是两个人的事
比如说在等你的时候

我写给时光的信
我的心还年轻
你不在
我就不敢偷偷地老去

● 放风筝

牵你的手
我不肯放开不愿放手
你说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如同放风筝
松手可以让它随风飞的更高
我的眼睛视力不好
我怕一松手
其他人弄坏我的风筝

（选稿编辑：小鱼儿）

■ 薛省堂

● 情人

我唯一的情人只有大自然，
用她的长笛，这条跟踪而来的溪流
她给我吹奏亲切的爱呢喃
我就放下了一切野心，清洗我这双污浊之手
真是奇妙呀，我对她仰慕之情宛似我有洁癖

● 清醒

很久没有感受到雨的洗礼
持有一份清醒了
闪电忽闪而过，
仿佛灵魂的拜访。

● 在秋的边缘

在秋的边缘
镜子一早就睁开了眼
道路朴实地
伸向河边
那个浣纱的女人
通体明亮
这世上的水

都在她的腹上流淌

连悲伤

也仅是微凉

● 启明星

“用一只眼睛打开这个世界
已完全足够了”

生前他对残缺的自己这样说——

为此，他每夜找来
夜空中那颗遥远的启明星
来确定，他并不是一个盲者
“是的，我了然于胸，但有时
我并不那么自信。”

在他死后，他曾关闭的那只眼睛睁开
在幽暗之中，如亮在他身旁的一盏灯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晓音

● 我对面的人群

我对面的人群彻夜不眠
你们挥动的手臂如原始的森林

而天空将以什么样的方式
去接纳河流的咆哮

现在，陆地的昆虫在吞食沉默和颤栗
隔着海岸，看他们怎样在夏天打开窗户
怎样又在秋天打开窗户

现在，风以百年的速度
传递着即将暴戾的天气
天空之下，汹涌的面孔如朝圣的水

悬挂于天际的雾霾呵！你怎么可以
阻止水的交替、潮汐的崩溃

子夜，鸟儿静默
蚂蚁学会了飞翔
而我，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语言
来形容我此刻的心情

● 秋天将夏天凝固

秋风到来，睡梦中的早晨
婴孩行走于宽阔的道路上
黑色的夜，偶然会裸露出一丝诱惑

是时候，我们的叫喊，在宫殿里回荡
是什么样的不堪让世界如此的虚脱
说话吧，我天生的华丽

歌词围绕烫金的柱子
彼此的回味在某一个时刻
金碧辉煌的主啊
我的祈求其实非常的卑微——

请机器停下，请风停下，请逼近秋天的冬天停下
那些奔走于街巷的人啊
我也请求你们
停下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肖水

● 祖国

密室里的鹤。我假设
所有陈旧的山峰，都能焚烧出玫瑰的香味，
落雪的茶园会自动剔除怀中变暗的桑树。爱你的人都是孤立的，
自行车在水中，像一条链条松散的黑鱼。

● 在鸟国的边陲

我曾想不发一言，向路边乞水的僧人
递去那只藏着锯齿缝隙的木箱。
一些会飞的剃度者，相继在梨枝上
盘起腿，它们共同迎风，发出嗡嗡声，
像隐约可见的肉身，正借助日光的偏转，
消弭着其中的空气和水分。

而月亮，捂得鱼群温热，它们顺从地
剥开发烫的鳞片，摆放在凹凸不平
的松针上。更多刀锋，如波浪般滑腻，
更多的出生，逼迫世界变得愈加寡淡。

蚱蜢往泥穴拖动所有庙宇，饱蘸
晨霜的军队，翻检每块从天空脱离的
石头。卡车清晰无误地照亮了面包，
从消防梯上走下来，你脖间钢丝的勒印
带有清凉又迂缓的味道。

● 钓线

1

太阳落在雪面上。

必须说，粗大的树枝，如同喷泉的末端。

火车的轰鸣降低了事物的可见。所有人都处于动物的下游。

2

焦灼的蜥蜴。雷雨打散

屋顶的曲线。我们身体里，每个凸起无疑

都对应一种下沉。月亮是多边形的，

风吹掉了（被涂成绿色的）一角。

3

冲浪的人们醒来，摄影机对准

瘦长的门闩。冰淇淋：手中不断塌陷的沙峰。

你跪着除园，树液在胃部涌流。对光的晕眩，

已经让你区分了两种花草。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Y

■ 严力

Three Poems by Yan Li

● 巧遇

（给世界诗歌日 3 月 21 日）
初春去了公园的河畔
因为先辈们早就发现
语言从柳枝上刚刚垂下来时
最适合朗诵
这天还巧遇了世界诗歌日
尽管它并不比其他的节日更出彩
但它被春光勾着手臂的出场像个王
恍惚中我看见
来不及回避的黑暗
都在原地跪了下来

2015.3.21.

Marvelous Encounter

(for World Poetry Day)

At spring's first blush we walk in the riverside park
Because my forebears long ago discovered
Language is best for reciting when
It first droops from the wands of willows
Even rarer is our encounter now with World Poetry Day
Though perhaps we cannot call this a red letter day
Spring sunlight has shown up regally folded arms
Here and there we catch glimpses
Those patches of darkness with no time to hide
Are kneeling where the sunlight found them

● 六十以后

我不知道要依靠多少人的肩膀
才能把句子写顺到
可以时常发表的程度
我不知道
这样做是学习的热情太高
还是钻营的目的太强
尽管我知道抄袭不光彩
但抄袭礼貌又另当别论
所以我知道行为可以抄袭
作品不可以
问题是
六十岁以后我能否抄袭自己
能否把抄袭礼貌当作抄袭
自己的作品

2014.8.

After Turning Sixty

How many shoulders must a man lean upon
To write lines that have sufficient zing
To stay in demand among many publishers?
To make this happen does it take
An excess of thirst for learning
Or too strong of a drive toward scheming?
Though I know that copying is unseemly
To copy good manners is not viewed that way
So I know that good conduct can be copied
But that wouldn't do creative works
The problem after sixty is
Will I be able to copy from myself?
Can I make copying of conduct the copying
That will give rise to my own works?

● 与国家为邻

终于到了给时间
穿上高跟鞋的时候啦
让它去眺望我们的未来
但国家对未来的知识有限
它不知道还有
不以国家命名的财富
不过我并不觉得解散团体
就一定能看到个体的文明

可如果没有对比
我就无法知道自己是谁
所以黑必须与白为邻
我必须与国家为邻

2014.11.

Neighbor of the State

The hour has come to help time
Put on a pair of high-heeled shoes
To give it a better view of days to come
But the State has scant knowledge of the future
It hardly even knows that there exists
Wealth that the State does not name
Yet I don't think breaking up the collective
Will usher in the civility of individuals
If we have nothing to compare with
We have no way to know who we are
So black has to be a neighbor of white
And I must be a neighbor of the State

Tr. by Denis Mair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伊沙

● 若有所期

每逢岁末
我都若有所期
却不知
在期待什么
好像没有什么
那就是在
期待时间吧
期待它的
流逝与新生

● 梦（480）

五年前
毕业 20 周年大聚前夕
不少同学都找过她
但却没有找到……
我大学同学中
唯一失联的女生
据说是为当年的失恋
而耿耿于怀
断绝了与所有人的联系
她的前男友
是我的好兄弟
昨夜我看见了她的

在西班牙
比利牛斯山脚下的
一座小镇上
在周末赶集的
人群里

● 好诗

长安诗歌节
首次进家庭
第 167 场
在诗人第广龙家举行
进屋之后
老第招呼大伙坐定
喝茶、吃水果、嗑瓜子
然后从里间
取出半瓶太白酒
对同样好酒的王有尾说：
“我老丈人
喝了一辈子酒
这是他死前
来不及喝完的半瓶
今儿咱俩把它喝完……”
我昕在耳朵里
接下来我听诗
于是这个下午所有的诗
都无法超过这几句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哑榴

● 湿人

一挺长枪挑着皮囊走在大街上
长枪是她修长而美
她说窝囊废快走别丢人现眼

湿人一路滴下俏皮而幽默的水滴
阅历海水的人舔着赞叹
皮囊肚里蓄着大海

● 城市

蚂蚁们
搬运迄今为止遇见的最大的尸体
它的脂肪叫土地，被吸空
它的巨大的两翼叫精神家园，分离在一具空壳两侧
它的腐臭辛酸，蚂蚁知道
这只昆虫叫故乡

● 雕刻

用一支钢钎插入石头
这块长方形石头只有你一生的长短宽窄
你在上面雕刻你脸的模型。故乡，和一个名字

进入到石头内部你雕刻城堡
居住着你思念的人们

你雕空了一生再也出不来
后来的人们看见古城墙上栖满苔藓，蝴蝶，弹洞

你的灵魂只是飞出城外一只蝶
在一只圆形的骷髅之上微笑着
远远望见一生尘封的时光
停留在那里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渔郎

● 一个老娘们

一个老娘们
一张表情僵硬的石膏脸
眼睛里有搓衣板菜刀和戒尺
从杂物堆中拔起
腰中有一根腊木杆
严重向后挺去

探戈舞起
一板一眼十分严谨
就像缝纫的针脚
顺着接缝裤脚袖口均匀排列
在十月艳阳下
在铁青的东北
动作间

竟也藏着山山水水

● 伤

马路上的黑色塑料口袋
像一件逝者的寒衣
被风鼓动
匍匐前行

妈 这个无月的夜晚
再次想起你
让我痛恨自己没有能力拉住你的手
无助地看你化作白色的粉末
经霜
被秋风吹远
溶解在天空的深蓝里

● 之二十四

我掐诀念咒
终于在二十分钟后变成一个女子
前前后后摸摸
前凸后翘
该有的都有了
这很好

与此同时一个能量体来到身边
城府不深
我感觉这是个老年男子
支支吾吾

语焉不详

他的真身在辽宁

那里槐花正开

香气四溢

也寂寞多多

我从包里取出化妆镜

补了一点口红

这很好

圣彼得堡的春天也很好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云垂天

● 我的墓碑

黑夜，天空里有漂浮的墓碑。它们有着星宿般的外壳

在故国的城村草木间，我读到白天看不见的碑文

它们只与磷火有关，幽默有趣

但对现实毫无意义。碑里，说话人不断变换着身份

夜空中蝙蝠飞过，森林里有转脖子的猫头鹰

我听着这些亡灵的鸟语，倍感亲切和好笑

我试着去模仿和学习，并在生前说出我所知晓的一切

● 十女一男

穿长衫的男子在海边，背对大海。说书般挥舞右手。十女围拢

过来。大海苍莽，天边余光洗白她们脸庞，乳房和浪滔

沙滩上风冠，绿军装手风琴，若隐若现。她们郎君
此刻风流倜傥，道不尽大家心声，逗引得十女，个个踌躇满志
九儿点头，十妹折腰，两条崭新的丝绸，水袖般延展

层云在天上结着斑锈，结着泥。看不见的屋老太在上面。海风
向下，吹着她的腐朽气息，撩起四姑娘飘逸的
黑发。大姐的手，捏着长衫男的腰眼。丰满屁股
几可以与大象媲美。他们光赤着脚，在白骨滩上留下划痕
就像隔夜画笔，在革命的画布上涂抹。油彩，响彻

四姑娘的海豚音，飞上旁边的悬崖峭壁。西面食人海鸥，在上
面筑巢，天使把蛋，下在虚幻的教堂中。十女和一男，是它们
此刻最大心病，无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攀上崖壁，挂满洁白的
月亮，和五星红旗

● 简约的冬季

事物在彼此消解
淡马镇，我看见
一朵花和一个人
在雪地里行走
慢慢地，它们就走没了
旁边这地下盗洞
应该已成为老熊冬眠的场所
我很想尾随
在这寒风呼啸的原野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月光经典

● 海鸥（组诗）

海鸥象干死的雨点
傍晚的海上
象偷烧电炉

我走进我自己的海
无边的海岸
信诺一次次撕毁成潮音
忘不了那一刻

一切美丽的海呆子
留给带血的群鱼
飞过你诚信的天空
我一次次落成石头

● 船

从船边走过
我想上船
夜光唏唏而过
网吧的游戏室有猫叫
船漂在
伟大的指尖

站在这里
和我说话的是石头

我点点头
然后流泪

● 海魂

与海边站立
根入礁石伸进憔悴的指尖
有人辉煌而过
蹦断海潮

一切原不是这样的
鱼来鱼去
枪声响浑了海水

我跳下海
作一次代月的狗爬

躯体之外
摇摆于风中的船
是长长的帆涨开
我被抛在躯体之外
叫喊自己

我滚石头
拣远处高跟鞋顶立的都市
像一条带亮的蛇

我走进船
但岸在摇
走不进的仍是躯体之外

● 无题

如果烟盒塞进整齐的光
我便走进带甲的眸
让黑发流成快乐的日子

你是否觉得
我用海边的潮浪去赌博
击键的手指
叮叮当当敲出血色

还我厚土的年龄

● 醉酒

倒在街边
月亮像烤热的面包

我没倒下
即或海
让我流走瓶子
行装里打着扑鼻的瓶子

怪味都市
海鱼统领着酒馆
喝吧
再干一杯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殷晓媛

● 【二进制】之：《虚拟内存不可言说的奥秘》

那个穿糖浆色大衣的男人是一个图案，一个水印

——是从你胸腔投影到那处台阶上的。

（如同从老式影院高处的投影窗口，此时你游刃于影像间它却毫无遮蔽。）

废旧火车站是一个碎片处理程序，满街的建筑物像音量指示灯起伏。

（今天它们占用了你九百五十卡路里，那些来自果仁、酵母、黑麦、食盐和鸡蛋的、
见光燃烧的碎屑。）

雪与灯光擦干净白昼的散乱数据。

觅食的鸽子蹲下来。西伯利亚寒流停在路中间如一滩月光。

凡心灵中处理起来太过拥挤的内容，现在它们在“人间”的硬盘上，

懒汉一样运行着：悲伤、怀念和时常撞上显示屏的一抹红色（标记 K.O.的那种）。

这并非放牧。它们可以永远在无涯天地游走。

报纸上刊登着某个音乐家、富商或陌生人内存耗尽的消息。

现在有一对侦探走在潮湿的灰色间，人们穿过他们如穿过一大滴会迅速合拢的葵花油，

周围带着一整套城市风貌和龙套人群，

显然丰富而庞大。

你就想，那些人，为什么不能把他们放出来，
在畅通无阻的空旷中走走。

●【二进制】之：《纯文本》

“拆卸格式的难度不亚于拆开繁复的斗升拱翘昂。”——无名氏《文本提纯手记》

乳白色；柔软；轮廓清晰；哑光。

这份说明书你读了二十七遍，在地铁的墨绿阴影中上。在深巷内。在一片面包东南侧。

但仍旧不得要领。“简单得像一张充值收据。”

“是的，正如它描述的箱内的物体。”

将它送到这里的人，暗绿大衣上有两行金色排扣：门童式。它上面覆盖红色布匹，有华贵刺绣及流苏。

夜里小偷侵蚀掉这一层，如同蚕食掉满月的蜂蜜糖衣。

铜绿色的箱身开始显现。随着远处工厂轰鸣而嗡响。

这一层也稀释如溪水下落巨石浮出。

现在人们纷纷过来一层层拆开它（拆走摄影棚道具的场面）：

戴白手套的手取掉木质层。有老茧和煤灰的手拿走铁质层。

就像两面镜子制造的幻象，越拆越密集，无穷无尽。

从前有一对白化病的大象，没有人见过它们。

光洁如白绢，催生雪盲。

它们见光风化，不留骨骼。

●【二进制】之：《我们中的 C 盘》

“那一天，关于她的记忆像紫藤，

从我的身上连根拔除，包括多年的疤痕、淤血和肿胀。

就像梦的黑色口袋被来收割的风悉数收走。
现在你们把她的照片放在我的面前，
但我并不能记起她的名字。尽管它曾是我的瓜拉那、毒药以及
镇定剂。”

（“人的记忆磁场就像一台滚筒式洗衣机，
我们给你电，让它们旋转漂浮起来。”）

碎片 1:

老人躺在石阶上，黑色袍子被一只渡鸦拉动飞起，
最终成为它的一群同类。“现在我们剪掉即将盛开的血腥，
一如掐掉玫瑰花蕾。”她手中有银器，
像位置错误的月亮倒影——跟随而至的潮汐将洗刷夜云。

“就在蝴蝶一振翅间，她丝绒般燃烧起来，
带着轻型金属的光焰，我们留下手印和一群青鱼……”

碎片 2:

爆破的柜门涌出一股芥末色。“小心！”
它们中一些是蜜蜂，蛰痛你并耗尽自己；有的是乌贼，掩人耳目
然后遁逃……
而这一只是恶犬，咬住她。她的手正变成土绿。
“须剷除那毒。”于她手腕处取出鲜血三百毫升，那和剪断一
截太长的袖子没什么区别。

报复的快感。柜中的钻石抛向荒野。
它们长出的星辰将会覆盖疮痍，暗红的花纹，
比蜘蛛的深一些。

（那些罪行的名称蜿蜒在桌上的阳光里进行有丝分裂……）

碎片 3：她在燃烧的马厩边涂唇膏，为了是以它的猩红，
令火焰和其它红色臣服。

碎片 4：你说爱她时她没有听见，你说恨她时她笑了。
她的耳朵是一种偶尔飞回的水鸟。

碎片 5：她说她要清除一切，剪碎 ID 卡，擦去编码和容貌。碎
纸机一直响……

那一夜你睡下，关于她的记忆漂起如水中花朵，肥皂泡在平复。

“所有的光芒和黑色都藏在她身上，
她冰冷的肋骨才是它们的蜂巢。
你们在我这里枉费心机……抓住她，你们得到你们要的答案，
我得到我的。”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晔伏安

● 两代人

你有你破碎的渡口和小眼睛（*）
野鸭展出灰白的翅膀拍打碧水，无害
幽草拥有完整的野性还没有被人类修剪

许多时间，可以荒废
没有人说出半个“不”字
许多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
像我散乱的头发，遮住你破旧的木船

潦倒的悲伤

夕阳在水，有着长长的注视后

散出自身的金色，鱼儿们争相抢夺

我忍着不去揭露它们的贫穷

和夸张的富贵梦

这多像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无力

（★）引自顾城诗选

● 手机控

现在人人会缩骨功

世界的骨头缩在手掌里

朋友在里面，家人在里面

自己在外面

点赞，评论，转发顺风又顺水

什么都不可怕

只有电量的红色提示或关机

呼吸没了

世界没了

急需一根输氧管

● 变化

我喝豆浆，他们面无表情

吃我削好的苹果

不打招呼、不说谢谢，更不会

突然对我笑一下

忽然之间，我跑到洗手间
照自己还在不在人世
还好，还好，五官俱在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

那一天，我外出
看见挖掘机在拼命掏空大地的心脏
上面要建一座坚硬的房子

● 烫影子，喊魂

灶上架起一口大锅
滚烫的水在锅里大声喊着救命
我被勒令站在小板凳上
准确地把影子投到锅盖上
它一边靠墙一边靠着锅沿
像一面照妖镜

祖祖，那个信了五十多年佛的女人
使劲地把开水往我影子上浇啊！
嘴里喊着回家了、回家了
在檀香雾里
喊着那个被阴间通缉的灵魂
她忘了
自身也会被通缉
并与我们永不相见

● 伤口

它是一个人，它永远无语

它不曾有过名字
听见青苹果被咬了口
就会跑进红色的山洞里
呜咽
还扯着我的血脉

它从不咆哮，张着嘴
表现狗儿般的忠心
它出生以前
花朵装在瓶子里当灯使
力量在上面
给我自由
给你隐退

一切风动之后
也只有我 知道
它的味觉贴近
蓝色、褐色
所以
我们幽居在海里或者铁里

● 清明有感

比一只猫更能打开黑与白
我终究说不清，很久以后灵魂这回事
它们还会不会回来？
这些都不重要
坐着发呆时
下垂的情绪可以很柔软
凝固喜气，安静负于地面
那里，我的祖辈们时而张望远方

他们躺下之时，土地被翻新
人很多，但并不热闹
黑与白经过我的眼睛、嘴巴、耳朵
截取所有的喜乐
一棵失去依附的树，疲倦
任不谙世事的鸟儿在身上跳来跳去

那几日黑白打扮着我全身上下
看书是我最多的动作，至于看什么忘记了
只记得旁边的痛斥
“这个时候，你居然还看书？”
我没有回答
那夜
一条运河，也没有从我身上找到任何的支流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忧郁的青蛙

● 佛缘

一念便是花开，它似曾相识，凋落一瓣时
她便化在人群中

你便站在人群寻找回眸的记忆
一念
便是灰烬

● 虚无

不可破坏其中的意境
花开，花落，梦遗
总在重复着，此去经年，他总是
画着自己，黑色的眼睛，流泪的溪水，瞬间枯萎的舌头

而夜晚适合吸食月光，增幅血液的流速
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变成怪物，却
拒绝承认，一遍遍用剪刀撬开锋锐的獠牙
流血，更加疯狂，拍打脑袋
或蜷缩在地面，冰冷可以减轻疼痛

最后控制不住，骨骼嘎吱嘎吱的响
从后背长出薄薄的翅膀，他
一会飞到半空，一会自由落体，而此时
总有安魂的曲子从窗内传出，有一个人
点着蜡烛，唱着歌
：亲爱的，永远是你的躯壳。

● 章鱼

11
总是离岸不远，看着父亲
乘船，打渔，我尾随着
有时候父亲在哭，哭他的儿子不见了

他去了很远的地方，去到
天黑的地方，我尾随着
并满身齿痕。

12

趴在大海龟的壳上睡觉，阳光温暖
它驮着我，来到一座孤岛

我对它说话，在壳上撒上很多泥土
小草从中发芽，阳光温暖

13

越来越多的海龟爬上来
每一个夜晚，我将与它们告别，在海中化为章鱼

而那一个晴天，它们都不见了
孤岛上留下无数蛋壳

14

父亲很晚才回家，母亲总是在夜中
很高的地方点火，像一盏灯

而我黑暗深处浮出水面
再悄悄潜去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一头熊在歌唱

● 只以为

远离了雾霾而无法拒绝雾霾伸出的冷手
北京像是细线，我怎样飘摇
始终要回去而后又迅速逃离
记忆的剪子和未来的利刃，在这条细线前碎落
命里注定属于风，当你看到不再鲜艳的风筝
你一定想到天空，像我角落里的目光
我的面孔与困兽不一样，但是，肯定一样过

● 南枝

教堂墙外的石头上放一块小石子
看看青苔什么时候爬过，相信这是神经质的行为
我有过之，我爱的女人是修女，转眼冬天
记忆的雪是否会复制去年，我冷你也冷
你细细的眼还再凝视那枝早绿
我准备多种方式，唯一遗忘的是崩溃

● 孤独，是一个忘我的词语

冷酒凉肉，旅途的月光下独自怅然
多么坚强的旅者也有脆弱的月光
更何况我是一个散漫者，装作属于旅途
信马由缰，被一个典故以及莫名的人文宣传
盲目倾心，失去了喧嚣失去温暖
就是不想失去你，久之，事情向二个方向发展
一是你在我的旅途越来越温暖
一是我成为重逢的别类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遇见

● 烟雨丛溪

在万紫千红的高炮广告里
你别样的飘渺

晴天去看你
暖阳下汉子般的万物褪去色彩

阴天去看你
微风吹乱了我的秀发遮挡了双眼

雨天来看你
只拾级而下，往临溪的木栏一站
就做了一回英伦康桥的梦

你在我耳际别上一朵春天的小花
我与你撑伞同行
你哼哈点头

我又在雨中找到一窝搬家的蚂蚁
静观人生忙碌，

我曾问你生活的水有多深
你说深浅不过入汪洋，取一瓢够用就行

我便找个长椅坐下歇脚
在烟雨中，梦回了丛溪

● 虹关古樟

第一次听闻你
在男友的记忆中慢慢倾吐：
你已活过千年
而我爱上了谈起你的那个少年

那一次抱小儿回家
才会说话的莫莫在树底抬头
背了一句诗：真是恐惊天上人！
我从此坚信，是你，赋予了村人智慧

多少个远离你的日子
我在风雨里行走，心头热乎乎
莫莫问我：妈妈，虹关的樟树，
今晚被春风吹动了吗？

呵呵，
古樟树，
在那片平凡的世界里
站了千年，站成了平凡

吹动了多少春风！
又带来了多少温暖！
就像我的莫莫
你是古樟带来的爱情的美好的果子！

（选稿编辑：小鱼儿、低处的迷雾）

■ 宇轩

【星期一是灰蓝的】

星期一是灰蓝的。

像等待装入药粉的胶囊贴上标签。

屋子里突然浮动阵阵木瓜香气。

是的，除了工作，钥匙，空落落的心。

一定有人，在星期一早晨被植物的药性摩挲和打点。

他想起那个星期六上午是俏皮的。

露水如同孩子那样明亮和快活。

白云在天庭的深湖里亲切而古意。

如果不是有一匹倔马将他拽出郊外

他甚至爱上了那里的空阔和岑寂。

他愿意留在那里继续摇晃一棵树

让更多的木瓜童话般落在他的脚边。

【失眠记】

夜里,黑暗比夜更黑。风扛着树跑。

呼啦啦。呼啦啦。

像我头痛症啄食一点无望的恐惧。

我在内陆床榻的帆板上，甚至爱上浪花。

那是数月之前我旅行在大海中一点新奇和陌生

此刻苏醒。

我甚至就要拽出左手里的东海。以及深渊如脚底的地狱闪电。

哦，瘾君子。揣着银针的流浪汉。

独门闭户的幽居者。

原来世间有不可捉摸的巨蟒豢养于你的身体。

它分分秒秒嗜咬你属性中的羊。

它如影随形，仿佛“锁舌含住钥匙”——

它告诉你

人群依靠死亡而活。

Z

■ 这里有阳光

● 噼啪

亳州只有草民
还有许多太医的坟
和漏风的老宅子
人们走进山林就有噼啪声
像宋朝大鞭子抽在山脊
噼啪一声抽进民国
之后噼啪一声白求恩来了，他
噼啪打死一只大蚊子
手捧艾草
继续背黄帝内经

● 卡夫卡之雨

卡夫卡之雨
落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我认为捷克是座山
翻过去就是文学之海，卡夫卡
在原野种植了许多农夫、牛和红鲱鱼
李白和范增在草棚里
写字做画，他们一生
都在用线缝一本书

● 时光

雨巷里的萧声
总在最宁静时把天空拆了
就有两个摇蒲扇的人
相互不语，扇扇停停，仿佛《朝元歌》里有走散的村子
几匹马儿拖着它们，走进逆光的月亮
曲到长音，石阶空了
两把竹椅依旧无语
月亮尖瘦

● 二月

她给我看二十年前的二月
我认为这是文物。就像
老宅的牌位，空心的
你敲它会有闪闪红星和美丽的塑料花
现在没人喜欢这些花了
有煤油味道，但它那么鲜艳
它旁边是面大镜子
方方的
里面有一尊奶奶的雕塑

● 在野外

我们在坡下
造了一条船
船下面什么都没有，尤其是水。

田野像卷起的枯叶
诗人们在上面野餐，他们越来越像
巴厘比的船长或是海盗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他们
那上面写我后来是
水库管理员
死于 200 年后的一个旱季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赵丽华

● 重生

我不是我母亲生我的那一刻诞生的
而是在岁月磨砺中一次次诞生了自己
命运的每一次劫杀
都使我重生一次

● 个案

满世界都是乱的
我看着你们乱
像热锅上的蚂蚁
我心安稳
是最躁动者的安稳

● 死在高速公路

有一天我会死在高速公路上
像一只鸟

那些穿黄衣服的清道工
会把我拾起来
抚摩我的羽毛
让我在他们手上再死一次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赵建伟

● 绳索

你吊死过
东条英机
吊死过崇祯皇帝
吊死过萨达姆
还吊死过
亭亭玉立
一个叫卓娅的女孩子
下一位准备吊谁
是个好消息
还是一个坏消息

● 多年以后

多年以后
春天还会是稚嫩的春天
阳光还会是灿烂的阳光
黎明还会是被太阳拽起来的黎明
黄昏还会是被月亮喊回来的黄昏
也许农村会再瘦一些
也许城市会再胖一些

多年以后
你我也许都还在，只是更老了，眼更花了
你搀着我，我搀着你
走在一段一段回忆的路上

（选稿编辑：石生）

■竹丫头

● 睡莲

依在弦上的女人长发如流
白色噪音像刚从深井里取上来
她抚慰了这个夏夜

房间开始离开原来的位置
越来越靠近一片水域
更多静谧的月光被吸引
落下来的音头 有一些拂过手背

我变得比从前柔软
换个睡姿
与莲叶互为标记

● 秋风劲

秋风总在削着什么
像切土豆的刀
日子和花朵虽然瘦了下来

仍让人看不清
它们有怎样的核

不是不爱这样的季节
只是忧心
风也会把我削薄
刀口之下
我将吐露的
会是什么

● 证据

树叶摊在马路上
被秋雨读了很多遍
有些细节让人感伤

这能说明什么呢
我也用目光读过它
并盖下一个脚印的章
却被雨水抹去了

我与一片树叶的关系
缺乏旁证
也不被秋天承认

（选稿编辑：低处的迷雾）

■ 张广智

● 那些泛黄的……

那些泛黄的眼泪
那些泛黄的照片
那些泛黄的天空
那些泛黄的河流
正在用一针一线缝合岁月肩头泛黄的记忆

时间不会老
空间不会老
青山不会老
真爱不会老
而人的生命老去只是一刹那间的的事情

紧张之余
耗费之余
嗟叹之余
抵抗之余
一切都在泛黄
一切都是徒劳的挣扎
一切都是寂静后的欢喜

我不停地在泛黄的记忆中来回穿行
雪伏在肩头融化
生命的底色没有改变

（选稿编辑：石生）

■ 张瑞箫

● 孤独照见黑暗的帝国

他开了一家公司
准备了斧子、凿子、刀具、钉子、吊钩、尸体、花朵和麻绳
他管理着庞大的帝国
贪婪、占有、冒险、颓废、无聊、背信弃义、自言自语和暗中
消失
内部的战斗一直在持续
诬陷到处都有
如廉价的站街女郎
记忆早已学会
因陋就简

他打算单干
暂且留下一扇透气的窗户
开在脑袋或骨头上
他看见窗外弧形的
月

灵魂已如
擦脚鞋垫

维纳斯的乳晕
缪斯的肚脐

窗外明月
照见你最黑暗的帝国
2014.3

● "Loneliness lights dark empire"

He opened a company
Prepared the axe, chisels, cutting tools, nails, hooks, bodies,
flowers and hemp rope
He manages a large empire
Greed, possess, adventure, decadent, boring, treachery,
soliloquize and quietly disappear
Internal fighting always continued
Framed everywhere
Such as cheap call girls
Memory already learned
roughing

(be rough and crude)
(be simple and crude)

He decided to do it alone
Leave a ventilation window for a moment
Open it In the brain or bones
He saw an arc moon
out of the window

Soul has such as
(the door mat whipping the foot)
Wipe the foot in the door mat
(cushion; mat; pad; gaddi?)

Areola of Venus

The navel of the MUSES

The bright moon outside the window
Lighten(illuminate) your most dark empire

2014.3

● 介入@现场

一直以来
我想介入你的生活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真的
我终于成功地介入了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当我们终于面对面
坐定
你却不断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一定是有人介入了我们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就像我也曾介入别人一样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我享受

介入的快感
像窃取别人的现场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而被介入的感受
用短信微信微博私聊私信 QQMSN 飞信电邮
是妄想撬走别人的一块石头
却搬不动自己的一块砖头

● intervene@thescene

(translated by Rob Schackne
Reality intrudes
I can finally enter

one has always been here
to intervene in your life
when face to face
we sit quietly at last

continues using his device
someone else is inside us

I also step inside others
I enjoy coming between

getting involved in pleasure
in stealing someone's site

prying another's stone away
but can't move myself a brick.

● 莫斯科一夜

美味的写作之夜
玻璃盘中的车厘子
伏特加和苹果汁
超市里的局外人
我在去往圣彼得堡的路上

越过了所有的森林和湖泊
我在飞往世界尽头
我看见了大地和海洋的边界
高高的语言之栏
如今横亘在我们之间

我，我一直在某种轨道上运转
像一只宠物鸟，只能自由一小会儿
我看到了时空的极限
是的，自由是如此美味
这仅仅
只是莫斯科的一个夜晚

2014.8 莫斯科

（选稿编辑：小鱼儿）

■ 张敏华

● 你有故乡，而我只有

在墓地你寻找死去的亲人，
我在墓地转身，
不悲伤，也不快乐。
在我看来，墓地形同虚设——
我看着你祭奠，不想安慰你，
不敢惊醒你的回忆。
——其实你有故乡，而我
只有母亲的坟墓。

● 生活

你缺了一颗牙齿，我多了
一根鱼刺，我们过着
忍辱负重的生活。
鱼鳞般的夜空，眼神是空的，
我们只能像藤蔓
相互缠着。
活着，不停地给别人让路，
也给自己让路——
命运给了，我们还了。

（选稿编辑：石生）

■ 张露

● 一笔情感账

风躺着 雨站着
尊严与渴望垂直
回忆抱住往事的背脊
曾经的美让回头的今朝伤痕累累
云落泪了风会吹干雨
可谁来安慰风的叹息
如果爱上你是一个梦境
梦醒后又该谁来偿还失眠这笔呆账

● 一首没有名字的爱情诗

你看 那穿着爱情华服的青春
正乘着缕缕薄如蝉纱的烟云
你看 她脚下的云里正卷着团团回忆
团团花开花落 团团起起落落
看阿 那一团又一团的交织
你看它时它正看着你
那交织正被编制成一枚婚戒
被曾经的恋人正带上新娘的无名指
我伸出空空的左手 良久 良久
触电般缩回曾被他一直牵着的手

（选稿编辑：石生）

■ 张俊梅

● 蜕变

从蝉蛹到蝉
该是一个惊人之举

俯首，负重
老气横秋的嘴脸
这是否真的是自己的末日
地狱下的委屈
千年的老土
透不进一丝气息
生的欲望在一天天肿胀
爬出去
爬出去

何去何从
摸不清方向
那一堆松动的泥土
该是世间解冻的消息
用脚用手
使出全身的利器
对生命敲击

已没有时间的记忆
在惯于挖掘的某个瞬间
突然感知，一丝暖意
一丝斜阳
生命的蜕变

竟在一夜之间

向往蜕变

向往颤动之后的振翅

和

阳光下生命之歌

的高亢

● 月光

纯天然月光

只存在于

视线之外

人类文明的进步

有时

真的是一种伤害

于是，我恨

大街上每一盏灯

不管昏暗或者明亮

都在或多或少地吞蚀

我的最爱

托朋友的福

驱车到若干公里的野外

寻找若干年前的那片月光

月光依然

只是这短短的会面，像

甘蔗一样甜

白发一样无奈

● 烩葱花

开在父辈青黄不接的季节
是穷困给时代留下的印记
深棕色的花瓣
如父辈们晒焦的脸
古铜，凝重
花香四溢
飘出院落，飘向屋顶
弥漫到下一个世纪

直到今日
岁月静好
便时不时把葱花刻意烹烩，于是
想起娘
想起那时饭菜的稠和稀
父亲把汗滴深埋土里
一肩把我们姊妹五个挑起
碗里的油花寥寥无几

葱花在煎炸里飘香
岁月因为历练而美丽
偏僻的那家手擀面馆
因烩葱花而香牵万里

● 梦回原地

不知道离开了多少个日子
回到原地

原地已长满绿苔
绿苔下面，铺满记忆

轻轻地拂去尘埃，拂去风雨
几件熟悉的家什
依然静静地躺在那里
像一群被父母遗弃的孩子
周生长满锈迹
也长满往日刻骨铭心的故事

那棵盆栽的九月菊
年久失宠
疯长成一人高的小树
枝杈不羁
花被啃食
叶不蔽体

回到原地
想把岁月遗留下的碎片捡拾
为什么只有过去了才知道珍惜
笑声不在，人无踪迹
根根白发已取代青丝
除却瓦砾
没有谁会在原地等你

（选稿编辑：小鱼儿）

第三部分：年度网络诗论

口语诗：谱系、症候、可能性

张德明、程继龙

了解当下中国诗歌的人就会知道，口语诗几乎占据了诗歌生态的大半个版图，且仍在滞涨中，正如女诗人安琪所说：“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在口语写作上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恍然间已压倒书面语成为主流”〔①〕。近年来几乎每一次引发广大网民参与的诗歌事件，都渗透着关于诗歌“口语”的论争。冷静点看，口语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革新了中国当代诗歌的面貌，然而也暴露出许多问题，如不及时反思与妥善解决，将会给新诗发展带来某些消极影响。本文拟从口语诗的谱系、症候与美学可能等层面加以梳理，将口语诗的成绩和问题呈现出来，与诗界共勉。

一、“口语诗”的谱系

口语诗，“顾名思义，就是用口头语言，即我们平时说话的语言写出来的诗”〔②〕，这种说法貌似明确，然而，“石油工人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三抖”之类小调也是口语诗吗？诗人唐欣曾定义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口语化的诗歌。它不仅标示着一种诗学观念，一种写作倾向，也标示着一种宽泛意义上的创作流派和数量庞大的诗歌作品。口语诗中的‘口语’，主要是针对那些原有的、人们普遍接受并业已习惯的、隐喻的、意象化的、词语的、比较‘文学性’的诗歌语言。‘口语诗’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用来指称这些具有口语形态和口语特征的诗歌”〔③〕，虽然显得宽泛，但不失为目前能见到的最可靠的说法了。

事物总是网状的存在，还牵涉到写作流派问题，其中口语诗人的自述身世比较能说明问题。于坚在多次的谈论中，无意中勾画了一个“口语诗”的轮廓。“这首诗（《尚义街6号》）在1986年《诗刊》11月号头条发表后，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在外省，与诗人韩东、丁当、吕德安这些朋友的相识，促成了《他们》的诞生。《他们》作为继《今天》之后中国民间文学刊物最权威、最具影响力的杂志，它10年的历史表明，它确实未负初衷，为中国诗坛贡献了一批最优秀的诗人。”[④]后来于坚从“语言”的角度[⑤]，追加印证了这一脉络，他认为中国当代诗歌语言一直存在着两个阵营、两个路线，一个是以官方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普通话写作，另一个则为“日常口语即方言”的写作，与前者的统一、高亢、僵硬相对，口语写作主要集中在南方、随意随性、深入到日常柔软的隐秘地带、是一种在场的质感的写作。于坚为后者开列的名单除了上述诗人之外，还有杨克、陆忆敏、翟永明、杨黎，这些都是广义的第三代诗人。

伊沙也描述了一个稍微有别的谱系。伊沙认为，朦胧诗人广泛地影响了他，顾城“微妙的语感变化”影响过他，于坚诗中的“口语”是“以‘说话’的状态体现的”，韩东“建树了口语诗最早的一套规则”，典型的诗人还有王小龙、丁当、李亚伟等第三代诗人，以及一直特立独行的严力[⑥]。写于2006年的《关于“口语诗”》[⑦]一文认为，“口语诗”这个概念被提出来，是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在风起云涌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第三代诗人中一些主要诗人带来了“第一次口语诗热潮”，八十年代经历了一个由地下到泛滥的过程（特别提到“我视上海诗人王小龙写于1982年的《纪念》为‘口语诗’的开山之作”），九十年代“民间写作”实际上“以‘口语诗’的实践者们为实体”，其后自然地导向互联网诗歌。伊沙不认为经典的“他们”派诗人是“口语诗”的创始人，看重王小龙、何小竹、莽汉诗人李亚伟的创化之功，还一定程度上考虑到周伦佑等“非非”成员的贡献，看重九十年代口语诗沉默的大多数，而且将口语诗的存在延伸到新世纪。

不惟如此，伊沙多次在访谈、发言中谈到世纪之交开始写作的一批诗人与自己、韩东以及于坚在诗艺上的传承关系，也得到了不少年轻诗人认可。“后口语诗”一词的流行很能说明问题，沈浩波认为“后口语”的中坚力量由部分第三代口语写作的代表诗人、一批涌现于民间各地的青年诗人组成，批判发展了“前口语诗”的遗产，继续坚持严肃独立的口语精神，注重“原创体验”、“内在技艺”和“深度叙述”，力求达到“复杂、深入的美学体验”[⑧]。他开列的“后口语诗人”名单包括伊沙、阿坚、侯马、贾薇、徐江、宋晓贤、朵渔等。“后口语”这一概念得到徐江、唐欣等不少诗人、评论家的响应。

新世纪初，随着“诗江湖”论坛的创办，前、后口语诗人重新云集，也集合了数以万计的诗歌爱好者，用口语写诗、贴诗、论诗，后借助新的交流方式，滋生出“下半身写作”、“垃圾派写作”、“低诗潮”等芜杂的群体，它们与大部分“80后写作”、“打工写作”、“神性写作”，实际上均在不同程度地使用着口语诗资源、取用着口语诗观念。如果稍微放宽条件，口语诗人和作品的名单可以无限地增补下去。

已有自己强大的小传统、低门槛、上手快、易接受，这些现成的便利使得口语诗演化为一场无边的运动，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便打开一本诗刊、一个诗歌网站，都能看到口语诗、口水诗、口水诗、口红诗[⑨]，读者已很难读到几首真正意义上的口语诗、读到“非口语”意义上的好诗。铺天盖地的口语诗大有淹没一切之势，如此，弊端频出，衰相尽显。

二、用“口语”写诗

问题固然多矣，然而，如果仅仅因“群氓”狂欢来批判口语诗，那么不仅显示了批判者不必要的孤傲态度，而且简化了问题本身的复杂性，降低了讨论的价值，正像伊沙指出的：“理论上辩不清的反对

派通常会拎出几个门都没摸着的文学青年的浅陋习作来作为对‘口语诗’的攻击”[10]，这样的“攻击”当然是银样蜡枪头。在日益后现代的当代，任何事情都可以被恶搞、被低俗化，别说是写诗，即使再崇高艰巨的壮举，都有可能轰然消散在一片搞笑的喜剧氛围中。必须针对严肃意义上的“口语诗”，即肇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三代诗人、落实于九十年代部分民间诗人、泛化于新世纪众多诗人群落，用口语写诗、集合于“口语”这一观念之下，且一贯秉持先锋精神的新诗写作。“口语诗”之“口语”显然是一个涉及流派、语言、观念等众多因素的多层次的存在。

用“口语”来写诗。语言从来就是极复杂的，二十世纪随着“语言学转向”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人们再也难以用老眼光来看待语言了，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就是，语言不再仅仅是我们日常口说、书写的语言了，有作为体系的语言、作为生命存在方式的语言、作为不同群体文化表征的语言、作为权力的承载者和事物规则的落实者的语言等等。“口语诗”的萌芽理论“诗到语言为止”从一开始就是极为含糊的，他的提出者韩东也不止一次强调过它的含糊性，诗歌的语言实验者就缺乏辨析地接过了这一理论，一路走了下来。“口语”首先是一个语体学的概念，指在日常的交流情境中，通过语言发音器官发音、口耳相传来达成意义和情感交流的语言类型。矛盾首先出在这里，如果口语诗人严格遵照“口语”本性的话，那么写下来的“口语诗”究竟是不是“口语”呢？按照传统的二分法来看，即使是书写的语言，其中还有很多体型，例如论文体、悼文体等等，人们顽固地认为落在纸面上的语言还能在相当程度上“保真”，然而书写，由一种活性极高的“音意结合体的链条”转化为“符意结合体的链条”，由听觉的音符（实际上是音位）转换为视觉或触觉（盲人使用）的字符，流失了多少东西呢，任何流失即意味着增生，那么又增生了多少不可预料的东西呢？论及此，我们不必立即把法国学者德里达的理论拎出来，说“逻各斯中心主义”就是“语音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就是崇信身体发出的短暂的“语音”，千百年来人们顽固地相信，只有这种“语音”才能可靠承载“道”（logos），形而上的一切事物诸如“神”、

“理性”都是它的变体，都是对活生生的存在、人的宰制。姑且不说完整意义上的德里达解构学说究竟怎样，首先中国的问题是有“特色”的，更何況一场持续三十年而不竭的诗歌、诗学运动所涉及的多元、多样、多变的纷杂因素，本身就不可能是拿一种学说、一种尺度可以解决的。我们必须更辩证、更自主地取用西方学说，不管它看上去多么真理、多么强大。毫无疑问，中国的“口语诗”是“书写”着的，是在极大的程度上依赖着“文字”的，于坚、伊沙、沈浩波们既不是古代的行吟诗人、也不是只靠朗诵而存在的“广场诗人”，相反他们无一例外地反对北岛式的朗诵模式，不约而同地一再强调“拿文本来说话”，他们尽最大可能采撷一切流行的口语资源入诗，俗语、谚语、脏话、小调、段子、网络用语等等，构成文本之网，然而很显然“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脱离了语音的符号集合体。

自一开始，“口语诗”就没有在严格“口语”之路上一意孤行下去，它是如此深地借助了“文字书写”，伊沙“抡了一首诗”、唐欣“一不小心写了一首诗”，“抡”和“写”都属于借助文字进行的表意行为。从“口头发音”到“文字书写”，不管表达主体（诗人创作时的精神机制）主观上多么遵守“保真”原则，那么“流失”与“增生”是不可避免的客观效果，即使真能百分之百“保真”，那么写作这种本质上的交流活动，不能也不可以等于封闭的“意义递交”，按照诠释学的观点看，这本来就是不同意见经互补融合达成意义共享。在脑中构想一首诗、自己轻声吟诵出来、再临屏打出来、读者阅读，四者之间有不可忽视的距离，至于写出来或打出来、读者读出来究竟能不能保证严格依照“口语性”，仍然是个问题。写者不可避免地要遵从长期形成的书写习惯（例如不能写错别字、不能犯低级的语法错误、遵守表达习惯），例如读者完全可能用普通话或任何一种作者没听过的少数民族方言读出从未有过的意义。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发挥作用。文字同时具备了动静两重性。在静态上，千百年历史文化累积其上的意义污垢仍然发挥着作用，于坚后来就坚决不再提“拒绝隐喻”，最起码，口语诗人应该意识到那种毫无前意义尘垢的理想的“透明文字”至少是要通过强力诗人的语言斗争才可能获得；文字内部完全可

能是动态的，例如同样是一个汉字，其注视者完全可能根据该文字构型的某一个水部或火部旁逸斜出到其中某一个义项、形象世界中去，排列在一起的文字相互挑逗、相互激发，一起搅起意义的浮沫，这种浮沫又飘逸到下一行文字中去。

所以，遵从严格的“口语”，绝对意义上的“我手写我口”（“口”与“手”之间的距离）是不可能的，这在口语派的先祖黄遵宪、胡适那里也是不可能的，维摩诘集、孟浩然集乃至诗经中的大多数作品，同时也是书面化的，“夜来风雨深，花落知多少”式的诗句只是更接近纯粹意义上的“口语”，本身仍有文言性、文化性，而且在数量上占少数。实际上，“口语写作”作为一种既有的实践，只是一种倚重了口语诸因素的极端实验，用“口语写作”，“口语”和“写作”之间就蕴含了内在的矛盾和悖论，“口语写作”从“口语”到“写作”之间有很多路要走，需要努力、需要人为、需要梦想，因为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可能”，艺术不就是经由刻苦的人为而抵达自然之境（超人为、浑然天成）的过程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诗人不就是逆天而行的普罗米修斯吗？“从口语到诗”，看上去在理论上极为不切实际，然而艺术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反抗必然性的行动过程，这一张力本身，就为诗人提供了可以作业的广大空间，更何况借助这一极具相对性的诗意行为、在这一近乎极端的“梦想”的策动下，毕竟生产出了那么多的不可忽略的杰出文本。

三、“在场”的语言

“口语诗”，有作为策略的“口语”，作为写作语言的“口语”、作为美学观念的“口语”，甚至作为一种艺术信仰的“口语”，在如此庞大的潮流中，其具体内涵已分化到了粒子级别。然而，着眼于“观念”，进而牵起一条借以进入口语诗精神内部的细线，还是必要而可行的。集中于“口语”观念之下的诸多美学要素，例如“语感”、“日常”、“凡人”、“现场感”等响亮的诗歌标准，无一不是此在的、切身的、当下的，即“在场的”，这些都呈现出一种在场的症候：现

在呈现的确定性的存在实体（德里达）[11]。对这一目的的渴求激活并统摄了这些零碎的要素。

口语诗人，几乎不能确定“口语”的对立面，口语的对立物一会儿是意识形态、乌托邦、“大写的人”，一会儿又是书面语、意象、抒情，总之他们在一个个相对明确然而整体混茫的氛围里竭力反对他们艺术上的假想敌，甚至在内部也不乏攻讦，例如“下半身”对第三代口语诗人的批评，“垃圾派”从下半身内部的分化，这不纯是不同代际引起的文人相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内部小观念之间的冲突。

其实影响自“非非”就开始了，这个今天听来感觉怪诞的名字背后，曾发生过当代诗歌史上最激进的运动，“非非主义”的发言人们，认为世界被文化严重污染了，污染的主要手段就是语言，文化的世界就是一个“符号的世界”、“语义的世界”[12]，语义中包含了一套既定的价值、法则，所以就要从反语言、反语义开始，清除语言中的一切价值判断，清除语义成分只留下纯粹的“语感”，“语感先于语义，语感高于语义。故而语感实指诗歌语言中的超语义成份”[13]，期望如此还原到世界“前语言”、“前文化”的本真状态。非非极端化的语言主张在其主将杨黎的创作中推衍到了极致，《冷风景》一诗不动声色地，“物化”地描绘了一段街景，语词似乎全部回归到了词典义，语言以其最基本的语义发挥作用。近年复出的杨黎，仍坚持了自己的路数，倡导“废话写作”。在此，语言薄到了极点，语言符号这个三维结构体，不断压缩指涉（指物）和所指（概念）两个维度，竭力向能指（语音，更准确说是音位）一维坍塌[14]，幸好“在‘废话诗’中我们还少见那些全然不顾意义任由语音滑动的乱码诗。我们在非非诗人杨黎等语言极端主义者这里看到一种典型的“语音崇拜”现象，倾情于语音能带给他们强烈的快感，值得注意的是，“语音崇拜”虽近似于德里达所说的“语音中心主义”，然而开启的却是一种越来越切近的身体快感，而不是“道”与“真理”，这更接近他们最初津津乐道的“语感”。

稍早的韩东的《有关大雁塔》和《你见过大海》，在语感方面也极有特色，“你见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你想象过大海/然后见到它/就是这样/你见过了大海/并想象过它/可你不是/一个水手/就是这样……你不情愿/让海水给淹死/就是这样/人人都这样”，杨黎是用冷态的语言独自叙述，而韩东则是用冷态的语言绕口令式地挑逗、反讽式地强调，“顶多是这样”，“就是这样”。从语言的视角看这一“解构”行为，仍旧是向“语音中心”坍塌、冷凝，将埋藏在“大海”内部的“自由的元素”（普希金）、浩瀚、汪洋等很文化的意思统统剥除出去。与杨黎不同的是，韩东开始有了“人气”，“人气”通过视角、口吻弱弱地流溢而出，尽管面对悠久辉煌的“大雁塔”，人“又能知道些什么”，人们“爬上去/做一做英雄/然后下来”，充其量“跳下来/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有关大雁塔》），这里的“人”尽管平凡到空洞的程度，然而毕竟有“爬上去”和“跳下来”的微弱热情，而且很明显他们是与“英雄”相对的平凡人。冷极则反，韩东的诗歌语言稍稍有了热度，“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温柔的部分》），“温柔”一词在与“寂寞的乡村”、“风”等词的规约中，不仅初步恢复了它的常见义项，而且稍稍具备了引申含义和象征含义（例如卑微的爱），《我们的朋友》则将语言果断置放到了日常语境之中，透露出朴素的抒情语调。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语义的恢复过程”，尽管有着极端的语音迷恋，但是语言在最初的口语诗人那里逐渐恢复了它的基本意义，且向引申意义、象征意义复苏。于坚几乎在同一时期喊出了“拒绝隐喻”的响亮口号，“一个人要把话说清楚，他当然要避免深度，避免言此意彼，避免知道。我拒绝精神或灵魂这样的词语。我的诗歌是一种说话的方法”[15]，在他看来，汉语语词积累了大量的语义尘垢，所以现有的汉语都是高度隐喻性的，这样汉语诗人，无论是古典诗人还是现代诗人，都养成了“辞不达意”的习惯，崇尚“诗无达诂”。诗人应该拒绝隐喻，“从隐喻后退”，虽然他对语义膨胀高度警惕，但他退出过于诗的、文化的领域，到了“日常生活”语境就坚决停止了，转

而守护“日常”，找寻“日常的神性”（即诗意）。于坚对“语感”的理解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诗最重要的是语感。语感是诗的有意味的形式”，“语感不是抽象的形式，而是灌注着诗人内心生命节奏的有意味的形式”[16]，“现代诗歌应该回到一种更具有肉感的语言，这种肉感语言的源头在日常口语中。口语是语言中离身体最近离知识最远的部分”[17]。就这样，于坚在许多观念上绕了一遍，最后抵达口语。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隐喻固然是可怕的，但从隐喻无限后退（极端就是剥除所有语义，只留语音）是不可取的，日常是最后的栖居之地，日常是具有神性的，日常可以保证人的诗性生存（物自在、人保持其感性的生命活动），而口语是天生日常的，既不过分干瘪，也不过度膨胀，因此诗歌成为“一种说话的方式”。

连接前后口语诗两个时代的诗人伊沙，对“非非”兴趣不大，但全面继承了韩东和于坚的思想，就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懂得一条道走到黑，但是知道把握好度，知道哪里是不可触的雷区。剥除语义、取消意义这样的解构方式，只在朦胧诗、政治抒情诗流行的八十年代初期有效，到九十年代日益世俗、日益消费化的语境里，仅有“口语”、“日常”和“凡人”是不够的。伊沙的“日常”不同于于坚“牛仔裤到底牢不牢”（《作品第39号》）和韩东的“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温柔的部分》），既有平淡琐屑的一面，又有荒诞离奇甚至超现实的一面，读《饿死诗人》、《我的英雄》等诗集，可以看到一个当代城市普通居民的各种琐屑、滑稽的遭遇。伊沙的口语，在之前“说话”的基础上，熔进了小调、城市民谣、说唱、台词等元素，他通过对各种口语类型的仿拟，竭力克服之前口语诗的平淡风格，例如“结结巴巴我的嘴/二二二残废/咬不住我狂狂奔的思维/还有我的腿”（《结结巴巴》）。“凡人”在他的诗中也一变而成为小市民、痞子。“现场感”在伊沙那里得到了重视，既然口语是切身的、正在发生的、对具体语境依赖性很强，那么为什么不重视由众多细节构成的“现场”呢？例如《车过黄河》：“列车正经过黄河/我正在厕所小便/我深知这不该/我 应该坐在窗前/或站在车门旁边/左手叉腰/右手作眉檐/眺望 象个伟人”，直接展示“车过黄河”的真实场景，竭力制造人在现场的

真实感，细节代替了意象，既告诉具体信息，又能引发细微的心理感觉，在很多诗中甚至采用“新闻体”。这一方法在后来的口语诗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伊沙不像他的前辈诗人那样恐惧“意义膨胀”，他将口语这一语言的意义锁定在更为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注入更细微的感觉，很有针对性地选择使用口语的引申意义、隐喻意义。如果说，在于坚、韩东那里，复苏的是平常人的生命感和生活气息，那么在伊沙这里，口语的生命感、生活气息就更切身、更切近，更有当下性，这种当下性逼真到诗歌的“口语”和人们正在使用的“口语”似乎消失了界限的程度。这是伊沙诗歌口语诗歌的“先锋性”。引人深思的是，这种“先锋性”与时代语言高度同步，如果认可“先锋”的必要性（伊沙等从不惮于承认自己的先锋性），那么就意味着具备相当含量的“超越性”和“批判性”，二者是“同中之异”，是与潮流、与庞然大物有所不同，是异样的目光和不满的态度，如此，我们就非常有必要从伊沙的诗歌中发现更多的“异样的目光和不满的态度”，但是这一点表现得并不十分充足。

沈浩波领头的“下半身”诗歌，将第三代“诗到语言为止”置换成“诗到肉体为止”[18]，九十年代于坚、伊沙等人小心翼翼在“日常语境”中培养、塑造的“口语”，一下子被置换成了性话语的大集合，汉语“意义”一极骤然逼仄成性的世界，各种直白狠毒的性话语蜂拥而来，“下半身”诗人借此来表达对“一切形而上事物”的不满。[19]在更为驳杂、浩大的“低诗潮”运动中，连“下半身”也被进一步置换为屎尿、垃圾、病毒，他们认为落于“下半身”还不够，应该掉在地上、沉入各种肮脏丑怪的事物中。在这些风起云涌的诗歌潮流，几乎都是以“口语”来写作的，粗鄙化是这些口语诗给人的印象，然而在这一印象后面是各种身体欲望和物化观念，口语的语言疆界变得更为逼仄（意义世界不断地缩小到某一个特殊的区域里，区域之外的语言要素不被承认和允许），“口语诗”已经远离了诗，口语的表意功能以及潜藏的可能性很快被耗尽了，口语耗散在热寂后的白光里。

口语诗人悖论性地用“口语”“写”诗，原本看中的是现代汉语口语语体贴身、方便、切近，便于表达当下感觉、便于指物的优长。

在最初的实验中，有强烈的“语音崇拜”情结，后来逐步克服对语音的迷恋，注重在语言符号能指、所指和指物的三维关系中发展口语，将“口语”置于日常、身体话语的场域中，不断强化诗歌语言的“在场性”，同时也在动荡不息的意义迁移运动里耗尽了诗歌口语的潜能。

四、猜想的可能性

凡是涉及对下一步、对明天、对未来的判断和预言，严格来说都只是一种猜想，这其中不管渗透了多少经验、理性，都不可能从判断者精神内部延伸出一条通往未来世界的实际存在的桥梁，人文领域都是这样，即使是多少年来一直被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其关于“共产主义”的描述，也仅是一种猜想，现在看来愈发如此，更何况即使真能如期到来，在到来之前，也不能取消思想者恣意撒娇撒野的权利。既然如此，我们不妨谦卑而虚妄地给出一点游戏性质的对策，或者说可能性。至于究竟靠不靠谱，只有后来者才有权裁定。

“口语诗”最大的优点是直接、爽利，这也是它致命的弱点，呈现出“偏颇的深刻”，偏颇在只用口语写诗、只用口语的可能性来引发诗歌的潜能，深刻在以前的诗歌很少注重口语，或者说口语之于诗歌的巨大价值埋藏在黑暗的地层中，而口语诗不断以近乎极端的实验（甚至炒作和各种策略）将其激活并开发了出来。因此，问题集中在“口语”内外的多个方面，有的是可以在口语内部解决的，有的只能越界到口语外部。

一方面，结束对口语的偏狭狂热，不再无视其他语言资源，进行“杂语写作”。从口语诗发展的历史看，诗歌当初找到并抱定口语这一法宝，旨在解构八十年代流行的政治诗、文化诗、神话诗，旨在纠正当时诗歌虚妄、高蹈，离生活和大地越来越遥远这一趋势，是为了接地气，历史证明，这一选择取得了丰厚的成果。然而三十年过去，当下的文化氛围已与八十年代大为不同，当消费主义裹挟一切时，更深切、更高远的理想精神和人文情怀是必要、迫切的，如果承认诗歌

的先锋性，诗歌就应该勇于承担，这是它的题中之义；从语言的性质和功能看，口语诗爽朗、直捷，便于表达生命的原在感觉、便于指称身边物事，它发挥出了这些优长，但是也必须看到，口语对言说主体依赖性强，瞬时性强，语境依赖性强、实用性强，这是它的缺点，优劣是高度辩证的关系，没有哪种语言天然就是完美的，对语言有极高要求的诗更是如此，口语诗人必须认识到口语的局限以及对诗歌的潜在制约，如果他想继续做个诗人、对诗歌仍有抱负的话；从诗歌和语言的关系看，诗歌与语言同样是高度辩证的关系，诗歌提高语言，语言滋养诗歌，汉语内部的资源是非常丰富的，不同历史、阶层、行业、语体千百年来、每时每刻创造出来的语言资源都可以为诗所用，“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诗，没有种类的好坏，只有诗艺的高低，关键是找到使其入诗的法门，只偏执于其中一种语言资源，虽可单刀直入，然而接触面终究有限，古老而伟大的汉语，也期待着诗歌有更大的胃口，不那么偏食。

另一方面，精进诗艺，由“口语”到“诗”。现代诗中，技艺远不是押韵对仗之类可传承的固定技巧（中西都如此），技艺即思想，它是从艺术内部生长出来的结构性力量，包括语言、修辞、文体等方面的内容，对写作起规约和导引的作用，离开技艺的塑形，再好的诗质也只能是一堆诗料，而不是诗。口语诗在它三十年的历史中，在它漫长的小传统（就新诗内部而言）中，也已创造出很多属于它自己的看家本领，并借以抵达“诗”的迷人境界，例如“说话的语气”、“现场感”，等等，这些技术保证了优异口语诗尖锐、精良和惊人的质地感。但是对于伟大诗歌而言，对于具有修远抱负的口语诗人而言，这仍然是不够的，越是精深和宽厚的口语写作，越能从内部切身感受到这些技艺的贫乏，当代社会“全意识”（袁可嘉语）提供的海量的复杂感觉，催迫着诗人具备更多样、更精良的武器。伊沙说：“拿我个人来说，新世纪这十来年的写作，在坚持口语大风格的同时，很注意吸纳并再造意象诗的技巧和跳跃性，这在我自《唐》以降的作品中，是不难看出的。我在编评《新世纪诗典》时发现：诸多漂亮的意象出自‘口语诗人’之手，这是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20]，这是发自内部

的需求，不是出于乡愿式的平衡“诗歌生态”的考虑（如果不能通过
对极端的追求而抵达极致，那么温文尔雅对诗歌、对艺术家有什么用
处！）。在“艺”这个问题上，口语诗人大可以将目光由当下推到无
限远，上下求索。值得吸收的元素很多：“80后”、“90后”诗人的
玄幻；当代“知识分子”诗人的承担精神、从文化提炼出诗的能力、
高密度的叙事、精密曲折的句法和章法；朦胧诗对抗的强度和烈酒般
的“冷抒情”；九叶派诗人精深的意象艺术（以郑敏为代表），平衡
现实忧患、身体感觉、玄学思考的能力（以穆旦为代表）；三十年代
现代派戴望舒一脉融合古典与现代而成的自由抒写、废名派的现代禅
悦；唐诗宋词高超到几乎看不到“诗”的境界；艾略特碎片化的世界
重构、博尔赫斯的不确定穿越等等。技艺需要锻造，只要拥有一具可
以同时消化月亮和铁钉的强大的胃，就可以抵达诗。从“口语”到“诗”，
之间有一光年的距离，需要提炼、需要超越，诗歌本来就是超越，这
在如今已是常识。

我们已经在一些口语诗人身上看到转变、综合的迹象，比如近来
于坚经由日常对世界、宇宙的诗性思考和表达，伊沙向各个向度展开
的气势、平衡各方因素的能力。诗歌是一种超越，只不过在当代是一
种更切实的超越，它须有携手整个母语，包容文化、直面世界的勇气
和魄力。最后还要清醒地意识到，当代诗歌中常用的“解构”通常只
是一种策略，即使是真的解构，它也决不只有偏狭这一种面向。真正
的解构，并非仅止于以受压抑者反对压抑者，并不是简单地将二者的
地位翻转过来，而是寻求更深的根源，颠覆将二者对立化的思维和机
制，并最终将二者导向离散的多维关系中。这也是诗人应有的气度。

（单位：广东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邮编：524048）

程继龙（1984—），文学博士，广东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
要从事中国新诗研究。

张德明，文学博士，广东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教授

- [①] 安琪新浪博客:《新世纪以来中国诗歌现状考察——答〈诗潮〉五问》,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c557e20102dzdx.html。
- [②] 郁葱:《什么是真正的“口语诗”》, 中华诗词网, <http://www.zhsc.net/Item.aspx?id=39679>。
- [③] 唐欣:《在生活和艺术之间——简论口语诗的意义和影响》,《甘肃社会科学》, 2005 年第 5 期, 第 136 页。
- [④] 于坚:《关于我自己的一些事情(自白)》,《于坚思想随笔》, 西安:陕西师大出版社, 2010 年版, 第 291 页。
- [⑤] 于坚:《诗歌之舌的硬与软——关于当代诗歌的两类语言向度》,《诗探索》, 1998 年第 1 期, 第 1 页。
- [⑥] 伊沙:《我的谱系》,《艺术广角》, 2011 年第 4 期, 第 42 页。
- [⑦] 伊沙新浪博客:《关于“口语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db097010007fe.html。
- [⑧] 沈浩波:《后口语写作在当下的可能性》,《诗探索》, 1999 年第 4 期, 第 34 页。
- [⑨] 对口语诗中失败、低劣作品的戏称。
- [⑩] 伊沙新浪博客:《关于“口语诗”》,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9db097010007fe.html。
- [11] 转引自陈晓明:《拆除在场:德里达的解构策略》,《当代电影》, 1990 年第 5 期, 第 37 页。
- [12] 蓝马:《前文化导言》,《打开肉体之门——非非主义:从理论到作品》, 周伦佑编选,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93 页。

[13] 周伦佑：《周伦佑“反价值”理论新词语解释》，《反价值时代——对当代文学观念的价值解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第374页。“非非”的“语感”等主要理论源于八十年代非非主义兴盛初期。

[14]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符号音义二重性理论上提出符号第三重性，即指物性，可参看其著作《普通语言学问题》第二、三、五等章，王东亮等译，三联书店，2008年版。

[15] 于坚：《棕皮手记》，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281页。

[16] 于坚：《拒绝隐喻·棕皮手记》，《于坚集》卷五，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17] 于坚：《诗言体》，《诗集与图像》，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0页。

[18] 沈浩波：《下半身写作及反对上半身》，《2000中国新诗年鉴》，杨克主编，广州：广州出版社，2001年版，第544页。

[19] 语境，可以看成各种话语共同构成的意义场域。

[20] 伊沙：《我说“口语诗”》，转引自“诗人文摘”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ecc3b70102dwwm.html，与《关于“口语诗”》一文内容略有不同。

话语与表达

——话语在(诗、小说、对话)表达中的多层次结构探索

盛 敏

一、在形成一篇文章、一首诗这种语言缀连成事实时，其用词组合的语言系列的起点并不是一种假定，而是随着要表达的意义联缀成关注意义发展的例证，这里面词的选择既具有偶然性又具有必然性。引出的词语组合保留着或至少大部分保留着它们的“意义”及其组合后的变化“意义”，不论它们后来的发展如何存在着上下文的有意变化，也不论一些个人的偏好与语词性质的固定意义盘点而出，它们最终的成形仅仅是在相像中并以可能性的样式存在，不会超出太多但的确产生了某种从表达趋于指好的变化形态。

二、语言构成中充满了动荡不安，因为在场的充分表述永远达不到作者所要求的完美的表述。在理想性方面我们的表达与欲充分的表达存在着一种方式、最新结构上的失明。所以只要寻觅在场的表达往往出现了同一性中为了同一性而被重复，即便它本身就是同一性的印痕和摹本。一般意义上的接收再转化为一般意义上的表达，它是实际存在的却含有非实在的影子，是当场对象的一般意义上的非世俗——而我们却在他人的当场开放性中展示的是我们自己所理解的意义的萌芽。

三、理想的表达是把已经存在或提前存在的词语之意义，它们辗转重复的过程纳入到理想性的要求里面，然后再穿插于活生生的现在——即现在抽取的意义与形式的多样性符合现在的超验的生命意识的在场，与在场诸种变化，无论从形式还是质料之间的对立上，还是现在进行的各种表达的生命概念与延续蓬勃发展的超验生命概念的质上，断然地契合在一起。

四、经历了在场的表达呈现，仅仅是决定新的意义诞生的第一步。最终意义必须还原到非在场的形而上的综合高度，即要展示一种自己最新认识的构成的价值。它仍超于起源意义的在场培育，是对活生生的根源性语言内涵的非根除，却是对自我归属的反叛，是除了原始性意义上的继承的非在场的意义的提炼。

五、从持存原始意义到时间性对象的悄然变化，可以重复的意义我们在循环使用。一般意义的基础总是构成最普遍的话语存在，但是呈现改造时一个诗人、作者的历史使命。虽然先验的意义存在制约着意义的分裂、意义的再生、意义的再现，但是变化的时间性就是变化不可舍弃的虚空，它们绝不是固定的安全，而是质疑固定盘桓的现象学的流动，是词语内涵的不容置疑的当场过渡。

六、任何意义的价值都将沉静与鼓噪于在场当中。在场会显示出一个特定的对象，有着提供的充实的直观，并且它的自明性让意识充分地渗透。其实仍回到作者面对自我的在场，是面对在场对象后的活生生的现在存在中的面对自我在场思考意义的可能性。如何呈现在场的完美或活动的鲜明性，这种理想的呈现的自救与表呈靠得是作者对在场对象所蕴意义的控制，或许是对其意义流动的控制，进而摒弃重复的再现让特殊的呈现表象达到一个新的层次。

七、对诗人与写作者而言，重复意义的搜取与展示是某种撰写存在者的死亡，也是对在场与不在场的言语游戏的中止。因为生命与理想性统一在一起，并在表达的内层与精神的纯粹上趋于本相的复杂发展，其活力是变化的、发散的。生命哲学就是意义的不停更新，没有精神的意识和没有根基的重复同样是意义死亡的一种绕不过去的逃避。

八、我们都会体验在场对象的某种秘而不宣的底层流动，这种心理学上原初体验尽管有其相同的一面，但是完全相同的遍及是不存在的。它仍有体验上的差异，而且每一个人所面临的差异状况不一样，是一

种面对在场对象的并不区别任何东西的差异，是不区分任何在者、经历、被限定意义的差异，但它却呈现了符号的实际使用上的差异。这是根本上的差异。

九、话语的可能性和严格性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差异中活动。就是说“语言保留着保留语言的差异”。语言的差异也就是差异的承载物——在完全平行发展前进的语言的这一面与离这一面最近的地方可能还存在着意义的另外存在。这种差异鼓励着我们去追求话语中的正确意义的揭示和歧义的存在，并巩固话语力量的饱满的充盈局面。

十、表达起跃之时，话语的指向有时是可以让倾听者产生混淆——交流是表达的一种外在层次，是某种提醒，这里面往往还有没有穷尽的或者过于简单化理解的意义指向在内。混淆交错的产生是因为捕获即被染指到当场的话语意味扩溢之中。可能指号不表达任何东西，仅仅是一种看得见的陈述。

十一、表达从表达物那里借来了应表达的内容，也许是自己的经历，也许是别人经历的复制性呈现。因为意义的理想内容与表达的话语之间终究不能统一，不能与独白一样视同己出，因此表达某种外物就可能悬搁被表达物的纯粹性，它被他人的言语染指了。

十二、符号不能也不会构成真理，但是符号指向某种已经检验过的、受到大家共同约束接收的某种规律、某类标志，甚至赋予真理以意义。它回溯到标记的警示之中，或经过意向运动的反复辗转，最终不是一个一般意义的物的范畴，而是饱含标志性内涵的在者——它从偶然状态下经历时间的过滤把多次出现的偶然状况必然化了。

十三、符号的产生是信念的最早存在或假设的最初设置所造就的。它们运用于现时的认识，但是却携带着非现时的对某类符号的经验性阐明，再与现时的认识相融合在一起——这包括所有作为符号而存在的对象，不必非是此时的经验存在者，即个体存在者。符号有其结构上

的稳定性和坚固性，并且归结在生存向后发展的本质此在上。这里动机已经与物的状态交叉，或者说存在的信念被体验为动机，它规定了其它存在的信念或假设。

十四、表达首先是内在化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坚定的陈述，它把意味从外在化的行为里取出纳入内在化的咀嚼中，并且永远处在清醒的意识里，处在灵魂的孤独思考之后与自我并列，再进行意义的输出。对于各类对象的敲击、触动、轻拂，凡是触动了灵魂的东西培育了“先表达”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经过改造后孕育了表达者一种思想倾向的表达欲望的增强和意义的阐释拉开。表达是摆脱自我纠缠或许是增加沟通效果的特殊出口，它借用声音将表达对象中停留并被我所发现的意味揭示出来，以期达到明晰的交流或观念的走向的明确化。

十五、表达是一种志愿的陈述，它在表达者那里是一点一点积累、一部分一部分逐渐意识明朗化的内在渴求，就是说表达到了符号活跃的时候，要表达的欲望冲破阻遏其表达的一些羁绊、一些思考其反应的阻碍，最终在精神上战胜被表达的实存物的某些差异，使表达的声音显示了活力，使意义获得了显示的机运及理想性的要求被愉快的释放。意味寓居在表达之中，寓居在活的符号的实际存在中。对意义的表达、解释、理解和认识永远不能在口头话语之外发生。只有这种话语的展示能够对一种说明呈现。意味所要说或张冠李戴地说，都是意义在为倾听者保留着、为说话者保留着说的积极性与说的某些隐晦的技术操弄。

十六、话语被表达除了它的真实性和它的事件的影响波及之外，还有话语非自愿地抛洒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境况。一方是话语的表达者，另一方不可能只是被动的倾听者，他也参与了表达，是表达激起的另外的表达。人们把握控制自己的表达或表达倾向，是因为意向性意识的范围有其约定俗成的界限，在场的随时转变会把界限的提醒领出来作为警醒。意义要求被明显地指出，当然有的意义被指出后的效果是损伤性的，那么一“意味”就只能承认在场的心理承受上的限制条件

和设想到的结果了。

十七、从表达中驱逐一些附丽在表达的意义之上的动作、表情、身体的某些嬉戏，是困难和不可能的。可感、可视的现象是被一个主体的活动赋予了生命力，而且这种生命力本身就是意义的展翅，另外的主体应会在在场中凭着历史的体验过的觉悟能够接纳这种展翅或展翅的欲望，因为自己同样拥有过、穿透过一个半透明的身体。听者制造说者，说者要向听者交流自己活动的意义，离开另一半或双方都离开意义就无法展翅。形体经历与话语经历都是经历的组成部分，形体经历可能还在话语经历的前面，是千锤百炼之后的有规律的韵动。

十八、表现一方面是通过经验的收集而用话语展示自己与某物的意向性关系，另一方可能接受了话语，感知到了表现一方的外在性心理体验的喷涌，甚至从手势、姿态、话语的力度以及声音的短促、绵长、重叠等现象上。但是听者并没有亲自体验过它们，或者体验其中的一个分支、一个节点、一种情绪的简单激活。这种双方公认的对真实状态的把握与直观而又不相应的再现基础之间的把握，仍是存在着重要区别。前者是一个存在被经历过，后者是存在被设定，它与真实的在场的体验并不完全相符。因此心理活动的催生过程、产卵过程与演变为话语之后的各个方向的延续、发展是找不到十分完美的同一性的。

十九、他人的体验大部分与我的体验形成在场的并不相同的拒绝。有时候表现并不产生于在场的体验，而是非表达的他人的让与和提示。所指来源于他人空间的体验的沉淀。面对直观我们明白内在的感知的取舍和出场的必要性、偶然性，在场的生命感知是生命中对生命的自我在场，一旦他人显现，我的感知显然退居二线或者抹去了它的主动性的存在。

二十、任何一个词都是在表达同样的一个意义，但是只要把词纳入运动之中，纳入到不同的运用该词的人的排列组合最新的句子中，词的意义与词在表达中所运动承担的意义就会不同，基本上属于意义原始

的部分与重现活动时的表现在意义运作上不可能统一，虽然它仍定义为声音和一种意义的集合体。那么词在回溯时坚持了原始意义，词在当场具体运用时却又在原始意义上添减了部分意义的出口，可利用的脉络与截肢后的斜生的枝桠，都是一个具体的词的在场膨胀和悬隔。

二十一、内心独白是自我话语的对自我的沉默消解。它虽然完美却不能将指号、标志投送出去，它是词的再现、幻想的再现。我们自己的内心独白需要词的经验性事件的检验吗？经验在内心独白中存在与不存在对我们来说无关紧要——但是内心独白用于在书写中的内心独白，词就要携带着经验的种子飘扬。内心独白是自我与自我的交流，而自我交流本身丝毫没有意义。因为自己对自己应该毫无所指，只能是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再现。

二十二、再现是对一个实践经验的事件的描写，它还不能是完全意义上的添加与补充。再现是语言的一般作为，也唯有这个是一般语言。符号永远不是“只此一次”发生的事件，而是能指在能改变它的多样性经验特征的前提下，在形成多样性中可认识的，是同一而且能被重复，被人们称作经验事件的东西。它会引出一种再现，因为能指的事件是可以找到替代者，它就是不定性的再现中可找到的相对稳定的东西即符号，而且它再现了意义结构本身和创造性的意义。

二十三、想象是对形象的某些创新，它在原来支撑的想象物即有可能波及开来的形象经过精密的分析之后，更新它再提高它的域面与高度，而不是简单潦草的继承。想象与回忆不同，回忆是位置性的再现，它最多是因为记忆的某些缺失导致原来丰满的东西的缺乏，而想象则是中性化的再现、装扮化的再现甚至具有改造性的再现，它在当今把过去的想象物拉过来进行参照但却对现在的存在，有一种感知和位置的参照，是对一种一般信仰、一般索取物的参照。当然它要看想象者的解放能力如何释放，因此想象的尺度与基础是否保持同步进退，是否构成意向活跃的精神与肉体的统一，能力的发挥起到了巨大的引擎作用。

二十四、再现中的“再”如果不是表现为简单的重复，而是反思后同意重复或表示非重复不可的再现，这个“再”字就会深入到现在的再现的在场。原来的再现被作者封闭了某些会造成歧义、扭转局面或不经意中改造了句子与实物的构成图景，那么再现就具有了操作上的不安全性以及作者心理上的矛盾。一方面再现是重复的内在需要，另一方面再现的某种逼近的开放性导致了只有以接收外在性的变化为前提，这个“再”字是否就是原来的突然向简单的出场的出现呢？

二十五、开始的原始点就是一种真理产出的地方或时间的起点。原始羽毛丰满后的摒弃同样需要在原点上长出羽根，而且任何原则最终都要回溯到原点。流逝把原则之初生地改变了初始状态的陈列，但是它不是孤立的置放，而是沿途而下的逐渐丰满与充实、摒弃。原始的直观都是一种认识的权利来源。直观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应该是它所表现的最根本的东西，但并不能超出它给予时的当时的表现出来的界限。开始意味着有一种实存的原则在起作用，实显“当下”在不断更新的原则质料的持存着的形式，实显出来的“当下”必然始终是某种即时的东西（原则此时的活动、能力、安全与根据、自明性与思想观念的适时性）。

二十六、持存一种话语力量与当下话语的内容的重复再现，它们在本质上应该是交融、互混、变异、延续并孳杂着起伏变化因素的。在持存的滞留的观念、表达的内容的某些真理性上，使人在“当下”“看见”的呈现提供了一种非在场，一种过去的现在和非现时的现在——就是说那些呈现物的历史组合肯定是我们当下所看到的历史变化内容，并且是由过去时间内我们非在场时的运作产生的，但它对现在仍保留着意义的延续性和意义的启示因素，而且昔日的不断交流碰撞的东西在意识感知的中途与回忆在一起，连续调和走到现时，该参与的参与，该丢弃的丢弃，差异在持存的内容的内部相互渗透与传递，这种寓居活动使意义保持了日趋净化的增删过程。

二十七、表达意义的显示作为指示意义的一种与对象有关的意义确认，它有时指明了眼前的东西或直观地看见了意义的蕴藏。显示是一种有时间性的暂时不见——虽然我们可能处于面对面的位置，但是显示要回到显示物存在的空间与对象被谋划的平面上面，显示在直观遮蔽被分开后的探索中。

二十八、时间化是一切隐喻的根源，而且是原始的隐喻。时间在无形运动的时刻镌上历史的印痕，它被形而上的历史进行铆定一种假象的停留，观念遍及在时间的痕迹里。意义的起源具有原初的时间性的印痕，到了现在它就不是简单的在场，它的属性中就含有印迹的运动，即印迹与意义的范围内的介入以及脱离了最初的部分自我的种植。因而隐喻从不停地、内在地变动到时间化赋予它外在的添加，距离的合并与拉开致使隐喻成本迂回在时间和空间中。

二十九、在场等待意义的产出，但是在场的意义有时先于此意义的存在而被表达过——我们是否需要补充一个新的自我认定的内层去完善此种表达？已经表达过的与再次增加新意的表达在交错中是否有一个清楚的区别？抑或是前一种表达被完全摧毁而让后一种表达填满欠缺的前一种表达？绝对的界限是否存在？我想表达是一种多层次的精神组成，它在意向新的功能的隐藏的意向层次上活动。后一种表达就是借用了德里达所创造的分延思考的内涵面对自己言语的在场暨在场言语的再次构建的舞台。

三十、补充是对原能指在场的作用保持着增加的趋向，它在截取原能指所蕴所指的前提下，可能取代了另一个能指。范围在扩大，原能指的威力在减弱。但是一个稳定的流动到当场的能指其意义相对是稳定的，它护卫、保留了原意义的流动，使意义形成固定资本。可是补充总是不停地追求在场的现实变异，把补充的意义掷入到真实的话语、交流的话语中，以便表达更加“取代”原有的表达及表达进入了活动过程中，涌现出我们所需要的当今意义。

三十一、表达对象的不在场并不是“意谓”的不在场，先验与经验对对象的表达呈一种传染性的、教育性的继承，起码的领会使无意义也会过渡到意义的简单定格状态。意谓同样的事情却可能拥有不同的对象，或两种不同的表达具有同样的意义——同一的对象却也能存在着、生产着不同的所指。表达追求某些所指，因为它始终处于追求流动之间，所以任何时间表达都与对象有关，与对象的完全性、偶然性、直观性有关。当然直观主体的不在场并不能说明直观的所得就是一种悬隔，而是反观自身如何去思考这种直观主体不在场所得出的“意谓”结构，其促成的因素是否是现在在场的肯定要求，是否是它们阻碍了“意谓”的活动。

三十二、书写一定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行为，尽管主体完全不在场但是除死亡之外仍进行文字活动的符号，涉入到昔日与当下的活生生的言语之中。书写有时候就是“机遇”的表达，例证是根据环境的自然存在与说话的人的处境，以及每次表达时个人当时被指挥的现实要旨，即书写要说出来的意义表达的趋向。上下文、场景、文字组合的协约与规则、说话主体的位置要求、尺子、衡量、冲突的预理与预防、团体与个人应遵循的价值观等，它们是客观上的注意但并不影响“我”在表达时的主观上的单义性——“我”是既指示了自己想说或已说的意义，也再把这意义粗糙地、含蓄地、上下滑动不定地告诉别人，书写则更留下了空间的无限制串动的内容。“我”这里的不在场与我们书写的对象的不在场，交流的可能性必须找到寓居的地方（超越时间的拘役）。书写则是“我”的陈述在对话者、阅读者那里无声地看见了他的“我”的再现或表达，当然相异的认同和相异的对“我”的认识肯定被引进不在场的思考之中。

三十三、“我”在书写中留下的痕迹，即便它对他人而言是陌生的，但只要书写物中的“我”仍在陈述与表达，有可能干脆是虚构的表达，或者已表达者真的已经死亡，书写中（我们读到的）“我”仍在承载着意义的理想性并在书写物那种固有的结构里具有阅读与启示的价值，“我”还活着但却不取决于现时活着，我应该是同样地活着时的

“生动”，它超越了自我在场所付出的话语“意谓”。“我”书写的不确定性走入任何时段的阅读行为之中。“我”是死了的现在“活着”，哪怕是不知名的“我”的书写物，它仍是语言的历史活着，“我是”活着。

三十四、象征总是在内里垒满真理的符号，因为表达的东西总向一种真理靠近，但表达物欠缺真理的构成元素，象征自然而然成为表达的意向和真理欠缺时的目标。“意谓”并没有直接地指向真的意义，也没有靠近真理的肌体上，而是闪烁着象征性地实现了的把握。这种微妙的移位往往是最终目标与语言指向之间的完成——它期待真理，意义却更期待象征物的提前的展示。象征物被指示出来之后话语的本质使真理更具有意义的杀伤力与持久力。

诗歌之于纸媒、网络及新媒体

问：郑州日报杨丽萍

答：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吴元成

1.首先请谈一下目前全国诗歌的著名团体，比如协会、杂志有哪些，它们的生存现状如何，能否对这一情况做一整体介绍。

@吴元成：随着新媒体化，文学及其诗歌进入速写速读时代。当下，中国诗歌进入一个喧嚣而丰富的季节。几乎各省市都有自己的诗歌阵营，有的还成立了诗歌学会或诗歌联谊会。河南省诗歌学会是比较早的一家，成立于1986年春天，迄今已经举办19届黄河诗会。而诗歌杂志以《诗刊》、《星星》诗刊和《诗选刊》为领头羊，不少诗歌刊物都在生存的边缘挣扎。诗歌很活跃，诗刊很窘迫，订户在下降。

2有人说，现在是诗歌创作最好的时候，能坚守到现在都是发自内心热爱诗歌的人，但有的人认为现在读诗写诗的人越来越少，诗坛末落，能否结合您个人的切身感受及诗歌的创作现状谈一下，目前诗坛的创作现状。您认可哪一种观点呢？

@吴元成：以我的观察，写诗的人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60后、70后渐入佳境，80后、90后诗人风起云涌。而随着全民阅读的兴起，读诗之人群不再是小众。

3.个人感觉，以前的好诗很多，诸如北岛、海子、舒婷等诗人，曾创作出传播特别广泛的诗歌，许多人至今还能背出一些诗句，而现在能被大家广为吟诵的诗歌似乎没有了，许多诗写得太白，没有意境和美感，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原因何在呢？

@吴元成：网络和新媒体是双刃剑。北岛时代只有纸媒，甚至只有手抄

本、油印本，那个时候，我们只能读到“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以及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为了对朦胧诗进行反拨，第三代诗人及其追随者以口语入诗，个别垃圾派和下半身写作者过于肢解诗意，而学院派诗人极度追捧西方后现代，让诗歌不可解读，在某种意义上损害了公众对诗歌的认知。而当下的很多诗人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回归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意境和美感终将回归人间。

4. 好诗的评价标准是什么？或者说什么样的诗才算是好诗呢？相比较散文、小说等体裁，诗歌的特点是什么？魅力在哪里？

@吴元成：好诗其实无标准，如有标准，也许就是好诗，能够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和最敏感的地方。相对于其他文学，诗歌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5. 能否为大家如何读诗歌提供一些建议？本次策划中有一篇定名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读过的诗歌”（暂定名），能否与我们的读者共同追忆一下那些经典诗歌？

@吴元成：读经典，读诗经，读楚辞、唐诗、宋词。如果读即将到来的新诗 100 年，建议读艾青、苏金伞、牛汉、北岛等，他们都有两三首值得反复阅读的诗篇。

6. 我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微信等新媒体对诗歌的传播提供了一定的平台。在如何传播诗歌方面，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吴元成：微信等新媒体只是为诗歌找到了一个人人可诗的平台。尽管他们为诗歌发表和传播提供了广泛的可能，但诗歌毕竟是艺术王冠上的明珠，并非人人可成诗人。尽管我以河南省诗歌学会名义开通了《新诗经》微信公众号，仍然希望大家回到阅读纸质诗歌。

7. 您在平时工作中遇到的有感而发的需要补充的感想。

@吴元成: 灵感无处不在, 诗歌随处可见。拥有诗意的人是幸福的, 尤其在物欲横流的当下。

诗观: 不创新毋宁死, 惟思想可以生。

吴元成简介: 吴元成, 男, 1962 年 10 月生于河南淅川, 幼年曾长于湖北荆门。高级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河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及秘书长。先后出版诗集《嚎叫与谈说》、《目击》、《行走》、《花木状》和长诗《人·鬼·神》等。另有小说、剧本、散文、评论等。2014 年, 获河南省第三届“中原诗歌突出贡献奖”。

“看家人”看什么？

陶发美

前不久，梁小斌说，应该有人站出来批评一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了。他认为那个年代的诗歌缺乏神韵，他谈到的主要是语言的神韵问题。这个问题的延伸理解，我认为，在那个年代，无论是朦胧的，还是非朦胧的，无论是写诗的，还是论诗的，其表现大多还如昆虫幼体的半变态阶段。那个年代的诗歌，除了拥有特定的社会背景，整个是缺乏语言美学支撑的，其美学意识也是严重缺失的。那个时期，尤其语言粗糙，性情伪饰。一般来说，语言是有历史感的，语言美学也是有历史感的。但是，这不是为诗歌劣质语言开脱的一个理由，这历史感并不消弭语言的美学魅力。好的语言一定是闪烁时空的，是恒远照耀的。想想吧，为什么一些作品只是过去了三十年，我们就觉得其语言不堪领受？又为什么《诗经》都过去三千年了，我们仍然赏悦其中，捧为“玉盘珍羞”呢？

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那就是诗歌语言是直接好还是隐晦好？我们一般认为，语言直接的作品，其风骨就有了，反之，那些隐晦的作品往往就像是佝偻者，忸怩作态，有一种折腾般的难受。比如汪国真的诗，拿现在诗坛的通行标准，就有人认为那简直不是诗，什么样的诗几乎见不到任何意象，而是通篇直白的格言呢？“太直接了”，是不是就一定不好呢？这个问题如果是多元化的思考，就好理解了。谁又规定了，诗歌不可以“直接”？只要是“直接”在艺术上，“直接”得有艺术，就没什么不可。要说，鲁迅不直接吗？不直接，何以见到他的投枪和匕首？还往古代看吧，不直接，何以有诗经、楚辞？不直接，何以有李白、杜甫？千百年过去了，我们能记诵的是什么，不都是那些伟大的“直接”艺术么？显然，“直接”不是障碍，“直接”，

不是我们要否定的，“直接”是永远存在的，“直接”艺术也应在诗歌的最高审美范畴。

有人指责诗歌语言太直接了，这也无意道出了当今诗歌艺术的一个审美取向，直接不好，那就干脆隐晦了起来，隐晦得越深越好。

看今日诗坛，一些人甚至把写诗变成了巫术，把人言变成了鬼话，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谈到北大某教授的诗歌，这个人虽然粉丝不少，但他几乎一句好诗都没有；有人笑着说，那不是当代人要读的诗吧，干脆留着一千年后，让什么外星人读去吧！直接的诗歌让当代人读，不直接的或隐晦的就让它立即作古。这真是很滑稽的事情。

现实地看，现代诗的表达风格大多确实与过去不在一条道上了。不管怎么说，那就是今日诗坛的审美观已对过去不以为然了。较之过往，今日诗歌似乎表现出的是一种进步姿态。它们似乎足以让人相信：它们并不是无端的，它们确是多了一点本事能够触及到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好像正是这多了的“一点本事”，它们才有了话语权，才有了资格代表现代诗的审美方向。不可否认，每个诗人都有自己隐秘的财富，但一旦进入诗境，隐秘的财富不是埋得越深越好，隐秘的财富是提供给展露艺术的。

在今日说来，一个人的写作能不能意味到那些“深层次”，能不能提取到那些“深层次”，似乎是分出艺术高下的一些标准。比如，我们今日为什么还心念着顾城和海子？难道是因为他们对生命的漠视，让我们就有了关于他们的崇尚？显然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此刻来说，我们只要转换一下思维便能发现，在他们那里，我们实在是看到了一些“深层次”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那些“深层次”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我们到底能不能把所谓的“深层次”视为现代诗的最高审美标准？于此，我们就有了反思和遗憾：由于我们的茫然和浅陋，在他们的诗行里，我们只是满足了一些语言形式的表象模仿，而并没有

真正得到语言之美学内涵的支持。看当代诗歌究竟变成了什么情态，今人的诗歌写作几乎演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隐晦技能或玄奥技能的比赛。

我一直以为，写诗最是应该与画家作画比较的，画面语言是诗歌语言的一个参照。一幅画能给人以享受总是很有理由的。画家是否投入了激情，它的线条和色彩是否表达了某种生命的光彩和律动；面对一个画面，我们是否由衷喜悦，分外沉醉，这是可以即时感到的。可是，现代诗呢？不好的偏说好，好的偏说不好；不好的有人为其刊载推介，好的反而被遗弃一边。如果一幅画得了某个奖，或是拍卖出了什么高价，大众多数一般还是能认可和接受的。现在诗人得奖的也不少，在各类媒体上热炒的也不少，但似是而非的货色太多。总言之，现代诗的审美标准是高下不分，一片混乱，甚至，一片鬼混气息弥漫。

那些一味往玄奥里写的，可以说，他们的大多数是思想浅陋者，是故作高深的。一方面“浅陋”，一方面还要“高深”，这问题就出来了：不知所云，偏说有所云；别人不知他写了什么，他自己也不知写了什么。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所谓哲学家的样子，就是在那儿抱着“猎艳”的心态，弄几个奇怪的句子搭配在一起就是了。一首诗看下来，没有完整的生命感。什么诗啊，完全是蹩脚比拼，看去，就像一篓死去已有时日的泥鳅，直倒胃口。就算你也是格言的，那也得让人感觉是美的，或让我们舒服一点好啦，可是，你做不到啊！这类作品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连起码的语言秩序和语义逻辑都不要了，更谈不上其他的审美了。

在这里，我提出语言秩序和语义逻辑的问题，其目的是要强化语言表情达意的关系，是要强化语言审美大众化的问题。语言本是用来交流的，可是，我们偏偏要制造语言的障碍。你说，这诗言是你的心灵创造物。是你的心灵创造物，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就不顾及别人的心灵了吗？人说“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是，连“一点通”都没有了！罔顾了语言的表情达意，就是把人类的心灵置于完全被欺罔状态。

这样一味怂恿的结果是残忍的，是不道义的，最终还是连大众的心灵一块欺罔了，也连我们的时代一块欺罔了。

当然，还有一类的“玄奥”是要打引号的，它们并不是故意让我们不懂，那就是作者的观念所致，思想所致，还有他的人生修炼所致。就是说，他的那种生命境界在诗歌里已是超凡了，这类人旨在追求着诗境的极致和伟丽。妙在峰巅，不止二岭。这类人的作品多有西方文学的影响。他们喜欢拿出这主义那主义为自己的诗歌封号。可以肯定，这类人的潜意识里有比较丰富的东西，他们很想借助一些意象表达出来，而且也确实表达出来了。这类作品虽有“曲径”，但总能“通幽”，它们耐得住欣赏，能给人以宁静的高妙。

海德格尔有个观点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他说：“在思中，在成为语言。语言是存在的家。在其家中住着人。那些思者以及那些用词创作的人，是这个家的看家人。”^①这里说到了思与在的关系、在与语言的关系、在与人的关系。他特别提醒我们，“人显示自己为说话的存在者”，^②要认识语言是存在的“家”，而我们这些思者和诗歌创作者就是“看家人”。“看家人”，恰好的比喻！

可见，在海德格尔那里，语言是多么神圣，“看家人”是多么神圣。可不可以这样说呢，破坏了语言，就是破坏了我们存在的“家”，“家”都被破坏了，我们这些存在者的意义又在哪里？“看家人”到底看什么？“看家人”不是严重失责了吗？所以说，语言美学也是“看家人”的美学。显然，语言审美的迷失不是一件小事，这也是现代诗审美危机的一个缩影。

我曾这样说过，看着一些作品，有一种被当街倒垃圾的感觉。一个好端端的神圣之“家”被我们捣鼓成了垃圾堆，这不是罪过吗？还谈什么“看家人”呢！

^① 马丁·海德格尔《人，诗意地安居·海德格尔语要》32页，上

海远东出版社。

② 同上，61 页。

2014/9/28 写于赤壁

第四部分：附 录

诗人都去了哪里？

劳动报 作者：郭翼飞

“没落的诗坛”是个伪命题

自上世纪 90 年代末最后的狂欢后，诗歌已从大众的热闹中渐渐隐去了。这些年来，诗歌在文坛中退居尾席，诗人的光环日渐暗淡，诗集诗刊乏人问津，读者们也迅速涌向快餐和实用文化——这些情况真实地存在着，以至于人们谈起诗歌时，常常会带着“诗坛衰落”、“诗歌边缘化”、“无人写诗”的感叹。

然而，在记者对上海诗坛进行了一番扫描式的采访后，却也分明感受到：无论是在文学界还是校园、职场、网络、坊间，到处可以寻见为诗而歌的布道者，诗歌创作也日益多元、丰富——看似寂寥的诗坛，实则仍有别样的热闹。

徐如麒：编了一辈子诗歌，80、90 年代是“最好时光”

“1997 年前后，这么高一摞的《海子诗全编》，一排排放在北京的三联书店里，一会儿就没了。更早一点的《顾城诗全编》，在没有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卖出去一二十万册，现在十成新的《海子诗全编》在一家旧书网上开价开到 1000 元。”

这两本诗集当年的策划人徐如麒，在描述这番情景时，把手抬在半空中比出一米多的高度。他说：“上世纪 80、90 年代对于现代诗歌，包括整个文学界、出版业来说，都是段好时光。”

徐如麒说，自己是“差不多做了一辈子诗歌编辑”，如今他退休

后被返聘，主要负责上海文艺出版社对外合作编辑室的业务，诗歌图书编辑的工作只占很小一部分了。在他的办公室里，各类书籍直接在地板上堆积如山，放眼其中，却很难在连排的书脊上发现“诗”的字眼。

“记者来采访诗歌的事，勾起我很多甘苦。”采访间隙，徐如麒对刚进来的同事说，然后眯起眼睛略微沉吟，又继续讲。

1980年，从部队专业回来的徐如麒成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名编辑。“小说、散文的编辑工作都做过，但做得最多的还是诗歌。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全国最有名的诗人几乎都在我们这里出过诗集，比如舒婷的那本成名作《双桅船》，当时懂点文学的人没有不知道的。”在那段“好时光”中，徐如麒还策划了《中国现代十大流派诗选》、《欧美现代十大流派诗选》、《十大诗人成名作》等一批大受欢迎的诗集。其中那本《十大诗人成名作》选了徐志摩、艾青、臧克家等写现代诗最有名的十几个诗人的巅峰作品。这本诗集薄薄一本，定价五毛钱，出版后在市场上——炮打响，前后销出二三十万册。为此，诗人臧克家还专门写了一张条幅送给徐如麒。

“现在的情况是出一本亏一本，出版模式也完全变了，以前出诗集，我们是要付给作者稿费的，现在是写的再好，也得作者自己掏钱出书，或者一些诗歌团体、组织出钱，叫按需定制，就连成名几十年的诗人也是这样。”

徐如麒告诉记者，目前出版一本书，起码要销到5000册才能获得一点微利，这对于诗歌图书来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数字，一般的诗集，首印2000册已经算是很多。近几年由该社出版的诗歌图书中，唯一销到几万册的就是民谣音乐人周云蓬的诗集《春天责备》——当然，周云蓬是不需要为此付钱的。

“要是周迅、范冰冰这些大明星说在我们这里出诗集，那肯定一分钱不要，保证好卖，不管写的好不好。”徐如麒这话并不单纯是在开玩笑

笑，在他看来，诗集只 要还在出，就是在努力，至于上世纪 80、90 年代那段近乎全民爱诗的“好时光”：“今后应该是不会重演了。”

季振邦：诗刊和剧院，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品味

出诗集已是奢侈，而在报刊上发表诗作同样也不容易。

在诗歌兴盛的年代，各类综合性的报刊、诗歌杂志，是培养诗人的摇篮，文学刊物出诗歌专号也是常有的事。而在今天，专门的诗歌杂志已寥寥无几，老牌文学刊物上容留诗歌的空间也越来越少，越办越厚的报纸上也难觅一首小诗。

这一现象在《上海诗人》杂志的执行主编、诗人季振邦看来不足为怪：“都说现在没人写诗了，其实是发表诗歌的平台少了。像我们的邮箱里一直有不少投稿，一个月几百首是有的，还有的人一投十几首。杂志两个月出一期，稿子经常用不过来。”

许多人也许并不知道，与现代诗渊源颇深的上海，自建国后到 2007 年《上海诗人》创办以前，还从未有过一本专业的诗刊，这也是上海诗坛的“一个心病”。缺乏一个专业的、集中展示诗歌的平台，令季振邦感到上海诗坛如“散兵游勇”一般。

严格来说，《上海诗人》是“以书代刊”的丛书，即在出版社拿书号，以杂志的形式定期出刊。然而就是这样一本“诗刊”，能办下来也是不易。季振邦告诉记者，现在全国范围内有刊号的诗歌杂志扳扳手指就能数得过来：北京的《诗刊》、《星星》，西北的《绿风》，安徽的《诗歌月刊》，江苏的《扬子江诗刊》等，生存状况都不甚理想——“办一本刊物每年要投几十万养着，亏本是毫无疑问的”。

以《上海诗人》为例，办刊经费和编辑工作由上海市作协承担，出版和发行则由出版社负责。这里的十几位编辑虽然都是作协会员，但各自也都有其他的工作，有当老师的、有开店的、还有警察，季振

邦本人也是退休后返聘。更不为人所知的是，他们编这本杂志是没有工资的，一切都凭着对诗歌的热情。

“有人说看一座城市的文化品位如何，就要看这个城市有没有一本诗刊和一个剧院。以前上海没有诗刊，现在有了大家就很珍惜，没报酬也要办好。”季振邦说。办了将近7年的《上海诗人》，尽管诸多不易，编辑团队仍保持着热情如初。翻开《上海诗人》，“名家专稿”刊登已成名诗人的新作，“华夏诗会”汇聚全国各地的诗人来稿，“海上论坛”发表诗歌评论，“新生代”专为90后的年轻诗人提供平台……

而关于这本诗刊的未来，季振邦并未作太乐观的预测：“能办下去就很好，时代不一样了，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不写诗连女朋友都找不到，但那毕竟是特殊年代。诗歌从文体形式上就决定了它是小众的，我主张诗歌要努力地走向大众，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于怀玉：悄悄地，诗人都挤在了网上

（诗歌报网站创始人）

诗歌走向大众非常困难？网络诗人们也许不这么认为。就如同在纯文学捉襟见肘的时候，网络文学却大行其道。虽然，与网络文学一样，网络诗歌在获得人气的同时，也总是与争议同行。

诗歌报网站——有人称之为“中国网络诗歌的黄埔军校”。今年的5月4日，是这家诗歌网站创立13周年的生日。采访时间在生日前夕，创始人于怀玉进门还没说话，就先递给记者一本足有5厘米厚的书，书名大气：《中国网络诗歌年鉴（2013卷）》。这是一部已经连续出版了11年的网络诗歌选本，于怀玉说：“这本书呈现了地球村诗歌的可能性，纯公益，非商业。”

生于1966年的于怀玉，人称“上海小鱼儿”，早年揣着一颗诗人

的心从安徽游弋到上海。在创办诗歌报网站之前，他在芙蓉江电脑城经营着一家小门面，与此同时也在各文学网站、论坛上结识了天南地北的一群诗友。2001年，于怀玉投了1万块钱，连同几句诗友，选在五四青年节这天启动了诗歌报网站。

“刚开始很惨的，加上我们几个才有一二十个会员，两年之后，就达到2万会员。现在我们注册会员有30多万，真实有效的会员数是5万多，每周必来的活跃会员有6千左右，最高峰时一天的发帖量达到9千，现在平均每天1千左右，包括开了没多久的微信公共号也有四位数的订阅量了。”

诗歌没落？在于怀玉这里没有这回事，他向记者细细盘点、介绍着诗歌报网站的“火爆”程度：“诗歌报论坛的版主、会员遍布世界各地，潜伏在各个行业。中国现在有名的诗人中，有10%是在我们这里成长起来的，我们是在为中国网络文学史培养诗人。”

说起诗歌报网站滔滔不绝的于怀玉，虽然言辞间稍显“高调”，背后却也不乏辛酸：因为坚持网站的“纯公益、非商业”模式，目前的诗歌报网站维护和举办活动，以及编印出版物的资金几乎全靠于怀玉和几个主要负责人贴钱“养着”，每年的投入约在10万元左右。而网站里从站长、副站长到论坛版主，也全部为义工，所有工作分文不取。如今，于怀玉已经在诗歌报网站的基础上成立了一家名为“诗意中国”的文化传播机构，号称“中国最大的诗歌NGO”。并以此为基础举办各种全国乃至国际范围的大型诗歌活动，同时也在探索诗与绘画、音乐、时尚等各种文化形式的跨界合作。

除此之外，坚持做公益，也是诗歌报网站的一项宗旨：为论坛中一位罹患癌症的诗人募捐，给乡下图书馆送书，到上海最大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帮助孩子们改善教育条件等等。于怀玉说：“可能大家觉得写诗的人比较酸腐，但我们一直主张诗人要介入当下的生活，为同类人送点温暖，做点实事。”现在，诗歌报网站也成为今年“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写诗诵诗大赛的投稿阵地。

胡桑：诗歌没有没落，只是回到常态

（青年诗人）

虽然，这个时代已快成为网络的天下；不过，有些时候，诗歌的热闹也不止在网上。

三月末的一个大雨天，春寒料峭，复兴中路上的思南文学之家里传出诵读诗句的声音。“我为把偶然称为必然而向它道歉/万一我错了，我就向必然道歉……”这是一场关于波兰女诗人辛波斯卡的读诗分享会，冒雨前来的读者提前十多分钟在入口处排起队，可容纳两百人左右的室内座无虚席，就连后排可站立的空间也变得抢手。

一场面向公众的诗歌活动竟然如此热闹，这一情形让辛波斯卡诗选《我曾这样寂寞生活》的译者，今年30岁出头的青年诗人胡桑稍有吃惊，他转而想了想，对记者说：“因为这次是读辛波斯卡，如果换一个诗人还这么热闹，我就很奇怪了。”

的确，这些年来，小众的诗歌近乎与大众的热闹绝缘，“式微”、“衰落”这些词眼也常常被用来与诗歌并行。

“这是一个预设的判断，所谓诗歌式微、落魄，是不存在的。”诗人王小龙毫不客气地将“诗歌式微”的问题定性为伪命题。他1968年就开始写作，相传是中国口语诗的秘密源头。30多年前他在上海市青年宫开的中学生诗歌讲习班，启蒙了一批青少年诗人，其中就有后来创立“撒娇诗派”的默默。虽然他后来的主业一直是纪录片导演，但从未疏离过诗歌。

王小龙反对人们印象中对诗歌现状的这种认定：“我现在每天在网上都能读到各地的诗人写的诗，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青年诗人写的，非常出色的作品。现在诗集可能是出的少了，但更多的人在网上写诗、

读诗。所以诗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但从来没有没落。”

“与其说诗歌没落，不如说是回到了常态。诗歌在五四或者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范围的流行其实是不太正常的，对诗歌本身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的情况。”胡桑补充了前辈王小龙的看法，而他的这一说法，也似乎是在映照自己的经历和变化。

胡桑早年求学时正逢上一个诗歌浪潮，同许多经受诗歌洗礼的年轻人一样，也有过一段为诗疯狂的时期：高中时写诗在学校里出了名，还张罗出一本文学校刊；模仿海子留长头发，为海子和顾城式的非正常死亡做“诗意的辩护”——诗人的精神世界，不能用常规的眼光去审判；甚至于，为了展现诗人的特立独行，读大学时他放弃进入北京和上海著名高校的机会，执意“孤身走西北”，去了陕西。

而现在的胡桑，留着普通的短发、穿普通的衬衫、以普通的节奏过日子。除了写诗，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这是胡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尽管初次聊天时，他下意识间搓弄的双手还是透出一些诗人式的内敛。

“海子当年走进一家饭馆，对老板说，我给你朗诵我写的诗，你能不能给我酒喝。这样的事情只会在那个年代发生。”胡桑讲了这个在西川的书里看到的故事，他说自己早过了那个“疯狂的阶段”：现在是以平和的方式写诗，参加各种诗歌活动，也开始认为海子是被神化了，顾城杀妻是违法的，不可原谅。

“这跟年龄的增长和诗歌环境的变化都有关系吧，对诗歌来说，极端的不一定就好。上世纪80年代那个时候，诗人们把青春的状态发挥得太多了。”胡桑说，为诗疯狂的日子很美好，但眼下这种“常态”的生活更令他感到适宜。最近他写了首诗，其中一个句子是：“他多么渴望相似于困在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要写诗？我喜欢！

若在 20 多年前，写诗、爱诗是追随时代潮流。而现在，与诗歌相关的一切似乎都成了冷门。不过，对于一些真正的爱诗者而言，无论时代与个人境遇如何流转，诗歌理想都从未被忘却。他们，一直在为诗疯狂着。

绝不会对别人说：我是诗人

问：“诗人身上有什么是让人讨厌的？”答：“就是那种告诉全世界他最寂寞、最孤独”。诗人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个群体。所以，没有人愿意在别人的面前说“我是诗人”。

民谣歌手白羽：别人只知道我是个“教吉它的”

当披散一头长发，挂着很重眼袋的白羽站在你面前时，大概没有人会说他不像个诗人。再走进他位于海伦路上的工作室，这一判断就更能确定了。

晦暗、密闭、幽寂。白羽的工作室里，透着一种哥特调调。并不宽敞的客厅里，一架钢琴占去了近半空间，窗帘没有完全拉开，镶在墙面的一块黑板上画着五线谱和一些音符，一旁的茶几上放着他和几个朋友自印的诗集，取名《囚徒》。白羽在这里教钢琴和吉他课程，兼与诗人朋友小聚。他是个民谣歌手，当然也是个诗人。

几分钟之前，记者在小区里向保安询问白羽工作室所在的楼栋位置——“写诗的？没听说过呀。哦，教吉他的，那就知道了。”白羽解释说：“只有圈子里的朋友才知道我写诗，这里的人一般只知道我是个教音乐的歌手。”

民谣歌手大多有“北漂”的经历，白羽也一样。也正是 2000 年初他在北京漂着的时候，结识了一批诗人：“音乐圈和诗歌圈的人有很多重合，我们写的歌词本身就是诗，给诗谱上曲子就成了一首歌。”

回到上海后，白羽在 2006 年组织了第一次诗歌召集活动，从全国各地一下子来了 60 多个民间诗人。此后，相似的活动也陆续进行，近两年的参与者渐渐减少后，活动主题也多回到了音乐上。不过，对于白羽来说，音乐和诗是没有分开过的。现在，他也常被各大高校邀请去讲课——民谣、诗歌、哲学，都是他的授课范围，并且是个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不管诗还是音乐，最重要的功能是让我们能独立的思考。”这是白羽对诗歌精神的理解，也是他在给学生上课时常常强调的。

聊了许久后，白羽从房间里拿出一把吉他，闭起眼睛弹唱了一首由他谱曲的，已故 80 后诗人小招的诗《我的希望在路上》：“在宽广的大路上行走着/没有终点、目的和意义/在前方茂密的苹果树下/有一个孤独地等我的少女/她将拉着我的手继续前行/走到那下一个城市里/那个城市里没有别人。”曲子温暖明净，调和了这间屋子里原本的晦暗。

生意人王晟：告诉顾客自己是诗人，对生意没好处

在约定的采访时间，记者见到了西装革履的诗人王晟，他递过来的名片上印着：XX 信息科技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没有人真的会在名片上写自己是诗人吧，现在的诗人都有自己的第一职业，像我这样做跟诗完全不相关的工作，告诉别人说自己是诗人，对生意没什么好处。”他解释道。

王晟告诉记者，他现在的公司员工和生意伙伴没有人知道他是个诗人，他更不会主动提及，原因是：“很多人对诗人的印象不好，觉得这人不靠谱”。而早在年轻时还在工厂上班的时候，王晟就有白天正常上班，晚上回家独自写诗的习惯。他曾经与 7 个朋友一起，在华东师大的校门外开过一家“晋风书店”，兼组织诗歌活动。目前已发表了不少作品，在上海的诗歌圈中名气甚高。不过，由于诗人的圈子和生意场上的圈子没有重合，王晟也一直保持着两个身份间各自的独立。

做生意和写诗，几乎是两种背道而驰的事情——前者更近功利，后者更近纯粹。而王晟告诉记者，做生意的确对写诗有影响，没时间、没心情都是问题，但由于多年来他始终没有脱离诗歌的圈子，因而两者虽然冲突，却不至于荒废诗情。

“现在读诗的人却越来越少，太让人遗憾了，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诗歌，你看中国在古代就一直就有诗教的传统，从《诗经》开始……”王晟谈起诗歌时，话题经常绕着绕着就谈到中国古代的诗歌传统上去了——他并不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单纯的诗人和生意人的综合体，从这两个身份出发，他对现实生活有一些更大的关怀：他写过一篇《让“诗化教育”打开阴霾之窗》的长文。主要的观点是：“诗化教育”的本质是一种思维创新教育，也是一种历久弥新的教育理念。并提出用诗歌来兴发、引导孩子的志趣，开拓孩子的眼界，更重要的是培养孩子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思维。

校园诗人肖水：在“圈子里”，诗是很热闹的

“要知道，我从8岁起就立志要当一个作家，小学五年级就确定要做个诗人。”

问起复旦大学著名的校园诗人肖水为什么写诗，他可以从8岁那年，因为带着大人的眼镜坐在家门口的板凳上装模作样的读一本其实根本看不懂的杂志，而被路人夸：“你真像个作家！”——这件20多年前的旧事讲起，一路讲到眼下刚办过的第四届复旦“光华诗歌节”。细节精确到那本杂志的名字叫《幸福》，并且他看的时候把书拿倒了。

就是8岁时得到的那句夸赞，以及高一时在家乡湖南郴州一家报纸上发表了第一首诗《九月的礼赞》，“一种莫名的虚荣心”推着肖水一步一步接近自己的诗人梦，在这条路上，校园诗社是他的阵地。

高校校园，一直是青年诗歌创作和发展的热土。许多大名鼎鼎的

诗人，最初都是在校园中已崭露头角——比如上世纪 80 年代最负盛名的“北大三诗人”：海子、骆一禾、西川。而在上世纪 80、90 年代的诗歌盛会中，上海各大高校的校园诗社自然也未缺席。上世纪 90 年代末，许多曾在青年群体中盛极一时的校园诗社渐渐销声匿迹，创始于 1981 年的复旦诗社也不例外。

肖水是第 27 任复旦诗社社长，并且推动了复旦诗社的“复兴计划”，现在毕业后留校任职，同时也继续担任着复旦诗社指导老师的职务。近几年中，各大高校的诗社相继“复活”，校园诗赛、诗歌朗诵会等活动也重新进入校园生活。一直未离开这个圈子的肖水认为：“上世纪 80 年代校园诗人相对更理想主义，而现在的校园创作题材更显多元化，也更个性化，可以说校园诗歌是从云端回到了地面。”

一个星期二的晚上，记者应约来到复旦大学位于一栋男生宿舍楼一楼的“诗歌图书馆”，参加复旦诗社定期组织的“匿名评诗会”：参与者事先提交近期的原创诗作，组织者抹去作者姓名后汇集打印，参与评诗的成员在交流时“对诗不对人，有什么说什么”。

评诗开始，找一首自己“有感觉”的诗，先朗读一遍，再自由点评。

“‘开始写书信以后/你皱眉的样子刻在纸里’我觉得这个‘写’字是不是太多余了，还有这个‘刻’字用的太俗了吧？”

“太散了，不知道在讲什么内容，有点矫情。”

“这首诗给我的感觉是华丽而内敛，并且不矫情。”

20 多位诗社成员围着桌子坐满一圈，“俗或不俗”、“矫情或不矫情”是极容易被提到的问题。“矫情”，是他们口中的高频词，当它来形容一首诗的时候，是一种批评，意味着不够成熟、自然。当大家的评论过多流连在细节问题上时，肖水也会提醒大家注意一首诗的

整体性。他说，校园诗人就是在这种真诚的砥砺中诞生。

黯黯：70%忙生计，30%在写诗

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黯黯是撒娇诗派第二代代表诗人，同时他还开着一家出版公司。黯黯说他有三个名字和三种身份：笔名黯黯，是个写诗的年轻人；本名李明，是日常生活里的自己；又名李日月，是出版界的新秀。

今年年初，黯黯刚刚联合一家外地出版社，出了一套以收录优秀青年诗人作品为主的“星丛诗系”，里面包含他自己和厄土、胡桑、刘化童、须弥、茱萸，共六位颇具代表性的当代青年诗人的自选诗集。在前阵子的北京大学“未名诗会”上，这套诗集赚了不少眼球——有诗坛前辈评价：“知道现在很多年轻诗人写的好，没想到这么好。”圈内的认可让黯黯很是开心，也挺满足。

作为一个16岁就获得“全国十佳校园诗人”称号的年轻诗人，黯黯对年少有才的同类人也颇关照。最近，他读到一些90后诗人的作品，遂感“被一些乳嫩的气息感染，乃至击中，心情大好。”便当即与好友胡桑说：找几个优秀的，我来免费给出诗集。

不过，有些东西总是叫好不叫座的，比如诗集。黯黯告诉记者，现在出一本诗集，“销量”基本靠送：“相互赠送诗集是这个圈子的习惯，因为没人买嘛，不过这次我带了个头，自己掏钱买大家的诗集。”黯黯说，他的诗集《痛苦哲学》出版后，也曾对“新书大卖”有期待，但也只是“想想罢了，知道不太可能”。然而，这也并不影响黯黯在新诗集出版后的好心情。

与师父默默一样，黯黯对眼下的诗歌创作环境很乐观，但也觉得我们日常的生活环境缺了点诗意：“就算我们这些诗人，也是70%忙生计，30%在写诗，没办法。”他写过一首诗叫做《让一部分人首先诗意起来》，读来极为提气：“圣火燎烈吹遍城市和乡村/大地丰盛生

下苦难在飞翔/青春的诗人合力拨开混沌/人民 站在云朵上呼吸芬芳/让一部分人首先诗意起来/水面上桃花正在秘密盛开。”

默默：这是诗歌创作最好的时代

在莘庄附近，有一座著名的“撒娇诗院”，那是一个以诗会友的诗歌圈子。成立十多年来，来来往往的诗人已有近万人次，各类诗歌活动也有数百场。在这里，躺在地上晃着腿大声读诗者有之，通宵畅谈后靠着椅子直接睡倒者也不在少数，诗院中总弥漫着浓浓的书香和诗意。这里的主人默默行走诗坛 30 余年，他说：这是诗歌 创作最好的时代。

以诗会友，成“诗坛孟尝君”

2002 年，在房地产行业捞到一桶金的诗人默默，改装了自己位于莘庄的一处 160 平米左右的寓所，打造了一个满室皆书的诗人聚集地，无偿接待四方往来的诗人，他也因此有了一个“诗坛孟尝君”的美称。此后，他又与几个诗人一起，在云南香格里拉也开了一家撒娇诗院。从此，默默每年随季节往来于滇沪之间。

四月末，记者联系采访时，默默正巧刚从香格里拉回到上海享受江南的春天。他说自己现在是个闲云野鹤的诗人，过着候鸟一般的生活：冬夏季节在香格里拉和西双版纳避暑、避寒，春秋季节又飞回上海与家人、老友相聚。

在诗歌的江湖上行走 30 多年，关于默默和撒娇诗派的传说已流传甚广：默默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不到 20 岁开始写诗。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生活困顿的默默决定投身房地产行业，先解决“面包问题”，于是有了他在房地产行业闯荡的经历，此后他便激流勇退，回归诗坛，并造起这座乌托邦式的撒娇诗院，广纳诗坛宾朋。默默常说：诗人也要有济世的情怀。

顾城说过，喜欢我的诗

前面提到，默默曾参加过王小龙办的中学生诗歌讲习班——他在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就开始写诗了，进了大学后就带动全班一起写，后来进工厂做图书管理员又办起了诗刊。用他的话说，那时是“如火如荼的写诗”：“上学路上写，上课写，课间10分钟休息时写，放学后回家还要写。每天诗意蓬勃，写得昏天黑地。上衣口袋是诗篇，裤袋里也是诗篇。”默默19岁那年，著名的朦胧诗人顾城在上海凯旋路上的一间民房里住过。有天，王小龙转话给默默说：顾城看了你的诗很惊讶，说很喜欢你的诗。当时流行朦胧诗，而默默写的是口语诗，顾城的惊讶可想而知。

“以前喜欢惠特曼啊艾略特这些，现在更喜欢陶渊明。”默默告诉记者，他现在除了写诗、玩摄影，还在云南大学开选修课：讲摄影中的诗意，讲现代诗歌流派、第三代诗歌等等。他提出的一些观点，也被学生作为硕士、博士论文的题目。本以为这样一个悠悠哉哉的诗人，已像陶渊明般寄心田园，余暇传道授业，孰料他说自己也常看网上、电视上热播的韩剧和综艺节目，并且觉得“挺好看”——世俗的热闹他也没落下。

“这是诗歌创作最好的时代”，默默把这句话说了两遍，还加重了“最”字的语气。他的意思是：“这个大时代可以写的题材太多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丰富。你比如说青藏铁路，它能通过冰冻的土层到达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让我们能站在纳木错河边——人类历史上这么一个伟大的事件，居然没有好诗去讴歌，太可惜啦。所以诗歌题材一定要‘走出去’。”默默提出这个观点的理由还在于：“现在不仅创作题材丰富，诗人活的也久啊，活得久创作生命就长，你看黯黯这个年纪的，那才刚刚开始。”他指着坐在旁边的黯黯说。

因为生活朴实平凡，诗意才有价值

有人说，诗歌高妙，是用来仰望的。而对于另一群人来说，诗歌平凡，就是眼前的生活：深夜中厂房的工作台上有诗，凌晨三点的肉

铺里有诗，风吹日晒配送快递的途中也一路有诗。也正是经由他们，阳春白雪的诗歌与我们平凡而火热的生活，融为一体。

农民工诗歌赛：“不会打字”的也投了稿

4月初开始，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及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写诗诵诗大赛火热开展。两个月的征稿时间中，主办方共收到了280多首来自城市打工人群的诗作，直到投稿时间截止仍有人打来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再投两篇”。

更出人意料的是，在这些来稿中有30多篇手写的作品：一位叫朱良臣的快递员寄来一篇在A4纸上手写的参赛作品《平凡打工仔》；还有张姓的一家三兄弟，同时寄来《环卫礼赞》、《打工有感》等几首手写的诗歌作品。据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大赛原本要求参赛作品是以电子版形式上传网站，但鉴于已经收到了多份手写稿件，同时考虑农民工群体的实际条件，便放宽了这一规定。他们在与其中一位作者联系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不会打字，也没钱买电脑，但我的诗是想了好几夜想出来的。”大赛的一位评委告诉记者，这些诗歌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质朴而真诚，许多作品甚至不输专业诗人。

借由本次大赛，记者也发现：在我们这座繁华的城市中，还“潜伏”着大量职工诗人、农民工诗人等来自基层劳动岗位的爱诗者，他们的故事有笑、有泪、有诗意。

最艰苦的时候，还有诗和我在一起

70年代末出生的石生，现在已经成家立业，有了安稳自在的生活。而在17年前，石生刚从家乡河南来到上海的时候，他的生活则全是另一番景象。

1997年，石生考到上海应用技术学院学习专业精细化工工艺，大

学毕业后进入位于嘉定区的一家涂料厂工作，成为一名技术员。厂里的工作繁重，常常是“三班倒”的作息：从夜幕降临到晨曦初现，石生的上班时间是这个世界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候。而对于一个从中学就开始写诗的人来说，即便是在深夜的厂房，也难掩“诗兴”。

有时，石生来了兴致就在工作台上写诗，写《流水线的姑娘们》，写《工业区的路》：“像是农夫走进了他的麦田。闪着光的早晨/因为一只小鸟的飞过/而抬头望望天空/看到的是碧玉的蓝。澄清安详/生活要伴随疲惫开始/机器的运转就是季节和时令。”就这样没过多久，工厂里经常在厂报上发表诗歌的几个工友自然的熟络起来，下班后一起聊聊诗、喝喝酒，成了他们最好的业余消遣。

“很累的时候，写诗对我来说是一种放松，心中的情绪、想法只有通过诗才能淋漓的表达出来。”石生告诉记者，就算在苦于生计的时候，他和工友们的诗也一直是比较阳光的，因为他觉得自己在上海虽然是外地人的身份，但“上海是个公平和公正的地方，任何人只要努力，都可以有一番成就。所以我们这个群体里颓废阴暗的很少。”

此后，石生一边坚持写诗，一边为获得更好的生活打拼。他陆续换了许多工作，为了进外企，他苦练英语，在美国、荷兰等外资公司都呆过；与此同时，石生从2001年开始，就参与创建诗歌报网站、与站长小鱼儿一起举办各类诗歌活动、主编过多期《中国网络诗歌年鉴》。此外，他还出版过两本可以当教材用的诗集：《镜中之花——中外禅诗精选》、《中外现代诗修辞艺术》。石生现在是诗歌报网站的常务副站长，他的名字前面也多了一个“著名青年诗人”的前缀。

“现在石生回到老家正阳县，跟明星是一样的，当地官方网站上有他的照片和报道，各个学校都请他去上课，普及诗歌文化。高中请他去给学生们讲《当代诗歌的基本要义》，举办大型诗会，那场面，相当热烈。”石生的老乡，在网络上知名度颇高的女诗人潇湘妃子向记者如此描述了石生在诗坛上的“地位”。

在上海打拼多年，石生对工作的努力和对诗歌的热爱，果然都换来了公平的回报。目前，他做着化工材料销售的生意，而他的诗人身份甚至也帮了他生意上的不少忙。“我以前在厂房的工作台上写诗，现在跟外国客户谈生意也跟他们讲讲诗，有个德国客户听了还说可以把我的诗翻译到国外去！”

回到家中，年幼的小女儿有次翻着石生的诗集，会突然咯咯大笑起来，然后跑到厨房说：“妈妈，我给你背爸爸写的诗吧：我在人声鼎沸的地方喝酒/我在山花烂漫的地方小便……哈哈。”石生把这个情景写进自己的一首诗里：“面对着四岁半的女儿/我无法回答她的提问/只是感觉到了在人世的富足。”

“肉铺诗人”：白天挥刀卖肉，夜晚挥笔写诗

普陀区华池路上有一家著名的肉铺，守摊的安徽籍老板鲁传江在向人介绍自己时，一定会这么说：“我是卖肉小子”。一般情况下，仅凭这四个字的别号，就足以换来陌生人的一句“哦！就是你啊！”如果偶尔碰上没听过的，鲁传江也许会说：“你去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鲁传江是个名人，虽然总把“卖猪肉的”挂在嘴上，但你若说知道他是个诗人，他准会乐不可支。1998年，在老家安徽定远县遭遇了生活变故的鲁传江，来到上海投奔老乡，当时随身最重要的行李是两麻袋书——爱好文学的鲁传江对记者说自己是“初五学历”，因为考了三年高中没考上。到了上海，鲁传江接下老乡准备转让的肉铺，没有一点经验的情况下就做起了卖肉的生意。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到远郊的批发市场挑好猪肉，然后在早市之前赶回菜市场，开始一天的生意。生活的重压，让鲁传江急需找到一个宣泄情绪的出口。

有一天，鲁传江在租来的狭小房间里把房东送他的一只洗脚盆扣在地上，变成了书桌，他就着“桌子”看书写作，有几句诗可以描述那时的生活状态：“每天在肉铺的摊位上用锋利的尖刀把梦想分割/再一块块摆整齐/每天剥了皮的路灯扶着我回到我的小屋/厨房卧室卫

生间书房客厅五室一间/共有八个平方/倒在床上 /想把太阳涂成永远的黑色。”

“对我们来说，写诗就是释放情绪，缓解压力的方式，能让生活变得更阳光一点。”到上海的第二年，鲁传江参加一家报纸举办的征文比赛，得了个优秀奖，也拿到了300块钱的奖金。接下来便一发不可收拾：早起进货，白天卖肉，空时在摊位上看书，晚上写作。几年下来，鲁传江发表的诗作和文章已达几百篇。说话间，他向记者晃晃手里的Iphone4S说：“你看，这就是我征文比赛得奖赢回来的。”

真正让鲁传江名声大涨的，是在2000年，他被评为“第三届上海市优秀外来务工青年”，2006年又成为“上海市十大读书明星”，还被邀请上了《天天向上》等节目。如今，鲁传江尽管仍守着这个小肉摊，生意却已做到了各大单位的后厨里，其中有一家李嘉诚旗下的子公司，这便足以让他骄傲的告诉记者：“我把肉卖给了李嘉诚！”

更让鲁传江开心的是：“我儿子以前在部队当兵，现在工作了，他也写写诗，有时候为了鼓励他，我也拍拍他的马屁。我觉着，喜欢写诗的人都不会变坏。”

五一节前夕，记者参加了鲁传江和他的几个诗人朋友的聚会，晚上八九点钟，他兴致越来越高，不时呼朋唤友说几句俏皮话，完全没有凌晨两点起床又经过近20个小时工作后的疲倦。其间，他拿出准备投给“中国梦·劳动美”上海农民工写诗诵诗大赛的三首诗给记者看，其中一首叫《我的肉铺》：“在田野与城市之间/泪水与汗水一次次地晾干/不想在梦想中跌落/在肉铺里也要想办法飞翔。”

诗乡顾村：“90岁-4岁”都有人写诗

在上海市北片，有座以樱花烂漫著称的小镇，别称“诗乡顾村”。传闻在这里，上至耄耋老者，下至三岁小童都能作诗诵句，并以此为乐。这样的描述，听上去多少带着些桃花源式的臆想。四月下旬，樱花落

后，记者来到宝山区顾村镇，一探诗乡究竟。

诗风流传 700 年

一个晴暖的午后，宝山区顾村镇开阔的诗乡文化广场上，老老少少们在这里自得其乐，有打篮球的，有下象棋的，有使用健身器材舒活筋骨的。这样的场景在社区的公共活动场所并不少见，不过，若你凑近一群神采飞扬聊着天的老者，多半会从他们口中听出是在交流最近的读诗、写诗心得；绕着广场走一圈，立在路边的展示牌上还能看到不久前樱花诗会上写出的几十首优秀诗作。

“我们这个诗乡可不是随便叫的，顾村的诗歌文化有 700 年的历史了，从元代、明代、清代，到民国，都涌现过很多诗人。而且我们还有一大批民间的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这个规模在全国都是少见的。”顾村镇诗歌协会副会长叶谦告诉记者，在上海市正式命名的 12 个“民间文化艺术之乡”中，顾村镇是全市唯一的“诗歌之乡”。

自 2008 年顾村正式被命名“诗歌之乡”，这些年中，这里的诗歌活动可谓风生水起。举办“长三角民间诗歌论坛”、“中国诗歌万里行走进顾村”论坛……每一项都是“大手笔”。前不久，为了提高顾村诗歌的创作水平，还专门从上海一所民办高校高薪“挖”来了上海诗人孙思，担任指导老师。

“这里写诗的最老一位是 90 岁，最小的是 4 岁，说是全民爱诗一点都不夸张。”

“诗歌伉俪” 70 岁出了诗集

今年 71 岁的沈仙万生于嘉定，长在宝山，然而他现在讲起话来却带着浓重的西南地区口音。这是因为他与妻子沈永芳早年从华东师大毕业后，于 1970 年双双赴贵州支教 20 年，退休后才回到宝山。

在记者翻看他的这本诗集时，沈仙万在旁边谦虚道：“我知道自

己写的水平不高，但就是喜欢，写的高兴。”老沈说，自己以前是教政治的，2008 年才开始写诗，开始大都是因为“活动需要”，题材以主流和乡村题材为主。平日里，老两口出去采采风，写了新诗互相切磋，斟酌不定的句子一起推敲，以诗为乐的日子过得不亦乐乎——即便眼下沈永芳不幸患了癌症，这对“诗歌伉俪”也没有停下写诗的笔。

去年，老两口同过 70 大寿，三个儿女商量之下，凑了 2 万元在南京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买了个书号，为父母出了这本诗集。这个故事，也成为顾村当地的“大新闻”。

“我向黄浦江诉说/我爱中国/浩瀚的东海包含着深情/向海内外宾客招手扬波……”这是老沈收录在《荻泾短笛》中的一首《世博之恋》，儿女们评他的诗说：歌颂的东西太多啦！然而老沈说，这是他们这辈人的心声。

不过，老沈的诗风最近也有了很大的转变。指导老师孙思拿出一本最近的《诗乡顾村》，给记者看了一首沈仙万最近的一首《挖煤者》：“我在黑暗中爬行/寻找/当年后羿射落的太阳/我要把它一块一块地凿下来/做成千万个小太阳/照亮世界……”用几个老诗友的话说：孙老师来了之后，我们的诗越写越时尚了。

幼儿园里惊现“七步成诗”

在顾村，学诗是孩子们成长中的重要一课。而对于顾村镇泰和新城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来说，现场编儿歌，已经是人人掌握的一项基本功。

“眼睛看到什么，就能按照这个主题在几分钟之内编出一首内容完整，押韵上口的儿歌”泰和新城幼儿园的园长顾丽芳在介绍小朋友们学诗的情况时，看出记者的惊异，于是请一位老师到教室找几个小朋友来现场演示，并嘱：“不用挑，随便来几个就可以。”

片刻后，一群小朋友手牵着手叽叽喳喳的来到幼儿园一处活动区，7 名小童分成三组，在顾丽芳的引导下开始“即兴作诗”。

先是定题目：眼前摄影记者手中的相机，小桌子上的水杯，老师手中的手机，成了被选中的目标。接着是小组内讨论句子，有两个小朋友在编“水杯”主题儿歌的过程中卡了壳，“小水杯，圆又长，能喝水来……”园长于是在旁引导：小水杯除了喝水还能做什么呀？“还能保温！”“对，还要想想韵脚哦”——两位“小诗人”在老师的引导下来了灵感。

五分钟后，每组小朋友分别起立，摇头晃脑的配合手势动作，齐声诵出刚刚编好的儿歌：“小水杯，圆又长，开水倒进不变凉，能喝水来能保温，我们的生活需要它。”三个小组，无一失手。

顾丽芳告诉记者，以诗歌教育作为这所幼儿园的“招牌”，一方面是得益于顾村的诗歌传统和火热的诗歌创作氛围，另一方面诗歌上口且表现形式很丰富，能唱，能加动作表演，容易普及，还可以迅速提高小朋友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创新思维。

小诗人4岁就有成名作

顾村出了一位4岁的“小诗人”钟文希，她有一首“成名作”《下雨了》：“蜻蜓点点水/小鱼吹泡泡/蚂蚁忙搬家/燕子低低飞/这是怎么啦？噢，天要下雨了/快给孙悟空打电话/宝宝要穿花裙子/请他不要把雨下。”

走出幼儿园大门，有不少家长正在门口的一块展牌驻足，上面贴着最近一次儿歌比赛的获奖作品。叶谦说，诗歌已经是顾村的文化品牌，但目前的学习和创作群体主要还以儿童和退休的老人为主，下一步，他们要“想办法把年轻人也拉进来”。

（原载：2014年6月7日《劳动报》）

2014 中国网络诗歌，十个事件和十个关键词

(小鱼儿 整理)

1. 诗坛孟尝君卧夫先生深山绝食离世；

在中国诗坛，卧夫先生绝对是当代孟尝君，去过北京的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接待，担任车夫、全程摄影师，请客。他曾参加某次大型诗歌会，主办方要求每个人给份自我介绍，他提供的是：“卧夫，WOLF（狼）的音译，自嘲“初生是人，异化为狗，落荒成狼。”黑龙江省双鸭山人，现居北京。毕业于北京京东驾校，研修于中国传媒大学，现任北京某单位兼职司机。”。他还出资修了诗人海子之墓。并资助贫困诗人，招待全国各地来京诗人，是诗坛著名孟尝君及时雨。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中国诗人影像的记录者，2014年4月16日，诗人卧夫离开宋庄他的工作室，没带手机、没带身份证、没带一分钱，4月25日，怀柔某座山头的两个老乡发现了死去的卧夫，据他们推断，已死了三天。5月9日，怀柔警方通过DNA排查，找到卧夫所在公司，确认了卧夫的身份。这样，卧夫用七天时间完成了自己朝向死亡的仪式。他在山上把衣服脱下方方正正地码好，然后以赤子之身承受了山林之冷，承受绝食之饥，坦然等待死亡来临。卧夫走之前已把后事安排妥当。

卧夫离世引发了中国诗人非正常死亡的高发年度。

2. 诗人北岛耗时3年编选《给孩子的诗》，亮相上海书展

（诗生活网站消息）编选这本《给孩子的诗》，北岛其实也花了两三年时间，在编选的时候，最初也没有很明确的标准，一直在调整，“最开始没有很好的版本，后来想，对于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不用给他们太多局限。”北岛对记者说，有一个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的小孩，只有六岁，他跟兜兜玩得很好，“我让他看了教材，他读了三首，都感觉很好，而且他喜欢阿米亥（以色列诗人），有一个《嘎吱响的门》，他觉得很好玩，也就是说这首诗连六岁的孩子都

可以。所以这种东西是不可测的，他有很多想象力。”

北岛说，他记忆中小时候的学校课本中没有太像样的诗，“我印象中很早就读过贺敬之，郭小川是到 文革 的时候，很多人读过他的诗，喜欢他的朗诵。”他现在编选《给孩子的诗》，最初就是为了儿子兜兜，“我儿子兜兜，上一年级，课上有一个普通话的朗诵比赛。那次突然拿了一首诗，我觉得很好的一个活动。我看了一下那首诗《假如我是粉笔》。我当时看了印象很深，才发现原来都没有一个像样的读本。我想能不能试着编一本书。正好我当时生病了，也搁置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助手帮我初选。当然也在不断挑选，有些仍然不合适，我自己要甄别、筛选，怎么给孩子们。其实这个标准很难用文字说出来，这是一种感觉。在北岛看来，在儿童身上，应该彻底改变、颠覆原来的想法，“很多孩子比我们想象的丰富得多，以前的想法受到了限制。”北岛认为，在孩子的概念里没有“艰涩”，诗歌没有成人和儿童的分段，“根本不需要去区分。”

诗歌对孩子的重要性在哪里？北岛的回答是：“给孩子这样的句子，就是给孩子充分的想象。现在我教的班里一些同学没时间读书，他们从小学就开始接受灌输，越来越严重，现在甚至从幼儿园开始，孩子没有任何的想象空间，这是非常危险的。”

随后，北岛又在杭州等地举办了关于《给孩子的诗》相关地面活动。

3.《保罗·克利谈艺录及诗歌》国内首次出版

（诗歌报微信公众平台文章）2014.1。诗人、画家陈忠村译编的《克利谈艺录及克利诗歌选》由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克利谈艺录在国内首次出版。

保罗·克利（Paul Klee，1879.12.18－1940.6.29），二十世纪变化最多、最难以理解和才华横溢的杰出艺术家之一，是一个德国国籍的瑞士裔著名画家。创作出极为优异的作品，画风被超现实主义、立体主义和表现主义大大影响。他对色彩的变化有独特的鉴赏力，他把绘画或者创作活动，看作是不可思议的体验，在这个体验过程中，艺术家在得到启发的时刻，把内心的幻想和对外部世界的体验结合起来，创

作出具有特别张力画作。同时他也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和教育家。著名艺术家、中国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司徒立教授在书的封底讲：“在中国看过保罗·克利画册的人不少，对他的绘画的色彩及诗性极为欣赏；但读过保罗·克利的《谈艺录》和诗歌的人却不多。美学博士生陈忠村用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的《克利谈艺录及克利诗歌选》，读者可以从了解克利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诗人和艺术教育家”。

4.诗人顾城生前情人“英儿”悄然病逝，终年 50 岁

（新浪博客消息综合整理）诗人顾城与谢烨、英儿的“三角恋”主角之一麦琪（原名李英），已于 2014 年 1 月 8 日病逝于悉尼，终年 50 岁。至此，盘桓纠缠了 20 余年的旷世悲剧的三位主人公均已离世，有关顾城、谢烨、英儿三人之间爱恨情仇的猜测毁誉，似乎戛然而止。早在 2011 年，麦琪就已被查出鼻咽癌晚期，但她拒绝西医治疗，主要依靠食疗调理。而从确诊病情开始，麦琪就几乎不再见任何外人，尤其是华人，也不希望朋友打电话给她。刚过 50 岁的麦琪，在悉尼的一间医院去世，死讯鲜少人知。她的骨灰安葬在悉尼东面近海的陵园。

5.中国桂冠诗歌奖揭晓

（诗生活网站消息）“2014 中国桂冠诗歌奖颁奖典礼、世界诗人大会第二届苏州诗院诗会”。2014 年 4 月 27 日在苏州昆山锦溪揭晓，诗歌报网站站长小鱼儿、常务副站长石生应邀出席本次大会。授予诗人伊沙中国桂冠诗人奖、授予诗人侯马“中国桂冠诗集奖”、授予诗人杨黎代表的“废话诗群”中国桂冠诗歌流派奖、授予诗人陈忠村“中国桂冠诗歌翻译奖”、授予诗人徐江“中国桂冠诗学奖”、授予诗人潘洗尘“中国桂冠诗歌卫士奖”。

著名诗人、公知叶匡政说：从开放至今 30 多年，文学奖的状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我所知，现在仅诗歌领域的奖项就有几百个，算上小说、散文、评论等其他领域的，可能就更多了。另外一个变化，就是过去有影响力的文学奖，大多都是官方或者半官方的，在这样的

文学奖中，真正在文学界有影响力的作家进入的并不多，比如说先锋文学、实验文学、探索性的文学等。而现在的文学奖，民间或者媒体举办的越来越多，总体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好事。

6. 打油旧体诗人“周啸天”获鲁迅文学奖引发舆论热议；

（新浪博客文章综合整理）2014年8月，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公布，四川旧体诗人周啸天以旧体诗集《将进茶——周啸天诗词选》获奖，周也成为鲁奖颁布以来第一个以旧体诗词创作而获奖的诗人。周的旧体诗获得了王蒙、杨牧等著名作家、诗人的盛赞，他自己也认为其旧体诗创作“不敢说自己已经超越了唐人，但我拿出自己的诗词参评中国文学的最高奖之一，是因为我看到了当代诗词作品中已经有了不输于唐代诗歌的文采，更重要的是写出了当代人的风貌和精神价值。”但因为周的旧体诗在题材和语言上的“俚俗性”、“新闻性”、“口语”和“时事性”，而被读者和媒体广泛质疑和热议。再次将饱受争议的鲁迅文学奖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有人建议将名不符实的“鲁迅文学奖”改名为名符其实的“郭沫若文学奖”。

7. 诗歌船亮相上海黄浦江

（诗歌报网站消息）2014年8月18日晚，一艘被命名为“臧棣号”的诗歌船，在上海外滩金陵东路轮渡码头举行了首航仪式。外滩艺术计划出品人说：“诗歌船”为“外滩艺术计划”的子项目，是由贝思诺在去年成功举办“2013 外滩艺术计划”基础上，隆重推出的重要文化项目。”：“诗歌船”意欲将诗歌纯净的能量重新注入疲惫的日常，实现诗歌行为对公共生活的深度介入，让公众在外滩这个典型且有着象征意义的当代场景里遭遇当代诗歌，与之对视、对话，交流乃至交融。

据悉，“诗歌船”项目的内容是将上海外滩金陵东路码头的一艘轮渡命名为“诗歌船”，并将码头、船内的写真灯箱作为“当代诗”的发表载体，陆续发表国内外极具影响力和文本创造力的当代诗力作。“诗歌船”首次面世即“臧棣号”，随后推出了陈东东号、徐慢号、

丁成号。举办了一系列关于诗歌的时尚文化活动。

8.台湾古董诗歌社团“创世纪”60周年；

（中央社記者王靖怡台北2014年10月18日電）文化部長龍應台今天出席創世紀詩社60週年慶大會，肯定創世紀在台灣文化史地位，並鞠躬感謝創辦人洛夫、張默及痲弦的努力。

1954年成立的創世紀詩社下午在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舉行60年慶大會，洛夫表示，創立時訂下3個發展方向，追求「創造性」、「純粹性」和「超現實性」；60年來，創世紀一直堅守詩的堡壘，無怨無悔。

他說，創世紀從不以市場價格衡量詩歌價值，認為寫詩不只是一般寫作行為，而是價值創造；詩也是唯一信仰，不與政治掛鉤，並追求超越時空的詩性本質，這都是創世紀傳統及存在意義。

痲弦表示，創世紀「60年如一日」，講究詩的美學，不涉意識型態，感謝大家一同灌溉創世紀，未來創世紀會繼續保持精神。

龍應台從創世紀創立背景談起，她說，當年痲弦22歲、張默24歲、洛夫26歲，3名年輕人在貧窮不安的動盪時代，想創辦詩刊的原因，或許是時代太殘酷，更專心走進心靈；或許是語言太粗暴，選擇走進乾淨的文字世界。

她表示，洛夫、痲弦和張默都是台灣國寶，感謝3人的付出，以及所有為創世紀努力的人，並鞠躬表達深深謝意，現場也響起掌聲。

此外，現場頒贈創世紀60年榮譽詩獎、創世紀60年貢獻詩獎及創世紀60年詩獎，並舉行慶生茶會，也安排播放洛夫「無岸之河」、痲弦「如歌的行板」紀錄片。

9.著名诗歌理论家、诗人陈超跳楼自杀；

（诗歌报网站新闻）2014年10月30日，陈超在河北石家庄从16楼跳下，结束生命。

陈超从1980年代的《中国探索诗鉴赏辞典》开始，就一直跟随当代诗歌创作的前锋，为新诗探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随后，他的诗学

论著《生命诗学论稿》问世，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激情饱满的写作姿态。这种立场在后来的著作《打开诗的漂流瓶》、《当代外国诗歌佳作导读》以及诗集《热爱，是的》中体现得更加充分，并在《中国先锋诗歌论》中达到完善和加深，成为中国诗歌界开宗立派的学术领袖。甚至文学场。陈超的离去，他离去的方式，让亲友们悲恸、错愕，继而震动了整个诗坛、批评界。

10. 诗意的幸存者—中国当代诗人视觉艺术展全国巡展首站在沪举办；

2014年12月14日14时，“诗意的幸存者”中国当代诗人“视觉艺术展”，在位于上海浦东三林老街的中道（上海）艺术馆启幕。

此次巡展由作家高晖担任总策展人，诗人杨炼为艺术总监，并由上海德重文化艺术有限公司、辽宁衡德投资公司联袂主办。上海站策展人由江旭担纲。参展人有中国朦胧诗的代表人物芒克、唐晓渡、严力，有作家兼画家友友、诗人摄影家李笠、诗人学者郭长虹、画家解危等七人组成。除上述参展诗人艺术家外，还有国内文学批评家、诗歌批评家、美术批评家、诗人、画家、上海各界代表及瑞典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官员等共计110余人参加了此次活动。

据了解，巡展启动后将开始不定期接续巡展，从明年3月上旬离开上海，将在北京、沈阳、大连、重庆、成都、济南、江西等地巡展。最后，相关作品和档案将分别保存中国当代诗人艺术档案馆的上海馆和沈阳馆。

2014 中国诗坛 10 个关键词

微博式微 诗会泛滥 诗社长青 诗人自杀 官刊萎缩
微信火爆 诗奖贬值 诗画跨界 诗歌登船 自媒升温

十家诗歌网站、论坛推介

◎诗歌报:

网站: <http://www.shigebao.com>

论坛: <http://www.shigebao.com.cn>

◎诗生活:

网站: <http://www.poemlife.com>

论坛: <http://bbs.poemlife.com>

◎诗歌库:

网站: <http://www.shigeku.org/>

◎今天:

网站: <http://www.jintian.net/today>

论坛: <http://www.jintian.net/bb>

◎中华诗词:

网站: <http://www.zhsc.net>

论坛: <http://bbs.zhsc.net>

◎中诗网:

网站: <http://bbs.yzs.com>

论坛: <http://bbs.yzs.com>

◎女子诗报:

论坛: <http://www.nvzishibao.com/>

◎中国诗歌学会:

网站: <http://www.zgsgxh.com/>

◎中国诗人(论坛):

论坛: <http://www.chinapoet.net>

◎中国诗歌流派网

网站: <http://www.zgsglp.com>

出版后记

1. 中国网络诗歌年鉴，着眼全球、仔细斟酌、专心编印、公益出版；

2. 本书是诗歌报网站主持编印，众多义工、诗人参与选稿的中国网络诗歌重要史料选本，

3. 我们一贯坚持其公益性，不向任何作者收取费用，并免费向所有作者赠阅样书；

4. 本书选稿范畴：立足诗歌报论坛、各大诗歌网站专栏，兼顾各大诗歌论坛、著名诗人博客、诗歌推荐榜、诗歌自媒体等网络传播渠道；

5. 本书向国内外各著名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文学社团、汉学研究中心、诗歌刊物主编、诗歌网站主办人、诗歌选本主编等人免费赠阅；

5. 本书电子版本可在诗歌报网站（www.shigebao.com）常年存放，供学者、诗人、汉语诗歌研究者下载。

诗意中国文化机构出品

出版策划：诗歌报 网站

www.shigebao.com

地 址：上海市徐汇区吴兴路 277 号 1003 室

邮 编：200030

电 话：400-600-7135

联系人：小鱼儿（13918868851）

(2014) 中国网络诗歌年鉴

出版：一行出版社 (USA)

地址：445 50th Street.Brooklyn, NY 11220, USA.

初版：2015 年 5 月

责任编辑：于怀玉

装帧设计：小鱼儿

封面绘图：魏克

排版设计：于怀玉

国际统一书号：ISBN 978-0-9823459-3-1